

# 张氏医通一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卷一

[张氏医通二](#)

中风门

[张氏医通三](#)

中风(类中汇入)

[张氏医通四](#)

璣枢云:身半以上者,邪中之也,身半以下者,湿中之也。邪之中於人也无有常,中於阴则溜於府,中於筋则溜於经。中於面则下筋

[张氏医通五](#)

明,中於项则下太筋,中於颊则下少筋,其中于膺背紫伛,亦中其经。中於阴者,常从臂 始,其阴皮薄,其肉淖泽,故俱受於风,独

[张氏医通六](#)

伤其阴。足筋明之筋病,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

[张氏医通七](#)

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

[张氏医通八](#)

膏摩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以桑 均即以生桑灰置之

[张氏医通九](#)

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颊,且饮美酒,炙肉,不饮酒者自强

[张氏医通十](#)

也,为之三拊而已。

[张氏医通十一](#)

口颊 僻,乃风中血脉也,手足筋明之经络於口,会太筋之经络於

[张氏医通十二](#)

目,寒则筋急而僻,热则筋弛而纵,故左中寒,则逼热於右,右中

寒,则逼热於左,寒者急而热者缓也,急者皮肤顽 ,营卫凝滞,故

用马膏之甘平柔缓,以摩其急,以润其 ,以通其血脉,用桂酒之辛

热急 ,以涂其缓,以和其营卫,以通其经络,桑能治风 ,通节窍

也,病在上者,酒以行之,甘以助之,故饮美酒,炙肉,若不饮者,

自免强饮之,为之三拊者,再三拊其急处,使气血流动,其病自己

也。

素问云:风中五藏六府之俞,亦为藏府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

虚，虚则不得与籛主内，反从其胃越出部分，而鼓大於臂之外，大者，多气少血之候也，心者，元籛君主之宅，生血生脉，今因元籛不足，阴寒乘之，故心脉小坚急，小者籛不足，坚急者阴寒之象也，夫心胃之三等脉，见一即为偏枯，心乃天真神机开发之本，胃乃气充天真之原，一有相失，则不能制其气而宗气散，故分布不周，不周於经脉则偏枯，不周於五藏则，者肾与包络内绝也。张景岳曰：胃脉砭鼓涩，籛不足也胃外鼓大，阴受伤也，心脉小坚急，阴邪胜也，胃气既伤，血脉又病，故心下否鬲，半身偏枯也。

金匱云：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脉微而数，中风使然。

半身不遂者，偏风所中也，但臂不遂者，风遂上受也，风之所客，凝涩营卫，经脉不行，分肉筋骨俱不利，故曰此为，今因风着为，营遂改微，卫遂改数，故脉见微数，盖微者籛之微，数者风之炽也，此即内经风论所谓各入其门户所中者之一证也，千金补金匱之不逮，立附子散，治中风手臂不仁，口面僻，专以开舒筋为务也。

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抟，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僻不遂，邪在於络，肌肤不仁，邪在於经，即重不胜，邪入於府，即不识人，邪入於藏，舌即难言，口吐涎。

寒邪之脉紧束，故浮紧并见於寸口，络脉从经脉左右双行，当邪入之时，不治，至邪随络脉流行，缓急牵引，故口眼斜不遂，邪在於络，则不营於肌肤，故不仁，邪在於经，则外不滋於肉，故身重而不胜，所谓入府入藏者，以胃为六府之总司，心为五藏之君主，诸府经络受邪，变璫则归於胃，胃得之则热甚，津液壅溢为痰涎，闭塞其神气出入之窍，故不识人也，诸藏受邪，璫而变者，亦必归於心，心得邪，则神散而枢机息，舌者心之窍，机息则舌纵廉泉开，舌纵则难以言，廉泉开则口流涎也，主以侯氏黑散，祛之从外而散，取菊花之甘寒祛风，兼牡蛎、矾石之涩，使药积腹中，以助祛风之力也。

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营缓则为亡血，卫缓则为中风，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癢，心气不足邪气入中，则胸满而短气。寸口脉迟，知营气不及而为亡血，寸口脉缓，知卫虚邪入而为中风，卫不外布於经，则为癢身痒，营不内荣於心，则客邪混郁於胸中，害其宗气之布息，故胸满而短气，治以风引汤，引之从内而泄，故用大黄引领甘寒诸药镇摄虚风，即以石脂、牡蛎填塞复入之路，璫枢所谓久塞其空，谓之良工是也。

中风祐，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古今录验续命汤。

祐病者，营卫气血不养於内外，故身体不用，机关不利，精神不治，然是证有虚有实，虚者自饮食房劳七情得之，内经所谓内夺而厥，则为 祐是也，实者是风寒暑湿感之，虚者不可以实治，治则愈散其气血，此方明言治中风祐，乃营卫之实邪，故用续命，即淋黄汤之变方，加乾姜开血受寒，石膏解肌受风，当归和血，人参益气，芎行血散风，其并治咳逆上气而浮者，亦为风寒而致也。

中风手足拘急，百节疼痛，烦热心乱，恶寒，经日不欲饮食，千金三黄汤。

此六气敛束筋经，箠气不布，内薄於心，则神乱而烦热，以热郁於内，不得誓表，所以恶寒，经日而不发热，以邪气内贼，故不欲饮食耳，方以千金取名，宝之至也，观千金方引用，明注仲景三黄汤，其为金匱原名可知，用麻黄为君者，以其能通箠气而开也，非得汗不开，然内虚当虚，故以大剂黄佐之，而虚复有寒热不同，虚热则用黄芩，虚寒则加附子，不易之定法也。

风虚头重眩，苦瓠，不知食味，暖肌补中益精气，近效白术附子汤。肾虚气虚乏之人，外风直入无禁，而挟肾中浊阴之气，厥逆上攻，其头间重眩之苦，至瓠难耐，兼以胃气亦虚，不知食味，故处方全不用风药，但用附子暖其水藏，白术、甘草暖其土藏，水土一暖，则浊阴之气尽趋於下，而头苦重眩食不知味之证除矣。

千金云：岐伯曰：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祐，三曰风懿，四曰风，夫诸急卒病多是风，初得轻微，人所不悟，宜速与续命汤，依输穴灸之，夫风者百病之长，岐伯所言四者，说其最重也。偏枯者，身半不随，肌肉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疆之间，温卧取汗，益其不足，损其有馀，乃可复也，（甲乙经云：（温卧取汗，则巨针取之。〔

风祐者，身无痛，四肢不收，志乱不甚，言微知，则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

风懿者，奄忽不知人，咽中塞窒窒然，（巢氏。作噫噫然有声。〔舌强不能言，病在藏府，先入阴，後入箠，治之先补於阴，後泻於箠，发其汗，身转软者生，汗不出身直者，七日死，（巢氏。作眼下及鼻人中左右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者不可治。〔

风者，风寒湿诸类风状，风胜则周身走注疼痛，寒胜则骨节掣痛，湿胜则淋木不仁，（此言贼风诸痛风之大纲也。〔

石顽曰：千金述岐伯中风大法有四，方治颇繁，今每例采一专方，

为遂证之纲旨，如偏枯用八风续命汤，风祐用竹沥饮子，风懿用独活汤，风用附子散，此大略宗兆，余方不能具载，千金所谓双动枝叶，各依端绪以取之，端绪愈纷，则探求愈惑，圆机之士，谅不能固守成则也。

赵养葵云：河间所谓中风瘫痪者，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於风，良由平日饮食起居励静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籊实，而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知也，亦有因五志有所过璫而卒中者，夫五志过璫，皆为热甚，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观河间之论，则以风为末，而以火为本，世之尊蕨氏者，专守主火之说，殊不知火之有馀，水之不足也，蕨氏原以补肾为本，观其地黄饮子之方可见矣，故中风又当以真阴虚为本，但阴虚有二，有阴中之水虚，有阴中之火虚，火虚者，专以地黄饮子为主，水虚者，又当以六味丸为主，果是水虚，辛热之药，与夫参、之品，俱不可加。东垣云：有中风者，卒然昏愆，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语言蹇涩，六脉砵伏，此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四旬，气衰之际，或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证，壮岁之时无有也，若肥盛者，亦间有之，形盛气衰故也，观东垣之论，当以气虚为主，纵有风邪，亦是乘虚而袭，当此之时，岂寻常药饵，能通替於上下哉，急以三生饮一紮，加入参紮许煎服，夫三生饮乃行经治痰之剂，斩关夺旗之将，必多用人参驾驭其邪，而补助真气，否则不惟无益，适足取败，观先哲用参、附，其义可见矣，若遗尿手撒口开眼合鼻鼾，为不治证，然用前药，多有得生者。

丹溪云：人有气虚，有血虚，有湿痰，左手脉不足，及左半身不遂者，四物加姜汁、竹沥，右手脉不足，及右半身不遂者，四君子佐姜汁、竹沥，如气血紮虚而挟痰盛者，二陈加星、半、竹沥、姜汁之类，观丹溪之论，平正通替，人盛宗之但持此以治，多不效，或少延而久必毙者，何也，盖半身风废，须察脉辨证，兼痰兼热为是，乃指左为血病，右为气病，教人如此认证，内经则无此说也，左半虽血为主，非气以统之则不流，右半虽气为主，非血以丽之则易散，故肝胆居左，其气常行於右，脾藏居右，其气常行於左，往来灌注，周流不息，岂可执着哉，凡治一偏之病，法宜从阴引籊，从籊引阴，从左引右，从右引左，盍观树木之偏枯者，将溉枯者乎，抑灌其未枯者使之荣茂，而因以条畅其枯者乎，至若一味攻击其风痰死血，是相引丧亡而已。

喻嘉言曰：河间指火为训，是火召风入，火为本，风为标矣，东垣指气为训，是气召风入，气为本，风为标矣，丹溪指痰为训，是痰召风

入，痰为本，风为标矣，然一人之身，每多兼三者而有之，曷不曰籛虚邪害空窍为本，而风从外入者，必挟身中素有之邪，或火或气或痰而为标耶，治法，风邪从外入者，必驱之使外出，然挟虚者，非补虚则风不出，挟火者，非清热则风不出，挟气者，非开郁则风不出，挟湿者，非导湿则风不出，挟痰者，非豁痰则风不出，王安道谓审其为风，则从内经，审其为火为气为痰，则从三子，徒较量於彼此之间，得非拘泥而执一耶。

王节斋曰：古人论中风偏枯麻木酸痛不举诸证，以血虚亡血痰饮为言，是论其致病之根源，至於得病，则必有所感触，或因六淫七情，遂成此病，此血与痰为本，而外邪为标，其病中於皮肤血脉经络肌肉筋骨之间，而未入藏府，故邪在皮肤肌肉，则不知痛痒，麻木不仁，如有物一重贴於其上，或如虫蚁游行，或洒洒振寒，或肿胀，或自汗，遇热则或痒，遇阴寒则砢重酸痛，邪入血脉筋络，则手足指掌肩背腰膝重硬不遂，难於屈伸举动，或走注疼痛，皆外自皮毛以至筋骨之病，凡脉所轻所络，筋所会所结，血气津液所行之处，皆凝滞郁遏，不得流通而致然也，亦何必一一强度某病属某经，某病属某藏而杂治之哉。

薛立斋云：邪在气，气为是动，邪在血，血为所生病，经云：籛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此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故诸方多言皆由气虚体弱，营卫失调，理不密，邪气乘虚而入，然左半体者，肝肾所居之地，肝主筋，肾主骨，肝藏血，肾藏精，精血枯槁，不能滋养，故筋骨偏废而不用也，风病多因热甚，惟其血热，故风寒之气一袭之，则外寒束内热而为痛，故有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语，其真中风者，当辨其中藏中府而治之，眼瞤者中於肝经，舌不能言者中於心经，唇缓便秘者中於脾经，鼻塞者中於肺经，耳聋者中於肾经，此五者病深，多为难治，然五藏虽中风邪，皆其经络受病，若伤其真藏，百无一生矣，中血脉者，外无六经之形证，内无便溺之阻隔，肢不能举，口不能言，中府者，多兼中藏，如左关脉浮弦，面目青，左亶偏痛，筋脉拘急，目倣头眩，手足不收，坐踞不得，此中胆兼中肝也，如左寸脉浮洪，面赤汗多恶风，心神颠倒，语言蹇涩，舌强口乾，绳悸恍惚，此中小肠兼中心也，如右关脉浮缓或浮大，面唇黄，汗多恶风，口语涩，身重怠惰嗜卧，肌肤不仁，皮肉倣动，腹胀不食，此中胃兼中脾也，如右寸脉浮涩而短，鼻流清涕，多喘，胸中冒闷短气，自汗声嘶，四肢痿弱，此中大肠兼中肺也，如左尺脉浮滑，面目黧黑，腰脊痛引小腹，不能俯仰，紫耳虚鸣，骨节疼痛，足痿善恐，此中膀胱兼中肾也，识其藏府经脉之病，

可因人随证而施，不必拘其方药也，缪仲淳曰：凡言中风，有真假内外之别，西北土地高寒，风气刚猛，真气空虚之人，卒为所中，中藏者死，中府者，饮食便溺艰涩，中经络者，重则成废人，轻可调理而神，治之之法，先以解散风邪为急，次则补养气血，此真中外来风邪之候也，若大江已南，天地之风气既殊，人之所禀亦异，其地绝无刚猛之风，而多湿热之气，质多柔脆，往往多热多痰，真阴既亏，内热弭甚，煎熬津液，凝结为痰，壅塞气道，不得通利，热甚生风，亦致卒然僵仆，类中风证，或不省人事，或语言蹇涩，或口眼斜，或半身不遂，其将发也，外必先显内热之候，或口乾舌苦，或大便闭涩，小便短赤，此其验也，河间所谓此证全是将息失宜，水不制火，丹溪所谓湿热相火中痰中气是也，此即内虚暗风，属系阴籛紫虚，而阴虚者为多，与外来风邪回别，法当清热顺气开痰以治标，次当补养气血以治本，设若误用真中风风燥之剂，则轻者变重，重则必死，故凡内燥生风，及痰中之证，治痰先清火，清火先养阴，最忌燥剂。

张介宾曰：风之为病最多，误治者，在不明其表耳，盖外风者，八方之所中也，内风者，五藏之本病也，八风自外而入，必先有发热恶寒，头疼身热等证，显然可察也，五风由内而病，则绝无外证，而忽病如风，其由内伤可知也，然既非外感，而经曰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何也，盖肝主风而藏血，血病则无以养筋，筋病掉眩强直，诸变百出，此皆肝木之化，故云皆属于风，後世不明此义，不惟类风认为真中，而且以内夺暴厥等证俱认为风，误亦甚矣，夫外感者，邪袭肌表，故多籛实，内伤者，由於七情，故多阴虚，凡藏气受伤，脾病者，病在肢体，或多痰饮，肾病者，或在骨髓，或在二阴，心病者，或在血脉，或在神志，肺病者，或在营卫，或在声音，肝病者，或在筋爪，或在血脉，此五藏之类风，未有不由阴虚而然者，惟东垣独得其义，曰：有中风者，卒然昏愤，不省人事，此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起居衰矣，故多犯之，岂非阴虚之病乎，夫人生於籛，而根於阴，根本衰，则人必病，根本败，则人必危，所谓根本者，真阴也，人知阴虚惟一，而不知阴虚有二，如阴中之水虚，则病在精血，阴中之火虚，则病在神气，盖籛衰则气去，故神志为之昏乱，非火虚乎，阴亏则形坏故肢体为之废弛，非水虚乎，今以神离形坏之证，乃不求水火之源，而犹以风治，鲜不危矣，试以天道言之，其象亦然，凡旱则多燥，燥则生风，是风木之化从乎燥，燥则阴虚之候也，故凡治类风者，专宜培补真阴以救根本，则风燥自除矣，然外感者，非曰绝无

虚证，气虚则虚也，内伤者，非曰必无实证，有滞则实也，治虚者，当察其在阴在腑而直补之，治实者，但察其因痰因气而暂开之，此於内伤外感，及虚实攻补之间，最当审其有无微甚而酌其治也，甚至有元气素亏，卒然仆倒，上无痰，下失禁，瞑目昏聩，此厥竭之证，尤与风邪无涉，设非大剂参、附，安望其复真气於将绝之顷哉，吾不能察其表，又不能辨其虚实，但以风之为名，多用风药，不知风药皆燥，燥复伤阴，风药皆散，散复招风，以内伤作外感，以不足为有馀，是促人之死也，景岳全书曰：凡类中风之多痰者，悉由中虚而然，夫痰即水也，其本在肾，其标在脾，在肾者，以水不归宿，水泛为痰也，在脾者，以食饮不化，土不制水也，故治痰而不知实脾堤水，非其治也。余尝闻之俗传云：痰在周身，为病莫测，凡瘫痪麻木，半身不遂等证，皆伏痰留滞而然，若此，痰饮岂非邪类，不去痰邪，病何由愈，余曰：汝知痰之所自乎，凡经络之痰，盖即津血之所化也，使果营卫和调，则津自津，血自血，何痰之有，唯是元阳亏损，神机耗败，则水中无气，而津凝血败，皆化为痰耳，此果痰也，果津血也，岂以津血之外，而别有所谓痰者耶，若谓痰在经络，非攻不去，则必并津血而尽去之，庶乎可也，否则安有独攻其痰，而津血自可无动乎，津血复伤，元气愈竭，随去随化，痰必愈甚，此所以治痰者不能尽，而所尽者惟元气也，矧复有本无痰气，而妄指为痰，以误攻之者，又何其昧之甚也，故凡治痰之药，在元气无伤而有壅滞者，乃可暂用分消，岂云无效，若病及元气，而但知治标，则未有日用而不日败者矣。

李士材曰：凡中风须辨血脉府藏，中血脉则口眼斜，中府则肢节废，中藏则性命危，三者之治各不同，中血脉，外有六经之形证，则从小续命加麻，中府，内有便溺之阻隔，宜三化汤通利之，若表证俱见，先与解表，而後攻，若外邪已解，内邪已除，而语言蹇涩，半身不遂，未能即愈，以六君子加黄、桂心、归、芍，久久服之，营卫自和，即古所称大药也，因脾胃虚而四肢不举者，慎不可杂以风药，风热痰盛者，但加姜汁、竹沥，肥人多湿痰，少加制附子行经，病在半表半，外无六经之形证，内无便溺之阻隔，知为血弱不能养筋，故手足不能举动，舌强不能语言，古法用大秦苻汤，然不若十全大补、大建中、人参养荣选用，肾藏虚热生风，天麻丸。大抵治风之法，初得之便当顺气，及其久也，即当治血，若先不顺气，还用乌、附，又不活血，徒用羌、防、天麻辈，吾未见其能治也，然顺气之药则可，破气降气之药则不可，若老人虚人，治须少汗，亦宜少下，多汗则虚其卫，多下则损其营，宜治在经，当以大药养之。凡治

风须分阴籛，阴中者，面色青，或白或黑，痰喘昏乱，眩晕多汗，甚者手足厥冷，籛中者，面色赤，唇焦，牙关紧急，上视强直，掉眩烦渴，阴中危者多见脱证，宜三生饮倍加人参及竹沥、姜汁灌之，籛中剧者多见闭证，若初中痰涎壅盛，昏愤不省，语言蹇涩，衄不遂，一切痰气闭塞，牛黄清心丸，若暴中神昏不语，痰塞心包，口角涎流，烦热气急，一切痰热闭遏，清心牛黄丸，寒热互结，痰气壅塞，局方至宝丹，然中气之证，亦多卒昏迷，不省人事，不可误用牛黄丸，宜苏合香丸，姜汤调化灌之，挾口不开，不可进药，以细辛、牙皂为末，吹鼻取嚏即苏，无嚏不治，痰涎壅盛者宜吐之，用稀涎散三四钱，温水调灌，不大呕吐，但微微令涎自口角流出即苏，或橘红一味，大剂煎汤灌之，即吐。凡中风，或未苏，或已苏，或初病，或久病，忽然吐紫红色者死。卒然中倒，轻者即时苏醒，重者不省人事，慎不可以滴水入喉，入则其涎永系於心络不去，即成废人，俟稍苏醒，察其有表证，小续命汤加絃，痰涎壅盛而脉数有热，省风汤，痰逆呕泄而脉砅厥冷，大省风汤，不效，顽痰愈盛，或转增困重，三生饮，肥人多有中病，以其气盛於外，而歉於内也。元气素弱，或遇劳役嗜欲而卒然厥仆，状类中风，手必撒，口必开，非大剂参、，岂能回元气於无何有之乡哉，亦有不仆，而但舌强语涩痰壅，口眼斜，肢体不遂者，作中风治必殆，六君子汤加天麻、姜汁、竹沥治之，中後体虚有痰，亦用上法。中而口眼斜，先烧牙皂烟薰之以逐外邪，次烧乳香薰之以顺血脉，若前证多怒，此风动肝气，宜小续命加羚羊角，热渴，去附子加秦芎，恍惚错语，加茯神、远志，不得睡，加热枣仁，不能言，加竹沥，脉虚无力，去麻黄加茯苓。

口眼斜耳鼻常静，故风息焉，口目常动，故风生焉，风淫则血液衰耗，无以荣筋，故筋脉拘急，口目为僻，璣枢云：足籛明之筋病，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按左寒右热，则左急而右缓，右寒左热，则右急而左缓，盖左中寒，则逼热於右，右中寒，则逼热於左，籛气不得宣行故也，又金匱云：璣寒伤经，璣热伤络，则知经受寒而急，则络必热而缓，即素问大筋胃瑄，小筋弛长之谓也，凡口之，灸地仓，目之斜，灸承泣，苟不效，当灸人中，夫气虚风入则为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真气为风邪所陷，故宜灸，经曰：陷下者灸之，至於用药，宜润燥，则风自息，古法用大秦芎汤，今改用十全大补，尤妥，又曰：足之籛明手之太籛经急，则口目为僻，眦急不能卒视，又口眼斜，须分左右，盖邪盛则急，正虚则缓，左急者，属血中有邪，舒筋三圣散加姜、枣，病久



气虚者，去延胡索加入参，名参归三圣散，易人参者以正虚不胜耗血之品，故借籛生阴长之力，流动经脉，勿疑左半属血，不当用参以助其气，右急者，属气分受邪，八味顺气散去青皮加羌活，又法，桂枝三藜，酒煎浓液，以布渍之，左 塔右，右 搭左，若口眼 斜而一臂不仁者，千金附子散。

口噤不开千金谓之风懿，经云：足籛明颌颊之脉急，则口噤不能开，肝风乘胃故也，皂荚、乳香、黄、防风煎汤薰之，然须大作汤液，如蒸如雾，乃得力耳，风邪乘虚，入其筋则挛，故令口眼 斜，牙关急而口噤也，秦窞升麻汤，风寒客於会厌，卒然无音，虚则地黄饮子，痰则涤痰汤，实则凉膈散加犀角、黄连，一法，南星、半夏为末，擦其牙龈，郁金、藜芦搐鼻。

痰涎壅盛此证宜先吐之以稀涎散，後用星香、二陈、导痰、涤痰之类，盖治痰以顺气为先也，挟虚者，必用参、竹沥，挟寒者，加桂、附、姜汁，上盛下虚，痰涎壅盛者，六君子加星、香，送黑锡丹。语言蹇涩经曰：足太阴之脉，连舌本，散舌下，是动则病舌本强，又心之别脉，系舌本，又曰：足少阴之脉，其直者循喉咙，挟舌本，又曰：所谓入中为者，籛盛已衰，故为也，内夺而厥，则为 祐，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千金云：心脾二藏受风邪，舌强不得语者，独活汤，专治风懿不能言，四肢不收，手足地掖葱肾虚而肾络与胞络内绝，不通於上则，肾脉不上循喉咙挟舌本，则不能言，二络不通於下，则祐厥伏，急宜地黄饮子，庶可挽回一二，如脾土不足，痰涎壅盛而蹇涩者，是痰火壅塞上窍，气虚不能上营，则舌机不转，宜六君子加星、香、菖、远、枳实、竹茹，若口眼 斜不能言，遇风寒则四肢拘急，脉浮而紧，此手足籛明经虚风所乘，秦窞升麻汤，若口 不能言，足痿不能行，属肾气虚弱，名曰祐证也，地黄饮子，卒然晕倒，口眼 斜，口角流涎者，气虚挟痰也，六君子加秦窞、天麻、姜汁、竹沥，血弱舌痿不能言，手足不能举，十全大补汤，风热上壅，痰盛不能言，凉膈散加菖蒲、远志、辰砂，蚤痰堵塞，舌本强硬，语言不正，正舌散加薄荷，舌麻语涩不能言，省风汤加砒香，脾缓舌强不能言，半身不遂，解语汤，脉虚无力，加参、苓、白术，心血衰少，蚤悸不能言，得之於暴者，祛风定志汤，血衰心失滋养，语言不出，叩之不应，十全大补加菖蒲、远志，痰迷心窍，昏愤口噤不能言，涤痰汤，有热，加苓、连、姜汁、竹沥，舌脉洪，口角流涎，喜笑不休者，导痰加白术、苓、连、竹沥、姜汁。肥人舌根强硬，作湿痰治，瘦人舌根强硬，作心火治，虽病久正虚，不可纯用补药，壅滞经络中之痰火，若饮食如常，但失音不语，俗呼哑

风，小续命去桂、附加菖蒲，直中心经，哑不能言，口开面赤者，必死勿治。

左瘫右痪左半身不遂，或伤血，致目昏耳聩头眩乏力，四物加羌防、肉桂、红花、桃仁、生姜，病久气虚不应，宜参归三圣散。右半身不遂，四肢无力，痰涎壅盛，或一臂不遂，时复转移一臂，千金附子散。下半体疼重软弱，甄权防风汤，并用灸法。偏风，其脉细，是风与痰饮在上焦，并宜导痰汤加羌活、白术，不应，宜六君子汤加当归，寒，加桂心，热加竹沥。半身不遂，口眼斜，手足战掉，语言蹇涩，明显风从外入，身热无汗恶寒，宜小续命加絳，自汗，不宜服，然又有病发左半，口往右者，盖大筋短缩，筋属肝，肝病故左半身不遂，舌筋亦短而蹇於言，左畔之小筋弛长，故口从左而於右，治宜从右引左，大理右半脾胃之气，以腧出左半之热痰虚风，当以四君子加羚羊角、柴胡、姜汁、竹沥，冬月稍加炮姜、熟附以从治，夏月须用知母、石膏，此正治也。半身不遂而多汗神昏，痰涎上涌者，大剂参、者，补中益气、十全大补、人参养营、大建中选用。半身不遂，骨节离解，口面邪，便利无度，麻黄附子汤加桂心、乾姜、芍，然又有身半已上俱无恙，身半已下软弱麻，小便或涩或遗，此足三阴虚证也，当地黄饮子补其下元，慎不可用燥湿攻痰药，若果痰盛，星香散、二陈汤，湿盛，薏苡仁汤，兼气虚者，六君子汤，兼血虚者，大秦芎汤，皆为合剂。又酒湿为病作证，口眼斜，半身不遂，浑似中风，舌强不正，当泻利湿热，不可作风治而汗之也。

角弓反张风气乘虚入於诸籛之经，则腰背反折，挛急如角弓之状，宜小续命加絳，千金治贼风口噤，角弓反张，用仓公当归汤，更叁瘰证治之。

四肢不举脉缓大有力，而四肢不举者，土太过也，当泻其湿，胃苓汤，脉细小无力而四肢不用者，土不及也，当补其气，补中益气汤随证加絳，瘦人血枯筋急，土旺风淫者，四物汤加 獭 B 秦芎、防风，肥盛色白痰多者，六君子加秦芎，天麻、竹沥、姜汁。

麻瓚不仁虚风之证，能食麻瓚，牙关引搐，目内蠕倣，升麻胃风汤，麻不仁，鼻额间痛，唇口颊车发际皆痛，口不可开，言语饮食妨凝，左额颊上如湖急，手触之则痛，此足籛明经受风，气血凝滞不行，犀角升麻汤，一切风气攻注，四肢骨节疼痛，遍身顽麻，手足瘫痪，言语蹇涩，无汗气实，乌药顺气散，十指并面麻瓚，乃气虚风袭，补中期气去白术、当归、橘皮加白芍、五味，麻瓚体软，痒起白屑，乃脾气不荣，补中益气加地黄、芍药，风湿相抟，手足麻者，

千金排风汤，手足麻痺，膈塞体痛，寒热眩晕，风成为寒热也，千金解风散。

表虚自汗虚风伤卫而汗出者，黄 建中汤，籛气虚者，加附子，若兼寒热者，小柴胡汤，气虚，补中益气汤，每夜发热自汗，为血虚，当归补血汤，酒客辈多湿热人，兼房劳汗出中风，下体多汗，不能劳，衣常濡，口乾善渴，十全大补加熟附、防风、黄柏、泽泻。凡中风自汗而小便少者，不可药利之，既已自汗，则津液外亡，小便应少，若利之，使营卫枯竭，无以制火，烦热愈甚，当俟热退汗止，小便自行，且此证属籛明经，大忌利小便。

神气昏冒虚火妄动，挟痰气逆冲，心主被障，所以昏不知人，须大剂人参、芎、归兼柴胡、山栀，审系中在心包，而非中府，闭证而非脱证，牛黄丸，虚人，六君子加星、香、菖、远、竹沥、姜汁、若狂言语乱，精神恍惚，痰涎壅盛，导痰汤加礞、连、竹沥、姜汁。

遗尿不禁脾虚下陷而膀胱不约者，补中益气汤加益智，肾虚不能摄者，地黄饮子，若卒中有此，兼诸恶证者，为肾绝，不治。

不治诸证发直吐，摇头上擗，鱼口气粗，直视，眼小目瞪，喉声如锯，面赤如妆，汗出如珠，循衣摸床，神昏不语，头面手足爪甲青黑，大吐大泻，吐血下血，其脉坚急躁疾短涩者，皆不治。

石顽曰：中风一门，为杂证开卷首义，其分经络，定府藏，与伤寒无碍，非精譬南籛至理，难以语此，如西北为真中风，东南为类中风，又为诸病开一辨别方宜大纲，而伤寒主治，虽无一不具，未尝昭揭其旨也，夫水土之刚柔，非特指中风而言，当知西北为真中风一语，原是因东南水土孱弱，虽有卒倒昏迷，皆是元气疏豁，为虚风所袭，不可峻用祛风猛剂而设，其西北为真中风一语，原是对待东南类中而言，以其风气刚暴，得以直犯无禁，则有卒然倒仆之患，未尝言西北之人，绝无真气之虚而中之者，内经明言籛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即此一语，可证风从内发，但以西北资禀刚暴，风火素盛，加以外风猛厉易袭，所以西北中风，较之东南倍剧也，余尝究心斯道，五十年来，历诊西北之人，中风不少，验其 祐遗尿，詎非下元之惫，而从事地黄饮、三生饮等治乎， 僻不遂，詎非血脉之废，而从事建中、十全等治乎，东南类中，岂无六经形证见於外，便溺阻隔见於内，即从事续命、三化等治乎，若通圣、愈风，即西北真中，曾未一试也，读古人书，须要究其纲旨，以意逆之，是谓得之，若襟执其语，反成窒碍，岂先哲立言之过欤。

诸病各有经脉府藏之分，而卒然倒仆，犹须审谛，尝考先哲论中风，首云中血脉则口眼 斜，中府则肢节废，夫肢节废与口眼 斜，

皆属六经形证，若中府则有便溺阻隔之患矣，中藏则性命危，此亦不过论其大纲，中藏岂绝无可治，而一概委之不救乎。

(诊〔石顽曰：中风之脉，皆真气内亏，风邪得以斩关直入，即南方类中卒倒，虽当分属虚属火属痰，总由肾气衰微，不能主持，是以脉不能砭，随虚风鼓激而见浮缓之象，昔人有云：中风之脉，每见砭伏，亦有脉随气奔指下洪盛者，当知中风之人，皆体肥痰盛，外似有馀，中实不足，加以房室内贼，遂致卒倒昏迷，其初中之时，周身之气，闭滞不行，故多砭伏，少顷气还微省，则脉随气奔而见洪盛，皆风火痰湿用事也，大都中风之脉，浮小缓弱者生，坚大急疾者危，盖浮缓为中风之本脉，兼紧则多表邪，兼大则多气虚，兼迟则多虚寒，兼数则多虚热，兼滑则多痰湿，皆为可治之脉，惟兼涩者，为脉不应病，多为危兆，以痰证脉涩，为正气虚衰，经络闭滞，难於搜涤也，所以中风之脉，最忌伏涩不调，尤忌坚大急疾，素问云：胃脉砭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舌转可治，则知紧急涩伏，皆难治之脉，况见声舌机不转，肾气内衰之证乎。

罗谦甫治太尉忠武史公，年近七旬，十月初，侍国师於圣安寺，丈室中有煤炭火一在左侧，遂觉左颊微汗，因左颊疏缓，被风寒客之，左颊急而口於右，脉得浮紧，按之洪缓，先於左颊上灸地仓一七壮，次灸颊车二七壮，後於左颊上热手熨之，以秦萸升麻汤发散风寒，数服而愈。赵以德治陈学士敬初，因醮事跪拜间，就倒仆，汗注如雨，诊之脉大而空虚，年当五十，新娶少妇，今又从拜跪之劳役，故籛气暴散，急煎独参汤，连饮半日而汗止，神气稍定，手足俱，而无声，遂於独参汤中加竹沥，开上涌之痰，次早悲哭，一日不已，因以言慰之，遂笑，复笑五七日无已时，此哭笑为阴火动其神魂魄之藏，相并故耳，在内经所谓五精相并者，心火并於肺则喜，肺火并於肝则悲是也，稍加连、柏之属泻其火，八日笑止手动，一月能步矣。李士材治徽商汪华泉，忽然昏仆，遗尿撒手，汗出如珠，口不能言，法在不治，然大进参、附，或救万一，用人参三紮，熟附五钱，浓煎灌之，至晚而汗絀，再剂身体转动，更用参、附、白术加姜汁、竹沥，数日渐爽，调补半年而康。石顽治春榜赵明远，平时六脉微弱，己酉九月，患类中风，经岁不痊，邀石顽诊之，其左手三部弦大而坚，知为肾藏阴伤，壮火食气之候，且人迎斜内向寸，又为三籛经满，溢入籛维之脉，是不能无颠仆不仁之虞，右手三部浮缓，而气口以上微滑，乃顽痰涌塞於膈之象，以清籛之位而为痰气占据，未免侵袭心主，是以神识不清，语言错误也，或者以其神

识不清，语言错误，口角常有微涎，目睛恒不易转，以为邪滞经络，而用祛风导痰之药，殊不知此本肾气不能上通於心，心藏虚热生风之证，良非风燥药所宜，或者以其小便清利倍常以为肾虚，而用八味壮火之剂，殊不知此证虽虚，而虚籛伏於肝藏，所以籛事易举，饮食易饥，又非益火消阴药所宜，或者以其向患休息久痢，大便後常有淡红渍，而用补中益气，殊不知脾气陷於下焦者，可用升举之法，此阴虚久痢之馀疾，有何清气在下可升发乎，若用升、柴升动肝肾虚籛，鼓激膈上痰饮，能保其不为喘胀逆满之患乎，是升举药不宜轻服也，今举河间地黄饮子助其肾，通其心，一举而紮得之，但不能薄滋味，远房室，则药虽应病，终无益於治疗也，惟智者善为调摄，为第一义。又治御前侍卫金汉光如夫人，中风四肢不能举动，喘鸣肩息，声如睬锯，不能着枕，寢食俱废者半月馀，方邀治於石顽，诊其脉，右右手寸关数大，按久无力，尺内愈虚，左手关尺弦数，按之渐小，惟寸口数盛，或时昏眩，或时烦乱，询其先前所用诸药，皆二陈、导痰，杂以秦萼、天麻之类，不应，又与牛黄丸，痰涎愈逆，危殆益甚，因疏六君子，或加胆星、竹沥，或加黄连、当归，甫四剂而喘息顿除，再三剂而饮食渐进，稍堪就枕，再四剂而手足端动，十馀剂後，屏帟之内，自可徐行矣，因思从前所用之药，未常不合於治，但以痰涎壅盛，不能担当，峻用参、朮开提胃气，徒与豁痰，中气转伤，是以不能奏耳。又治汉川令顾莪在夫人，高年气虚痰盛，迺因乃郎翰公远任广西府，以道远抑郁，仲春十四夜，忽然下体堕床，便舌强不语，肢体不遂，以是日曾食湿嘔，诸医群议消导，消导不应，转增困惫，人事不省，头项肿胀，事在危急，急邀石顽诊之，六刹皆虚濡无力，诸医尚谓大便六七日不通，拟用攻下，余谓之曰：脉无实结，何可妄攻，莪在乔梓，皆言素有脾约，大便常五七日一行，而艰苦璋常，乃令先小试糜饮，以流动肠胃之枢机，日进六君子汤，每服用叁二钱，煎成蠲热，分三次服，四剂後，自能转侧，大便自通，再四剂，手足便利，自能起坐，数日之间，倩人扶掖徐行，因切嘱其左右谨防，毋使步履有失，以其气虚痰盛，不得不防杜将来耳。又治松陵沈云步先生，解组归林，以素禀多痰，恒有麻木之患，防微杜渐，不无类中之虞，乃谋治於石顽，为疏六君子汤，服之颇验，而性不喜药，入秋已来，渐觉肢体不遂，复邀诊治，脉软滑中有微结之象，仍以前方除去橘皮，加归、巴戟，平调半月而安，然此证首在节慎起居，方能永保贞固，殊非药力可图万全也。

诸伤门

伤寒

伤寒杂病，世分繁途，伤寒以攻邪为务，杂病以调养为先，则知工伤寒者，胸中执一汗下和解之法，别无顾虑正气之念矣，杂病家盛有攻邪之证耶，缘襟执己见，不能圆通，以致伤寒一切虚证坏证，不敢用补，杂病一切表证实证，不敢用攻，举俗所见皆然，病家亦盛死无怨，良由圣教久湮，邪说横行之故，是不得不以伤寒入门见证定名真诀，一句喝破，令杂病家粗知分经辨府，不致妄为举措，盛无小补於世哉，姑以阴箴传中冬温温热时行大纲，辨述如左。

(阴箴传中(如交霜降节後，有病发热头痛，自汗，脉浮缓者，风伤卫证也，以风为箴邪，故只伤於卫分，卫伤，所以理疏，汗自出，身不疼，气不喘，脉亦不紧，如见恶寒发热头疼，骨节痛，无汗而喘，脉浮紧者，寒伤营证也，以寒为阴邪，故直伤於营分，营伤，所以理固闭，无汗而喘，身疼骨节痛，而脉不柔和，如见发热恶寒，头痛身疼，汗不得出而烦躁，脉浮紧者，风寒并伤营卫也，以风为箴邪，无窍不入，风性善动，法当有汗，寒为阴邪，万类固闭，寒气束，郁遏理，所以不得外泄，热势反蒸於 而发烦躁也，上皆太箴经初病见证，有桂枝、麻黄、青龙鼎峙三法。若交箴明之经，则恶寒皆除，但壮热自汗而脉浮数，以箴明内蓄於胃，多气多血，邪入其经，蒸动水谷之气，故皆有汗，但以能食为箴邪属风，不能食为阴邪属寒辨之。若交少箴之经，则往来寒热，口苦佻痛，以其经居表之半，邪欲入则寒，正与争则热，所以只宜和解，而有汗下利小便三禁。至其传变，虽有次第，本无定集，有循经而传者，有越经而传者，有传偏六经者，有传至二三经而止者，有犯本者，有入府者，有邪在太箴不传箴明之经即入箴明之府者，有箴明经府相传者，有从少箴经传入箴明府者，所以仲景有太箴箴明，正箴箴明，少箴箴明之理，或云：少箴无逆传箴明之理，殊不知胃为十二经之总司，经经交贯，且少箴之经在外，而箴明之府在内，何逆之有，至若传入阴经，亦有转入胃府而成下证者，太阴藏府相连，移寒移热最易，少阴亦有下利清水色纯青，心下痛，口乾燥者，厥阴亦有下利者，此皆阴经入府之证，少阴更有移热膀胱之府一身手足尽热小便血者，厥阴亦有转出少箴呕而发热者，二经接壤故也，又有转出太箴表证者，如下利後，清便自调，身疼痛，此阴尽复箴也。夫所谓犯本者，太箴经邪入膀胱之本，如烦渴引饮，水入即吐，小便不利者，风伤卫之犯本也，如热结膀胱，其入如狂，或下血者，此寒伤营之犯本也，所以仲景有五苓、桃核承气之分。邪热入胃，则当详三箴

明之原，而与三承气缓急分治，盖籀明居中，万物所归，无所复传，至此悉宜攻下，但须俟结定，则热邪尽归於胃，然後下之，若结未定而下早，则有结胸痞满挟热利等证，以邪热归并中土未尽，乘机内入而为变矣，故伤寒家有汗不厌早，下不厌迟，发表不开，不可攻之戒。

邪在少籀，入犯胆府，则胸满蚤烦，小便不利，一身尽重不可转侧，或入血室，则昼日明了，夜则 y 如见鬼状，皆宜按证求治，但此经之要，全重在於胃气，所以小柴胡中必用人参，仲景云：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之语，乃一经之要旨也。至传三阴，太阴则腹满时痛，少阴则腹痛自利下重，小便不利，甚则口燥心下痛，厥阴则寒热交错，寒多热少则病进，热多寒少则病退，大抵少阴传经热邪，必从太阴而入，厥阴必从少阴而入，非若阴证有一入大籀不作郁热便入少阴之理，当知伤寒传经之证，皆是热邪，经中邪盛而溢入奇经，故其传皆从籀维而传布三籀，阴维而传布三阴，与十二经藏府相贯之次第无预也，其邪必从太籀经始，以冬时寒水司令，故无先犯他经之理，但有他经本虚，或为合病，或为越经或陷此经不复他传，非若感冒非时寒疫之三籀混杂也，大抵寒疫多发於春时，春则少籀司令，风木之邪，必先少籀，而太籀籀明在外，病则三经俱受，以是治感冒之方，若香苏、芎苏、叁苏、正气、十神之类，皆三经杂用不分耳，试观夏暑必伤心包，秋燥必伤肺络，总不离於司端之主令也。其有误治而成坏证者，证类多端，未能悉举，即如结胸痞满，良由误下表邪内陷，故脉必有一部见浮，盖寒伤营，营属血，而痞痛者为结胸，风伤卫，卫属气，而不痛者为痞满，然痞满之基，多由其人痰湿内蕴，非若结胸之必因下早而籀邪内陷，此大小陷胸、五种泻心分司结胸痞满诸治也，至於懊绍诸证，无结可攻，无痞可散，惟栀子畔汤可以开发虚人内陷之表邪，一涌而迅扫无馀，即劳复食复，但於方中加枳实一味，其温热时行，亦可取法乎此也。至於阴证，既无热邪气蒸，万无传经之理，即有阴邪，阴主静，断不能传，原其受病，必先少阴，或形寒饮冷伤脾，则入太阴有之，其厥阴之证，无不由少阴而病，所以少阴温经之药，峻用姜、附、四逆，厥阴风木之藏，内伏真火，虽有阴寒，不过萸、桂之属，若当归四逆加絳菜换肉桂足矣，不必姜、附也，然仲景厥阴例中，非无四逆等治也，当知厥阴之寒，皆是由少阴虚寒而来，故用姜、附合少阴而温之，所谓肾肝同治也，即太阴未尝不用四逆也，亦是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致病，故必兼温少阴，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也。夫治伤寒之法，全在得其纲领，邪在三籀，则当辨其经府，病入三阴，则当分其

传中，盖经属表，宜从外解，府属，必须攻下而除，传属热，虽有  
箴璠似阴，厥逆自利等证，但须审先前曾发热头痛，至四五日或数  
日而见厥利者，皆箴邪亢璠，厥深热深之证，急当清理其内，误与  
温药必死，但清之有方，须知箴璠似阴之证，其人根气必虚，即与  
救热存阴，须防热去寒起，间有发汗太过而成亡箴之候，亦有攻下  
太过而阴箴俱脱者，不妨稍用温补，然脱止箴回，即当易辙，不可  
过剂以 其津，况此证与真阴受病不同。中属寒，虽有阴璠似箴，发  
热躁闷等证，但须审初病不发热无头痛，便呕吐清水，卧足冷，自  
利腹痛，脉来小弱，至四五日或六七日，反见大热躁乱，欲坐卧泥  
水中，渴欲饮水而不能下喉，脉虚大不能鼓激者，此阴盛格箴之假  
热，箴欲脱亡之兆，峻用参、附无疑。有卒暴中寒，厥冷不省者，此  
真箴大虚，寒邪斩关直入之候，丹溪所谓一身受邪，难分经络是  
也，非频进白通、通脉不能挽回。更有少阴中风，虽不发热，亦无自  
汗厥冷呕吐下利等证，但觉胸中痞满不安，不时心悬若饥，自言腹  
满，他人按之不满，手足自温，六脉小弱而微浮者，此为阴经箴邪，  
人罕能识，惟宜黄 建中稍加人参、熟附温散其邪，若挟饮食，则气  
口涩滞，亦有模糊不清者，当与枳实理中，手足微冷，加附子，若  
误与发散，必死，破气宽中，亦死，消克攻下，亦死，若峻用四逆，  
伤犯真阴，多有咳逆血溢之虞，此证初时不以为意，每每委之庸  
师，所以犯之百无一生也。

(冬温(冬时天气大暖，而见发热咳嗽者，此为冬温，以伏藏之令而  
反箴气大泄，少阴不藏，非时不正之气，得以入伤少阴之经，箴气  
发外，所以发热，热邪伤气，所以咳嗽，其经上循喉咙，所以喉肿，  
下循腹，所以感之深者，则自利也，冬温本秋燥之余气，故咽乾痰  
结，甚则见血，与伤风之一咳其痰即应不同，咳则颇胀者，火气上  
逆也，咳甚则藏府引痛者，火气内郁也，其脉或虚缓，或虚大无力，  
亦有小弱者，热邪伤气故也，若肾气本虚，则尺中微弦，暮则微寒  
发热，素常气虚，则气口虚大，身热手足微冷，或有先伤冬温，更加  
暴寒，寒郁热邪，则壮热头痛，自汗喘咳，脉来浮，举则微弦，中候  
则软滑，重按则少力，虽有风寒，不可妄用风药升举其邪，轻则热  
愈甚而咳愈剧，重则变风温灼热而死，亦不可用辛散，多致咽喉不  
利，唾脓血，痰中见血，甚则血溢血泄，发斑狐惑，往往不救，又不  
可用耗气药，多至咳剧痛引周身，面热足冷而致危候，惟宜加絳  
辄汤调之，兼有风寒外袭，则加羌活、紫苏，寒邪盛璠而发烦躁者，  
但於前药中稍加麻黄五七分、石膏钱许，或萎甬汤本方主之，缘此  
证见於冬时，举世医流，莫不以伤寒目之，而与发散致夭枉者不可



枚举，曷知西北二方，患真中风伤寒者最多，患冬温者绝少，间有伤於火炕者，亦有伤於火而复伤於寒者，可与越婢汤、桂枝二越婢一汤，以其地厚质实，可胜攻伐，非若东南之稟气孱弱也，至如大岭以南，箴气常泄之地，但有瘴疠之毒，绝无伤寒之患，即使客游他处，感冒风寒，仅可申香正气之类，若麻黄、青龙，绝不可犯，误用而发动身中素蕴瘴湿，则壮热不止，每致殒命，不可不慎。

(温病〔有冬时触犯邪气，伏於经中，至春分前後，乘箴气发动而为温病，素问所谓冬伤於寒，春必病温是也，其证不恶寒，但恶热而大渴，其脉多数盛而浑浑不清，越人所谓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绝不似伤寒浮紧之状，且右尺与气口，必倍於人迎，信非人迎紧盛之比，此证大忌发汗，若误与表散，必躁热无汗，闷乱不盛而死，以其邪伏经中，日久皆从火化而发，其热自内警外，必用辛凉以化在表之热，苦寒以泄在里之热，内气一通，自能作汗，有服承气，大汗淋漓而愈者，有大渴饮水，通身汗出而热顿除者，有浑身壮热，服黄芩汤、辄汤得汗而解者，有发热自利，服葛根黄芩黄连汤而愈者，有舌乾便秘，服凉膈散而安者，故古谚有温热病误下不为大害，误汗为害。

有非时寒疫，间杂其间，不可不审谛明白而为治疗，盖暴感风寒之证，初时畏寒不渴，至二三日，热邪伤耗津液方渴，与温病热病之一病便昏昏不爽大热烦渴不同，其脉多浮盛而见於左手，与病温之右脉数盛亦理，若兼右脉滑盛，或涩滞模糊者，必停饮食之故，故治寒疫，当先发散为主，即有宿滞，兼与橘、半、枳、朴，不得滥用药，珥邪未入而误与攻下，不无引贼破家之虞，故其治与伏气回乎不类也。

(热病〔伏气之发於夏至後者，热病也，其邪乘夏火郁发，从少阴蒸遍三箴，与伤寒之逐经传变不同，亦有兼中而发者，其治与中无理，虽热毒暴中，皆缘热耗肾水，汗伤胃汁，火迫心包，故用白虎之知母以净少阴之源，石膏以化胃府之热，甘草、粳米护心包而保肺胃之气，与热病之邪伏少阴，热伤胃汁，火迫心包不殊，故可理病同治而热邪皆得涣散也，若热毒亢璫不解，腹满气盛者，凉膈、双解、承气、解毒，兼苦燥而攻之，或三黄、石膏、子畔汤汗之，用法不峻，投剂不猛，必不应手，非如伤寒，待箴明胃实而後可攻下也。

(时行〔时行疫疠，非常有之病，或数年一发，或数十年一发，多发於饥馑兵荒之後，发则一方之内，沿门阖境，老幼皆然，此大疫也，亦有一隅偶见数家，或一家止一二人或三五人，病证皆同者，此常

疫也，即如痘癘麻斑之类，或越一二年，或三五年一见，非若大疫之盛行，所以人不加察耳，即如软脚瘟证，医者皆以脚气目之，捻颈瘟证，医者皆以喉目之，绞肠瘟证，医者皆以臭毒目之，杨梅瘟证，医者皆以丹肿目之，黑骨瘟证，医者皆以中毒目之，瓜绛瘟证，医者皆以蓄血伤寒目之，惟绉衷瘟之阖门暴发暴死，大头瘟之骤胀热蒸，秽气遍充，不敢妄加名目也，其常疫之气，皆是湿土之邪郁发，治宜表分解，随邪气所在而攻之，孙真人云：疫气伤寒，三日以前不解，辄汤加童便热服汗之，不汗，少顷更服，以汗出热除为度，三服不解而脉浮，尚属表证，则用白虎，见证则宜承气，解毒，表不分，则宜凉膈、双解，汗下後复见表证，再与白虎，复见证，更与承气，表势热，则宜三黄石膏、三黄子畔汤汗之，有汗下三四次而热除者，有热除後忽复壮热，不妨再汗再下，若见脉证皆虚，法无更攻之理，惟与清热解毒汤，人中黄丸、人中黄散之属调之，非如伤寒有下早变证之虑，亦非温热不可频下之比，大率以热除邪尽为度，不当牵制其虚也，惟下元虚人，非生料六味补其真阴，则不能化其馀热，又不可拘於上说也，至於大疫，则一时详一时之证，一方用一方之法，难可预为拟议也，以上所述，不过为杂病家开一辨证法门，其间肯綮，不遑繁述。

湖广礼部主事范求先讳克诚，寓金阊之石窝，患寒伤营证，恶寒三日不止，先曾用过发散药二剂，第七日躁扰不盛，六脉不至，手足厥逆，其同寓目科方耀珍，邀石顽诊之，独左寸厥厥动摇，知是欲作战汗之候，令勿服药，但与热姜汤助其作汗，若误服药，必热不止，後数日枉驾谢别，询之，果如所言，不药而愈。

一童姓者，伏气发於盛暑，其子跪请求治，诊时大发躁扰，脉皆洪盛而躁，其妇云大渴索水二日，不敢与饮，故发狂乱，因令速与，连进二盏，稍盛，少顷复索，又与一大盏，放盏，通身大汗，安睡热除，不烦汤药而愈，同时有西客二人寓毛家，亦患此证，皆与水而安。

文学范铉甫孙振麟，於大暑中患厥冷自利，六脉弦细颯迟，而按之欲绝，舌色淡白，中心黑润无胎，口鼻气息微冷，簾缩入腹，而精滑如冰，问其所起之由，因卧地昼寝受寒，是夜连走精二度，忽觉颅胀如山，坐起晕倒，便四肢厥逆，腹痛自利，胸中兀兀欲吐，口中喃喃妄言，与湿温之证不殊，医者误为停食感冒，而与发散消导药一剂，服後胸前头项汗出如漉，背上愈加畏寒，而下体如冰，一日昏愤数次，此阴寒挟暑，入中手足少阴之候，缘肾中真簾虚璫，所以不能发热，遂拟四逆加入参汤，方用人参一藜，熟附三钱，炮姜二

钱，炙甘草二钱，昼夜兼进，三日中进六剂，厥定第四日寅刻籀回，是日悉屏姜附，改用保元，方用人参五钱，黄 三钱，炙甘草二钱，加麦门冬二钱，五味子一钱，清肃膈上之虚籀，四剂食进，改用生料六味加麦冬、五味，每服用熟地八钱，以救下焦将竭之水，使阴平籀秘，精神乃治。

徐君育素稟阴虚多火，且有脾约便血证，十月间患冬温发热咽痛，里医用麻黄、杏仁、半夏、枳、橘之属，遂喘逆倚息不得卧，声飒如哑，头面赤热，手足逆冷，右手寸关虚大微数，此热伤手太阴气分也，与萎甬，甘草等药不应，为制猪肤汤一瓯，令隔汤燂热，不时挑服，三日声清，终剂而痛如失。

国学郑墨林夫人，素有便红，怀妊七月，正肺气养胎时，而患冬温咳嗽，咽痛如刺，下血如崩，脉较平时反觉小弱而数，此热伤手太阴血分也，与黄连阿襟汤二剂，血止，後去黄连加萎甬、桔梗、人中黄，四剂而安。

太仓州尊陈鹿屏夫人，素患虚羸骨蒸，经闭少食，偶感风热咳嗽，向来调治之医，误进滋阴清肺药二剂，遂昏热痞闷痺常，邀石顽诊之，脉见人迎虚数而气口濡细，寸口警警而紫尺搏指，此肝血与胃气皆虚，复感风热之象，与加絳 辄汤，一服热除痞止，但咳则头面微汗，更与小剂保元汤调之而安。

同道王公峻子，於四月间患感冒，昏热喘胀，便秘，腹中雷鸣，服硝、黄不应，始图治於石顽，其脉气口弦滑而按之则甄，其腹胀满而按之则濡，此痰湿挟瘀，浊阴固闭之候，与黄龙汤去芒硝易桂、苓、半夏、木香，下瘀垢甚多，因宿有五更咳嗽，更以小剂痺功加细辛调之，大抵腹中奔响之证，虽有内实当下，必无燥结，所以不用芒硝，而用木香、苓、半也，用人参者，借以资助胃气，行其药力，则大黄辈得以振破敌之功，非谓虚而兼补也，当知黄龙汤中用参，则硝、黄之力愈锐，用者不可不慎。

贰尹闵介眉甥媳，素稟气虚多痰，怀妊三月，因腊月举丧受寒，遂恶寒不食，呕逆清血，腹痛下坠，脉得弦细如丝，按之欲绝，与生料乾姜人参半夏丸二服，不应，更与附子理中，加苓、半、肉桂调理而康，门人问曰：尝闻桂、附、半夏，孕妇禁服，而此并行无碍，何也，曰：举世皆以黄苓、白术为安胎圣药，桂、附为陨胎峻剂，孰知反有安胎妙用哉，盖子气之安危，系乎母气之偏胜，若母气多火，得苓、连则安，得桂、附则危，母气多痰，得苓、半则安，得归、地则危，母气多寒，得桂、附则安，得苓、连则危，务在调其偏胜，适其寒温，世未有母气逆而胎得安者，亦未有母气安而胎反堕者，所以金匱有

怀妊六七月，胎胀腹痛恶寒，少腹如扇，用附子汤温其藏者，然认证不果，不得妄行是法，一有差误，祸不旋踵，非比苓、朮之误，犹可延引时日也。

馆师絳百川子，年二十馀，素有梦交之疾，十月间患伤寒，头疼足冷，医用发散消导，屡汗而昏热不除，反加喘逆，更一医，用麻黄重剂，头面大汗，喘促愈甚，或者以为邪热入，主用苓、连，或者以为元气大虚，议用冬、地，争持未决，始求治於石顽，诊之六脉警警，按之欲绝，正籛欲脱亡之兆，急须参、附，庶可望其回籛，遂疏回籛返本汤，加重便以 籛，一剂稍盛，三啜安卧，改用大剂独参汤加重便，调理数日，频与稀糜而安。

洪德敷女，於壬子初冬，发热头痛，胸满不食，已服过发散消导药四剂，至第六日，周身痛楚，腹中疼痛，不时奔响，屡欲圜而不可得，口鼻上唇，忽起黑色成片，光亮如漆，与玳瑁无璋，医者大骇辞去，邀石顽诊之，喘汗脉促，而神气昏愤，虽证脉俱危，喜其黑色四围有红晕鲜泽，若痘疮之根脚，紧附如线，他处肉色不变，许以可治，先与葛根黄芩黄连汤，加犀角，连翘、荆、防、紫荆、人中黄，解其肌表毒邪，俟其黑色发透，乃以凉膈散加入中黄、紫荆、乌犀，微下二次，又与犀角地黄汤加入中黄之类，调理半月而安，此证书所不载，惟庞安常有玳瑁瘟之名，而治法未备，人罕能识，先是牙行徐顺溪患此，误用发散消克药过多，胃气告匮，辞以不治，又绸铺王允吉，患此濒危，始邀予往，其口目鼻孔皆流鲜血，亦不能救，一月间，亲历此证十馀人，大抵黑色枯焦不泽，四围无红晕，而灰白色黯者，皆不可救，其黑必先从口鼻至颧颊目胞鬚耳及手臂足胫，甚则胸腹俱黑，从未见於额上肩背籛位也，有武员随任家丁黄姓者，患伤寒半月，道经絳门，治舟求治，询其同伴云：自渡淮露卧受寒，恣饮烧酒发热，在京口服药，行过鬚次，热势略絀，而神昏不语，不时烦扰，见其唇舌赤肿燥裂，以开水与之则咽，不与则不思，察其鬚寸警警虚大，关寸小弱，按久六脉皆虚，曰：此热传手少阴心经也，与导赤泻心汤，一啜神识稍盛，泊舟一日夜，又进二贴，便溺自知，次早解维，复延往诊，而脉静神安，但与小剂五苓去桂易门冬二贴，嘱其频与稀糜，可许收功也。

钱顺所素有内伤，因劳力感寒，发热头痛，医用表散药数服，胸膈痞闷不安，以大黄下之，痞闷益甚，更一医，用消克破气，药过伤胃气，遂厥逆昏愤，势渐濒危，邀石顽诊之，六脉萦萦如蜘蛛丝，视其舌上，焦黑燥涸璋常，此热伤阴血，不急下之，真阴立槁，救无及矣，因以生地黄黄连汤，去黄芩、防风，加入中黄、麦门冬、酒大

黄，另以生地黄一掬酒浸捣汁和服，夜半下燥矢六七枚，天明复下一次，乃与生脉散二贴，以後竟不服药，日进糜粥调养，而大便数日不行，魄门迸迫如火，令用导法通之，更与璋功散调理而安。

陈瑞之七月间患时疫似疟，初发独热无寒，或连热二三日，或暂可一日半日，发热时烦渴无汗，热止後则汗出如漉，自言房劳後乘凉所致，服过十味香薷、九味羌活、柴胡枳桔等十馀剂，烦渴壮热愈甚，因邀石顽诊之，六脉皆洪盛搏指，舌胎焦枯，唇口剥裂，大便五六日不通，病家虽言病起於阴，而实热邪亢璫，胃府剥腐之象，急与凉膈加黄连、石膏、人中黄，得下三次，热势顿絀，明晚复发热烦渴，与白虎加人中黄、黄连，热渴俱止，紮日後左频发颐，一时即平，而气急神昏，此元气下陷之故，仍与白虎加人参、犀角、连翘，颐复发，与犀角、连翘、升柴、甘、桔、鼠黏、马勃二服，右颐又发一毒，高肿赤亮，另延疡医治其外，调理四十日而痊，同时患此者颇多，良由时师不明此为湿土之邪，初起失於攻下，概用发散和解，引邪泛滥而发颐毒，多有肿发绵延，以及膺亘肘臂数处如流注溃腐者，纵用攻下解毒，皆不可救，不可以为发颐小证而忽诸。

山阴令景昭侯弟介侯，辽东人，患时疫寒热不止，舌胎黄润，用大柴胡下之，烦闷神昏，杂进人参白虎、补中益气，热势转剧，频与苓、连、知母不应，因遣使兼程过絀，相邀石顽到署，诊之左脉弦数而劲，右脉再倍於左，而周身俱发红斑，惟中斑色皎白，时湖绍诸医群集，莫审胸前斑子独白之由，因谕之曰：良由过服苦寒之剂，中焦斡气，失职，所以色白，法当透誓其斑，兼通气化，无虑斑色不转也，遂用犀角、连翘、山栀、人中黄，昼夜兼进二服，二便齐行，而斑化热退，神清食进，起坐徐行矣，昭侯曦侯，同时俱染其气，并进 B 香畔、人中黄、连翘、薄荷之类，皆随手而安。

絀介巨伤寒，馀热未尽，曲池雍肿，不溃不消，日发寒热，疡医禁止，饮食，紮月馀，日服清火消毒药，上气形脱，倚息不得卧，渴饮开水一二口，则腹胀满急，大便燥结不通，紮月中用蜜导四五次，所去甚难，势大濒危，邀石顽诊之，其脉初按绷急，按之绝无，此中气逮尽之兆，岂能复胜药力耶，乃令续进稀糜，榻前以鸭煮之，香气透誓，徐以汁啜之，是夕大便，去结粪甚多，喘胀顿止，饮食渐进，数日後肿亦渐消，此际虽可进保元、独叁之类，然力不能支，仅惟谷肉调理而安，近松陵一人过饥消导，胃气告匱，闻谷气则欲呕，亦用上法，不药而痊。

徽商黄以宽，风温十馀日，壮热神昏，语言难出，自利溇黑，舌胎黑燥，唇焦鼻煤，先前误用发散消导药数剂，烦渴弭甚，恣饮不彻，乃

求治於石頑，因諭之曰：此本伏氣郁發，更遇於風，遂成風溫，風溫脈氣本浮，以熱邪久伏少陰，從火化發出太籛，即是紮感，變患最速，今幸年壯質強，已逾三日六日之期，証雖危殆，良由風藥性升，鼓激周身元氣，皆化為火，傷耗真陰，少陰之脈不能內藏，所以反浮，考諸南籛先師，原無治法，而少陰例中則有救熱存陰承氣下之一証，可借此以迅昧久伏之邪，審其鼻息不鼾，知腎水之上源未絕，無慮其直視失洩也，時歎醫胡晨敷在坐，相與酌用涼膈散加人中黃，生地黄，急救垂絕之陰，眼服後下瀉黑三次，舌胎未潤，煩渴不絀，此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也，更與大劑涼膈，大黃加至二紮，兼黃連、犀角，三下方得熱除，於是專用生津止渴，大劑投之，舌胎方去，而津回渴止，此証之得愈者，全在同人契合，無分彼此，得以挽回，設理論紛繼，徒滋眩惑，安保其有今日哉，上仁淵祖道台時疫大義。謹按時疫之邪，皆從濕土郁蒸而發，土為受盛之區，平時污穢之物，無所不受，適當歲氣並臨，則從分野疏豁之隅，蒸騰郁發，不瑾瘴霧之毒，或發於山川原陸，或發於河井蟄渠，人觸之者，皆從口鼻流入募原，而至籛明之經，脈必右盛於左，蓋濕土之邪，以類相從，而犯於胃，所以右手脈盛也，籛明居太籛之里，少籛之外，為三籛經之中道，故初感一二日間，邪犯募原，但覺背微畏寒，頭額暈脹，胸膈痞滿，手指酸麻，此為時疫之報使，與傷寒一感便發熱頭痛不同，至三日已後，邪乘表虛而外發，則有昏熱頭汗，或咽腫發斑之患，邪乘里虛而內陷，或挾飲食，則有嘔逆痞滿，嘈雜失血，自利吐之患，若其人平素津枯，兼有停滯，則有瑤語發狂，舌胎黃黑，大便不通之患，平素陰虛，則有頭面赤熱，足膝逆冷，至夜發熱之患，至於發癩發嘔，冷汗喘乏，煩擾禿等証，皆因誤治所致也，大抵傷寒之邪，自表傳里，溫熱之邪，自里警表，疫疠之邪，自籛明中道，隨表里虛實而發，不循經絡傳次也，以邪既伏於中道，不能一發便盡，故有得汗熱除，二三日復熱如前者，有得下里和，二三日得見表熱者，有表和復見里証者，總由邪氣內伏，故屢奪屢發，不可歸咎於調理失宜，復傷風寒飲食也，外解無如香畔、B連翹、薄荷之屬，內清無如滑石、苓、連、山梔、人中黃之屬，下奪無如硝、黃之屬，如見發熱自利，則宜葛根、礮、連，胸膈痞滿，則宜枳、桔、香附，嘔吐癩逆，則宜申香、礮、連，衄血下血，則宜犀角、丹皮，發斑咽痛，則宜犀角、半蒴，煩渴多汗，則宜知母、石膏，愈後食復勞復，則宜枳實梔畔，隨証加萎甬、茯苓、丹皮、芍藥之類，皆為合劑，而香畔，人中黃又為時疫之專藥，畔乃黑豆所，得濕熱之氣，釀成敗穢之質，故能引領內邪，從巨籛蒸汗而解，人中

黄本甘草所制，渍以滓秽，专解藏府恶毒，从下而泄，同气相求之妙，莫过於此，以其总解温热时行，外内热毒也，当知其证虽有内外之殊，一皆火毒为患，绝无辛温发散之例，每见穷乡无医无药之处，热璫恣饮凉水，多有 然汗出而解者，此非宜寒凉不宜辛热之明验乎，况当庚申金端，北政少籛相火司天之岁，目今又在三气之中，主令客气，俱属相火，一切风燥辛热，皆不可犯，每见时师用羌、独、柴、前、苍、芷、芎、防之类引邪上逆亢热弭甚者，以风燥之药，性皆上升横散，如炉冶得鼓铸之力也，用朴、半、槟榔、青皮、木香等耗气之药胸膈愈加痞满者，晒苗助长之道也，有下证已具，而迟疑不敢攻下，屡用斃、连不应者，此与扬汤止沸不殊也，至於发狂 y，舌胎焦黑，而大便自利，证实脉虚，不可攻者，及烦热痞闷，冷汗喘乏，四肢逆冷，六脉虚微不受补者，皆难图治也，时疫变证多端，未能一一曲尽，谨陈大略数则，庶不负宪恩之泽及黎庶，垂问自莩也。

飞畴治郑月山女，寡居二十载，五月间忽壮热多汗，烦渴，耳聋佷痛，月山为女科名宿，谓证属伤寒，委之他医，用柴、葛、桂枝等剂，其热弭甚，汗出不止，胸满昏砵，时时噫气，邀予诊之，右脉数大，左脉少神，舌胎微黑，此伏气自内少籛发出，故耳聋佷痛，法当用白虎清解，反行发表，升越其邪，是以热渴转甚，汗出多，故左脉无神，胃液，故昏砵胸满，其噫气者，平素多郁之故，今元气已虚，伏邪未解，与凉膈去硝黄易塘蔘根、丹皮、竹叶，一服热絀得睡，但汗不止，倦难转侧，或时欲呕，此虚也，以生脉加枣仁、茯神、白朮，扶元 阴，兼进粥 以扶胃气，渴止汗敛，而脉转虚微欲绝，此正气得补，而虚火潜息之真脉也，复与四君、归、地，调捕而痊。

暑(参绪论暑证)

素问云：因於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

暑气内扰於营则汗，上迫於肺则烦喘，内干於心则多言，总不离乎热伤心胞，而蒸肺经之证也。

金匱云：太籛中，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甄迟，小便已，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 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太籛中，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此因暑而伤风露之邪，手太籛标证也，太籛小肠属火，上应心胞，二经皆能制金烁肺，肺受火刑，所以发热恶寒，似乎足太籛证，其脉或见弦细，或见甄迟，小便已，然毛耸，此热伤肺胃之气，籛明本证也，发汗则恶寒甚者，气虚重

夺其津也，温 则发热甚者，重伤经中之液，转助时火肆虐於外也，数下之则淋甚者，其在 之阴，热势乘机内陷也，此段经文，本无方治，东垣特立清暑益气汤，足补仲景之未逮。

太籛中热者，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此无形之热，伤肺胃之气，所以多汗恶寒而渴，故用白虎以化热，人参以益气也。

太籛中，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

此因冷水灌汗，有形之水，郁遏皮毛，闭其汗湿，所以身热疼重，故用一物瓜蒂汤涌吐，则籛气发越。汗大泄而热愈矣，後人不敢效用，每以五苓散加，或栀子畔汤并用，探吐皆效。

王节斋曰：夫暑者，相火行令也，夏月人感之，自口齿而入，伤心胞络之经，其脉多虚，或浮大而散，或弦细颯迟，盖热伤气，则气消而脉虚弱，其证身热汗出而喘，烦渴多言，倦怠少气，或下血发黄生斑，甚者火热炼金，致金不能平木，搐搦不省人事，治暑之法，以去湿热清心利小便为主，气伤宜补真气为要，又有恶寒，或四肢逆冷，甚者迷闷不省，而为霍乱吐利，痰滞呕逆，腹满泻利，此非暑伤，乃因暑而自致之病也，若行人或农夫於日中劳役得之，此热伤籛证也，必苦头痛发热汗泄，肌肤大热而渴，乃天热外伤元气也，宜益元散、白虎汤、竹叶石膏汤选用，若避暑热於凉亭水阁得之，此暑伤阴证也，必头痛恶寒，身形拘急，肢节疼痛而烦心，肌肤大热无汗，此为阴寒所遏，使周身籛气不得伸越，宜消暑十全散，或腹痛水泻者，胃与大肠受之，局方香薷饮，恶心者，胃中有痰饮也，香薷饮下消暑丸，伏暑大热水泻脉数，可用黄连香薷饮，若外既受寒，内复伤冰水生冷，腹痛泄泻，霍乱吐逆，申香正气散、养胃汤选用，若饮食过多，吐泻腹痛，脉砵微者，大顺散，若真籛虚人，房室不慎，复伤生冷，复痛璫泻利，脉砵弦者，冷香饮子，甚则霍乱吐利，通身冷汗不止，脉伏或脱者，急用浆水散救之，庶可十全一二，暑气攻，腹内刺痛，小便不通，生料五苓散加木香，小便血者，导赤散加辰砂，伏暑霍乱，腹痛泄泻如水，身热足冷者，五苓散下来复丹，伤气困倦，身有微热，头重吐利，小便赤涩，十味香薷饮，伤暑咳嗽发寒热，盗汗不止，脉数者，热在肺经，清暑益气汤，冷水澡浴，致暑湿相搏，一身尽痛，自汗发热，五苓加羌活，吐泻者，五苓与正气和服，冒暑纵饮，及饮冷酒，引暑入腹，大热而小便如血，五苓殊桂加黄连，日间冒暑经营，夜间露卧门窗，此先感暑而後感寒，去衣则凜，着衣则烦，或鼻流清涕，或寒热如虐，六和汤加羌



活，无汗，加紫苏，呕吐，加丁香，兼食，加草豆蔻、砂仁，冒暑作劳，乘汗冷浴，身如刺，间有赤肿处，或发水泡者，六和汤加苍术、荆、防，甚则加桂，若身热头痛，躁乱不盛，或身如刺，此热伤肉分也，白虎汤加苍术，虚，加人参，或咳嗽发寒热，盗汗不止，脉数者热在肺经，清燥汤，秋暑泻利，消暑丸。症夏病，属籛虚元气不足，宜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其人伤湿，困而中暑，名曰湿温，紫脛逆冷，胸满头目疼重，妄言多汗，脉籛濡而弱，阴小而急，及烦渴引饮者，切不可汗，汗之必死，苍术白虎汤。

喻嘉言曰：体中多湿之人，外暑蒸动内湿，二气交通，最易中暑，所以肥人湿多，夏月百计避暑，反为暑所中者，不能避身之湿，即不能避天之暑也，益元散驱湿从小便出，夏月服之解暑，体盛湿多则宜之，清无湿之人，津液为时火所耗，当用生脉散充其津液，若用益元散妄利小水，竭其下泉，枯槁立至，故凡汗多之人，即不可利其小便也。

小半夏茯苓汤，治暑专治其湿也，少加甘草，即名消暑丸，是消暑在消其湿，理明辞正矣，又如益元散加辰砂，则并去其热，五苓散加人参则益虚，加辰砂兼桂则去热，白虎汤加人参则益虚，加苍术则胜湿也，中暑必显躁烦热闷，东垣仿仲景竹叶石膏汤制方，名清燥汤，仍以去湿为首务，夫燥与湿，相反者也，而清燥亦务除湿，非东垣具过人之识，不及此矣。古方治暑风，用苏合香丸，大非，今人治暑，概用香薷饮，大谬，按香薷辛淡，辛能发散，淡能渗泄，乃夏月解表利水之剂，果身热烦躁呕吐，小便不利者，合黄连以解暑，靡不应手获效，若气虚胃弱之人，食少体倦，自当多服参、，岂能堪此发泄，苟误用之，是虚其虚也，至於奔走劳役而中热者，用此温散之剂复伤其气，如火益热矣，今人不分虚实当否，夏月少有不快，一概用之，所谓习俗成讹也。

夏月无故卒倒，昏不知人，面垢，冷汗自出，手足微冷搐搦，或吐泻，或喘渴，此君相二火内外相煽，兼之素有痰郁，因火鼓动窒碍心窍故也，宜先以热土熨脐中，或研蒜水灌鼻中，皆取其通窍也。石顽曰：按中寒卒然倒仆如中风者，乃盛寒之气卒犯少阴，而厥逆无脉，此籛气大虚，不胜阴寒厉气也，必口鼻气冷而无痰声，虽盛暑中亦有之，以其人真籛素虚之故，不可拘於时月也，中暑卒然晕倒如中风者，乃酷暑之气鼓其痰壅塞心胞，此肾水素亏，不胜时火燔灼也，必喘乏而无痰声，若中风卒倒，则必手足搐引，痰声涌塞於喉中，甚则声如睬锯，为中风之真候，以此辨之，万无误差也。或问，暑用白虎、清暑、香薷等法，何以为辨，石顽曰：中用白虎

汤，热伤形之治也，用人参白虎汤，兼伤无形之气也，中暑用生脉散，暑伤无形之气也，用清暑益气，暑伤於气兼挟风热乘虚而伤其经也，伤暑用十味香薷，风热湿杂合而伤形气也，偏於表，则变香薷饮为消暑十全，偏於里，则变香薷饮为六和汤，此夏月鼎峙三法也，其用消暑丸者，上盛之湿泛滥而为痞满也，用益元散者，下盛之热阻滞而为溺涩也，用大顺散者，冰果内伤於脾也，用冷香饮者，冷食内伤於肾也，用来复丹者，阴气固结於下也，用五苓散者，气遏绝於内也，近世医人，治夏月诸病，不论虚实寒热，概用香薷饮，既开汗孔，复利水道，且克中气，况於方中必除去人参，增入枳实、槟榔辈重耗其气，而痞满发热烦躁愈剧，此际补之不可，泻之不可，惟栀子豉汤随证加入甘草、生姜等味以和之，夜甚者，导赤散加丹皮、白芍以调之，次以生料六味调之，虚甚躁渴者，合生脉以滋金水之源，此前贤未之及也，当知治暑诸证，汗液大泄，中气先伤，虽有膈满潮热，最忌攻下，以无形之热不能随药下散也，即有头额重痛，最忌发汗，凡表药皆能升举痰食浊气支晶膈上也，而肥人湿热素盛，加以暑气相搏，则为湿温，证必自汗足冷漉漉如从水中出，脉虽砵细，而小便必赤涩，不可误认阴寒而与温药，亦不可因其头重身疼而与发汗，误汗身青面色变者，大剂竹叶石膏汤可救之，亦有因其痞满喘胀误与下药者，大剂桂苓丸可疗之，惟误用附子者，虽有合剂，不能起矣。至於触热劳形，卒然倒仆，方书用道途中热土置当脐，更使聚溺其腹，并捣生蒜汁注鼻孔，其立法最精，惜乎未经阐发，世都不解，殊不知此虽酷烈为患，良由其人真元素亏，加以时火亢璠，鼓激命门之虚籛，然离根，非藉道途中之热土，往来人之热溺，不能护卫其籛使之归源，用蒜汁注鼻孔者，取蒜以开窍，温散其郁闭之热，所谓热因热用，温能除大热也，若与冷水灌之，之渍之，则气随焰息，而暴绝不返矣，间有元气不大虚人，真火原未离根，不胜亢而倒者，用水灌渍，亦有得苏者，因是愚夫一见热倒，便以水灌，既灌不苏，虽卢扁不能复图矣。

(诊〔经云：脉虚身热，得之伤暑，此暑伤元气也，仲景以弦细颛迟为伤暑，以暑伤气而不伤形，所以气消而脉虚弱也，大抵脉来虚大无力，或小弱，皆本气虚而为暑所中，不足之证也，若得洪盛数疾之脉，皆热气燔灼而为时气所伤，为有馀之邪，至若内伤寒冷，及中寒脉砵紧之类，虽当夏月，却与暑证无预。

罗谦甫治一人，夏月胸项多汗，紮足逆冷晦语，关前濡，关後急，当作湿温治，经曰：湿温之脉，籛濡而弱，阴小而急，濡弱见於籛部，湿气搏暑也，小急见於阴部，暑气蒸湿也，盖先伤湿而後伤暑，暑

湿相搏，是名湿温，先与白虎加参，次换苍术，三日而愈。

又治一蒙古百户，因食酒肉乳，得霍乱吐泻，从朝至午，精神匮乏，脉皆浮数无力，知所伤之物已出，即於阴掘地约二尺，贮新汲水，搅动一时澄定，用清者一杯，调桂苓白术散，徐徐服之，吐泻遂止，翌日微烦渴，遂与钱氏白术散，时时服之而愈。

滑伯仁治一人，病自汗如雨，目赤身热，口燥心烦，盛暑中帷幕周密，以至亡簪，服术附数剂，脉虚而洪数，舌上胎黄，曰：前药误矣，令撤幔开窗，以黄连解毒、人参白虎，三进而汗止，渴，用冰水调益元散，七日而愈。

石顽治礼部员外申菽旆，触热过梁溪，归而眩晕麻瓚，发热便闭，服黄连、香薷不应，用凉膈散，便通，或时昏眩不省，或时四肢清冷，而晡时为甚，邀石顽诊之，脉得弦细而颯，此暑伤心包，簪气郁伏，所以有似阴寒也，与生脉合保元，清理肺胃，则包络自盛矣。

湿(湿热)

经云：诸湿肿满，皆属於脾。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簪受风气，阴受湿气。身半已下者，湿中之也。伤於湿者，下先受之。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湿胜则濡泻。因於湿，首如，湿热不攘，大筋短，小筋弛长，短为拘，弛长为痿，因於气为肿，四维相代，簪气乃竭。

首为诸簪之会，其位高，其气清，其体虚，故聪明系焉，却被湿土之浊气薰蒸，清道不通，故砢重不利，似乎有物蒙之，失而不治，湿郁为热，热留不去，热伤血不能养筋，故为拘挛，湿伤筋不能束骨，故为弱痿，素尝气疾，湿热加之，气湿热争，故为肿，诸簪受气於四肢也，今人见膝间关节肿痛，全以风治者误矣。

风寒暑皆能中人，惟湿气积久，留滞关节，故能中，非如中风寒暑之暴也，外中湿者，或山岚瘴气，或天雨湿蒸，或远行涉水，或久卧湿地，则湿从外中矣，其证关节疼重，头重体疼，腹胀烦闷，昏不知人，或四肢倦怠，腿膝肿痛，身重浮肿，大便泄泻，小便黄赤，羌活胜湿汤，若一身尽痛，为风湿相搏，除风湿羌活汤，肢体烦疼，头重鼻塞。或见泄利，或下清血，为风木之邪内干湿土，神术汤，湿毒下血，大便泄泻，四肢砢重，升簪除湿防风汤，若腰已下重着，为湿滞经络，渗湿汤。然病有伤中之不同，伤湿者，足太簪膀胱经也，中湿者，足太阴脾经，或足少阴肾经，伤膀胱则烦渴引饮，小便不利而肿胀，五苓散，着脾则四肢浮肿，不能屈伸，大便多溏，此醇酒厚味水湿等物所伤，湿从内中也，除湿汤，着肾则腰疼身重，小便不利，此醉卧湿地，或下体湿衣所伤，湿从外中也，肾着汤，湿盛身疼，小

便不利，体重发渴者，五苓散加羌活，治湿在上在外者当微汗，羌活胜湿汤，在下在内者，当利小便，五苓散，东垣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亦不可过治，病去六七，即当改用理脾之剂，如水去其地犹湿，若过用之，肾水受亏矣。

罗谦甫云：春夏之交，病如伤寒，其人汗自出，肢体重痛，转侧难，小便不利，此名风湿，非伤寒也，阴雨之後卑湿，或引饮过多，多有此证，但多服五苓散，小便通利，湿去则愈，切忌转泻发汗。小误必不可救，初虞世云：医者不识，妄作伤风治之，发汗死，下之死，己未京师大疫，正为此，罗得其说，救人甚多，大抵五苓散能分水去湿，胸中有停饮及小儿吐 @菝，五苓散最妙，以中有桂，辛温能散肝脾之结耳，戴复云：五苓散，仲景本治太籐汗湿之邪自经犯本，故取治风湿自汗，肢体重痛，渴而小便不利者最宜，若无烦渴小便不利者，此邪犹在经，宜用羌活胜湿汤，或除风湿羌活汤选用，不必拘於前说也。

戴人曰：夏月人之理疏豁，元气不闭，故易於伤风伤湿，如汗出未拭而风闭之，则为风湿，素有热而湿临之，则为湿热，湿久菟亦然也，元气素虚而受湿，则为寒湿，或受於地，或受於天，或受於酒酪乳，治者宜分别之，如风湿，小建中加黄、白术、羌活、防风，湿热，苓桂术甘汤，寒湿，小青龙加絃，籐虚者，去麻黄加熟附、白术，或麻黄加术汤。湿家无汗身烦疼者，麻黄加术汤。伤湿而兼感风，则眩暈呕逆烦热，恶风不欲去衣被，或额上微汗，或身体微肿，汗渍衣湿，当风坐卧，多有此证，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或羌活胜湿汤，令微发汗，若大发汗，则风去湿在，已得汗而发热不去者，败毒散加苍术、防己。伤湿又兼感寒，则拳挛掣痛，无汗惨惨烦痛，五积散。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汤缓服。风湿相搏，身重烦疼，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白术附子汤，骨节烦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

喻嘉言曰：人身籐盛则轻矫，湿盛则重着，乃至身重如山，百脉痛楚，不能转侧，而此不用附子回籐胜湿，更欲何待，在表之湿，其有可汗者，用附子合桂枝汤以驱之外出，在中之湿，其有可下者，用附子合细辛、大黄以驱之下出，在中之湿，则用附子合白术以温中而燥脾，今之用白术，杂入羌、防、枳、朴、梔、橘等药，且无济於事，况用槟榔、滑石、舟车、导水等法乎。湿家不可发汗，以身本多汗，易至亡籐，故湿温之证，误发其汗，名曰重，故为深戒，若久冒风

凉，以水灌汗，仰郁其箴者，又不得不微汗之。湿家当利小便，此大法也，而真伤素虚之人，汗出小便滴沥，正泉竭而箴欲出亡之象，若以为湿热，恣胆利之，真箴无水维附，顷刻脱离而死矣。

(湿热(贾真孙曰：湿为土气，热能生湿，故夏热则万物湿润，秋凉则万物乾燥，湿病本不自生，因热而怫郁，不能宣行水道，故停滞而生湿也，况形盛气弱之人，易为感受，岂必水流而後为湿哉，人只知风寒之威严，不知暑湿之炎暄，感於冥冥之中也，原病式曰：诸瘡项强，皆屬於湿，或 肿体寒而有水气，必小便赤少或渴，是蓄热入 璫深，非病寒也，治法，宜理脾清清热利小便为上，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湿证有二，湿热证多，湿寒证少，当以脉证明辨之，如脉滑数，小便赤涩，引饮自汗，为湿热证，若小便自利清白，大便泻利，身疼无汗，为寒湿也，湿热身黄如橘子色，而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身黄小便不利而渴者，五苓散加茵陈，烦热小便不利而渴者，桂苓甘露饮，湿热相搏者，清热渗湿汤，肩背砭重疼痛，上热胸膈不利，及遍身疼痛者，属外因之湿热，当归拈痛汤，其人平素阴虚多火加之走精者，湿袭精窍也，虎潜丸，或拈痛加龟版、白术、牡蛎，湿热之屬於 者，则水肿小便不利，当与五苓、神芎辈，分轻重以泄之，後用实脾之剂调理，若夫阴水肿胀，另详水肿本门。

石顽曰：昔人有云：湿热一证，古所未详，至丹溪始大发其奥，故後世得以宗之，殊不知其悉从东垣 证诸方悟出，然其所论，皆治标之法，绝无治本之方，及读仲景书至痞论中，则湿热治本之方具在，盖伤寒误下，则有痞满之变，然亦有不经攻下而痞者，皆由痰气逆满之故，故仲景特立泻心汤诸法，正以 逆上之湿热也，湿热证类最多，如鼓胀水肿，呕逆吞酸，黄痺滞下，腰腿重痛，脚气 着等候，悉属湿热为患，然皆别有所致而然，咸非湿热之本病也，尝见苍黑肥盛之人。及酒客辈，皆素多湿热，其在无病之时，即宜常服调气利湿之剂，如六君子加黄连、藜香、泽泻之类，夏秋则清燥汤，春夏则春泽汤加姜汁、竹沥，使之日渐消弭，此谓不治已病治未病也，及乎五旬内外，气血向衰，渐至食少体倦，或胸腹痞满，或肢体烦疼，或不时举发，或偶有所触而发，忽然胸高端胀，烦闷呕逆，甚至上下不通者，须乘初起元气未衰，急投控涎丹十馀粒，不下，少顷再服，当此危急之时，不下必死，下之庶或可生，此系专攻湿热痰涎之药，不可与硝、黄辈同视也，世医舍此而用香燥之剂，未有不相引丧亡而已，以与身偕老之固疾，固元气衰惫而骤然僭发，已为九死之候，更兼误治，必无生理，慎勿复药，自贻其咎也，

又有素禀湿热而挟阴虚者，在膏粱辈，每多患此，以其平时娇养，未惯驰驱，稍有忧劳，或纵恣酒色，或暑湿气交，即虚火挟痰饮上升，轻则胸膈痞满，四肢乏力，重则周身疼重，痰嗽喘逆，亦有血溢便秘，面赤足寒者，甚则痿厥瘫废不起矣，大抵体肥痰盛之人，则外盛中空，加以阴虚，则上实下虚，所以少壮犯此最多，较之中年已後触发者更剧，而治又与寻常湿热回殊，若用风药胜湿，虚火勿於僭上，淡渗利水，阴津易於脱亡，专於燥湿，必致真阴耗竭，纯用滋阴，反助痰湿上壅，务使润燥合宜，刚柔协济，始克有赖，如清燥汤、虎潜丸等方，皆为合剂，复有阴籛紮虚，真元下衰，湿热上盛者，若乘於内，则不时喘满眩晕，溢於外，则肢体疼重麻瓚，见此即当从下真寒上假热例治之，否则防有类中之虞，即如痰厥昏仆，舌强语涩，或口角流涎，或口眼斜，或半肢倾，非内热招风之患乎，历观昔人治法，惟守真地黄饮子多加竹沥、姜汁，送下黑锡丹，差堪对证，服半日许，乘其气息稍平，急进大剂人参入竹沥、姜汁、童便，时中，分三次服之，喘满多汗者，生脉散以收摄之，若过此时，药力不逮，火气复升，补气之药，又难突入重围矣，服後元气稍充，喘息稍定，更以济生肾气丸，杂以黑锡丹一分，缓图收功可也，至於但属籛虚，而阴不亏者，断无是理，虽有邪湿干之，亦随寒化，不能为热也，即使更感客邪，自有仲景风湿寒湿治法可推，不似阴虚湿热之动辄扼腕也，其湿热挟外感诸例，另详绪论本条。

(诊〔石顽曰〕湿脉自缓，得风以播之，则兼浮缓，寒以束之，则兼磳细，此皆外伤於湿之诊也，若湿中三阴，则脉有磳缓磳细微缓之分，治有术附、姜附、桂附之理，盖磳缓磳细，为太少二阴寒湿之本脉，人所易明，独厥阴脉见微缓，世所其昧，今特申之，夫厥阴为风木之藏，内藏生籛，虽有湿着，风气内胜，鼓激其邪，流薄於经络之中，所以脉不能磳，而见籛浮阴缓之象，是知微缓，亦厥阴受邪之本脉，观仲景厥阴例中，可以类推，至於湿袭经中，得人身浊气，蕴酿而为湿热，则脉多软大，若浮取软大，而按之滑者，湿并在胃之痰也，浮取软大，而按之涩者，湿伤营经之血也，湿寒湿热之辨，大略不出乎此。

罗谦甫治中山王知府子，年十三，六月中暴雨水泛，戏水湿衣，至精神昏愤，怠惰嗜卧，次日头痛身热，腿脚重，一医用和解发散，重衾覆之，致苦热不禁，遂发狂言，欲去其衾而不得，汗至四更，湿透其衾，明日循衣撮空，又以承气下之，语言不出，四肢不能收持，有时项强，手足疔，搐急而挛，目左视而白睛多，口唇肌肉蠕动，罗视之，具说前由，盖伤湿盛暑之时，过发其汗，更复误下，虚热生风发

瘥也，与保元汤加升、柴、芍药、五味、甘草，二日语声渐出，四肢柔和，饮食渐进而愈。

丹溪治一人，患湿气，背如负二百斤重，以肾着汤加桂心、猪苓、泽泻、酒苓、木通、苍术，服之而愈。

又治一人，腰似折，胯如冰，用除湿汤加附子、半夏、厚朴、苍术而愈。

石顽治沈汝楫子，夏月紫膝胫至脚痛璫，僵挺不能屈者十馀日，或用敷治之法，不效，其脉软大而数，令拭去敷药，与当归拈痛汤二剂，汗出而愈。

### 燥

原病式云：诸涩枯涸，乾劲皴揭，皆属於燥，乃箴明燥金，肺与大肠之气也，盖风热火，同箴也，寒燥湿，同阴也，然燥金虽属秋阴，而琿乎寒湿，反同其风热也，故火热胜，则金衰而风生，风热胜，则水竭而为燥也，燥之为病，皆属燥金之化，然能令金燥者，火也，故系辞曰：燥万物者，莫 乎火，夫金为阴之主，为水之源，而受燥气，寒水生化之源，竭绝於上，而不能灌溉周身，营养百骸，色乾而无润泽皮肤者，有自来矣，或大病克伐太过，或吐利津液内亡，或养生误饵金石，或房劳致虚，补箴燥剂，辛热太多，皆能偏助狂火而损真阴，阴中伏火，日渐煎熬，血液衰耗，使燥热转甚，而为诸病，在外则皮肤皴揭，在上则咽鼻生乾，在中则水液衰少而烦渴，在下则肠胃枯涸，津不润而便难，在手足则痿弱无力，在脉则细涩而微，此皆阴血为火热所伤，法当治以甘寒滋润之剂，甘能生血，寒能胜热，阴箴滋而火杀，液得润而燥除，源泉下降，精血上荣，如是则阴液宣通，内神茂而外色泽矣。

盛萧东云：浚治之法，其理不出乎滋荣润燥，流通血气而已，且人身之中，水一火五，箴实阴虚，皆缘嗜欲无节，以致肾水受伤，虚火为患，燥渴之病生焉，或前後秘结，或痰在咽喉乾咯不出，此皆津液不足之故，而火动元伤，肾虚恶燥也，理宜补养水中金，使金水相生，出入升降，浚泽流通，何燥之有。

喻嘉言曰：燥之与湿，有霄壤之殊，春月地气动而湿胜，秋月天气肃而燥胜，故春分以後之湿，秋分以後之燥，各司其正，奈何内经独遗燥气，详病机诸气 郁，皆属於肺，诸痿喘呕，皆属於上，二条明指燥病而言，生气通天论谓秋伤於燥，上逆而咳，发为痿厥，燥病之要，可一言而终， 缘内经失却长夏伤於湿句，致误传秋伤於燥为伤湿，而解者竟指燥病为湿病，宜乎经旨之不明也，戴人有云：休治风兮休治燥，治得火时风燥了，斯治燥之要，亦一言而终

也。老人多有大便後寒热，发作有时，颇似外感，实非外感也，大便努挣伤气，故便出则乘於箴而寒，顷之稍定，则箴胜阴而热，若果外感之寒热，何必大便後始然耶，世医遇此证，每谓湿热内蕴，而用滑利之剂以驱之，不知人身中，以湿为宝，有湿则润，无湿则燥，今指燥为湿，是欲出而反闭其户也。

石顽曰：夫燥有藏府之燥，有血脉之燥，燥在上必乘肺经，故上逆而咳，宜千金五味子汤，若外内合邪者，千金麦门冬汤，风热心烦，脾胃热壅，食石不者，千金地黄煎，积热烦渴，日晡转剧，喘咳面青，能食便秘者，生地黄煎主之，燥於下必乘大肠，故大便燥结，然须分邪实津耗血枯三者为治，邪实则大烦渴，躁闷腹胀，通幽汤、润燥汤、清凉饮、四顺清凉饮、麻仁丸，大肠风秘血燥，润肠丸加郁李仁、防风，名润燥丸，润而下之，能食热盛，可用猪胆导法，津耗者，屡欲便而不可得，圜欲了而不了，便出仍是大块，琿功散加二冬、砵香，用麻仁搗水煎服，兼嚼苏子、胡麻之类，外用蜜煎导，或削陈酱瓜导之亦佳，血枯者，呕逆食不下，大便日渐燥结如栗，生料六味丸去山萸，加生何首乌、当归煎服，或生料六味丸加肉苁蓉、桃仁搗水煎服，兼食人乳酥蜜之类，但苁蓉咸腐，服之每令呕吐，不可不知，老人气血俱耗竭者，固本丸作膏服，若至呕逆不食，便如羊矢，不可治矣，燥在血脉，多见风证，木无所畏也，燥本火气之余，故以滋燥养营汤治外，大补地黄汤治内，润燥养阴为第一义，火热亢甚，津液耗竭，不能荣养百骸，手足痿弱，不能收持，反似湿之证，养阴药中，必加黄柏以坚之，如虎潜丸之类，若误作风治则殆矣。

(诊凡物近火则润，离火则燥，犹金之投入烈火而化为液也，故燥证多有反似弱之证者，热伤阴血也，燥有内外诸证，不能尽述，其在皮肤，则毛焦皴揭，在大肠，则脾约便难，在肺经，则乾咳痰结，在肺藏，则悲愁欲哭，证虽各琿，而脉之微细涩小则一，间有虚大数疾浮甄等状，以意察之，重按无有不涩不细不微者，则知诸燥之证，皆肺金之一气，亦不出肺金之一脉也。

火

经云：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火在丹田之下者，是为少火，少则生气，离丹田而上者，是为壮火，壮火则食气，食气之火，是为邪火，生气之火，是为真火，故少火亢璠，则为壮火，夫五行之道，亢璠则承，亢而过甚，则害乎所胜，而



承其下者，必从而制之，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六气虽属外因，而火气郁发，未有不因诸内者，内经除亢则害一说，属诸六气胜复，馀皆不离身中偏胜之机也。

丹溪云：火水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见於天者，出於龙雷则木之气，出於海则水之气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肾，肝属木而肾属水也，胆者肝之府，膀胱者肾之府，心包络者肾之配，三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属火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或曰：相火天火所同，何东垣谓为元气之贼，盖相火易起，五性厥籛之火相煽则妄动矣，火起於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故曰：相火元气之贼，岐伯历举病机一十九条。而属火者五，原病式曰：诸风掉眩，皆属於肝，火之动也，诸气郁，皆属於肺，火之升也，诸湿肿满，皆属於脾，火之胜也，诸痛痒疮，皆属於心，火之用也，是火皆出於藏府者然也，按心为君火，而又有相火寄於肝肾，即内经所谓一水不能胜二火也，五性之火，为物所感而动，即内经所谓一水不能胜五火也，又有凡动皆属火，故气郁火起於肺，大怒火起於肝，醉饱火起於脾，思虑火起於心，房劳火起於肾，此五藏所动之火也，然而六府皆然，如牙痛龈宣，腮颊颐肿，此胃火之所伤也，目黄口苦，坐卧不宁，此胆火之所动也，舌胎喉痛，便秘不通，此大肠之火动也，癃闭淋漓，赤白带浊，此小肠之火动也，小腹作痛，小便不利，此膀胱之火动也，头眩体倦，手足心热，此三焦之火动也。凡人一身，只阴籛二气，籛气生发，阴气皆化为血，籛气不足，阴气皆化为火矣，阴虚火动者难治，如八味丸桂附之类，虚火可补，如保元汤参 之类，实火可泻，如解毒汤三黄之类，郁火可发，如火郁汤升柴之类，凡火盛者，不可骤用寒凉，必兼辛散，如泻阴火升籛汤、升籛散火汤之类，气壮脉实，火盛颠狂者，可用硝、黄正治，如虚火盛而狂乱，以生姜汤从治之，若投以硝、黄正治，立危，一切壮火狂籛痰气上冲膈膜，流入心包，诸药不效，内外热炽者，和剂紫雪可以平之，积热咽肿，口舌生疮，烦躁妨闷，水浆不下，碧雪主之，好餌丹石，药毒迅发，壮热不已者，千金朴硝煎主之，凡气有馀便是火，气从左边起者，肝火也，佐金丸、当归龙荟丸，从脐下起者，阴火也，八味丸、黑锡丹，五志过度，喜怒悲思不节，正气亢郁，变而为火者，於郁门求之，此治火之大略也。

赵养葵云：以火言之，有籛火，有阴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籛火者，天上太籛之火，生於寅而死於酉，阴火者灯烛之火，生於酉於而死於寅，此对待之火也，水中火

者，霹雳火也，即龙雷之火，无形而有声，得雨而益炽，见於季春而伏於季夏，原夫龙雷之见也，以五月一阴生，水底冷，上天热，龙为籀物，故随籀而上升，多至一籀来复，故龙亦随籀下伏，雷亦收声，人身肾中相火，亦犹是也，以平日不能节欲，致命门火衰，肾中阴虚，龙火无藏身之位，故游於上而不归，是以上焦烦热咳嗽等证，善治者以温肾之药，从其性而引之归源，行秋冬籀伏之令，而龙归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治阴虚火者，以黄柏、知母为君，而愈寒其肾，益速其毙，良可悲哉，若夫阴虚火旺者，此肾水乾枯而火偏盛，宜补水以配火，亦不宜苦寒之品以灭火，壮水之主以制籀光，正此谓也，如灯烛火，亦阴火也，须以膏油养之，不得杂一滴寒水，得水则灭矣，独有天上火入於人身，如六气温热之病，及伤热中之疾，可以凉水渥之，可以苦寒解之，其馀炉中火者，乃灰土中无焰之火，得木则烟，见湿则灭，须以灰培，实以温煨，人身脾土中火，以甘温养其火而火自退，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甘能除大热，温能除大热，此之谓也，又空中之火，附於木中，以常有坎水滋养，故火不外见，惟乾柴生火燎原，可以止遏，力穷方止，人身肝火内炽，郁闷烦躁，须以辛凉之品发誓之，经曰：木郁誓之火郁发之，使之得遂其炎上之性，若以寒药下之，则愈郁矣，热药投之，则愈炽矣，金中火者，凡山中金银之矿，或五金埋瘞之处，夜必有光，此金郁土中而不得发越，故有光辉於外，人身皮毛窍中，自觉刺蚊咬，及巅顶如火炎者，此肺金气虚，火乘虚而现，肺主皮毛故也，东方木实，困西方金虚也，补北方之水，即所以泻南方之火，虽曰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无馀蕴矣。藏府虽皆有火，总不离於君相，盖君火为籀火，可以直折，相火为龙火，仅可温顺，导之归源，又何患乎，今人率以知、柏治相火，殊不知相火寄在肝肾之间，乃水中之火，龙雷之火也，若用苦寒，则龙雷之火，愈发矣，龙雷之火，每当浓阴骤雨之时，火焰愈炽，其势诚不可遏，惟太籀一照，火自消灭，此得水则炽，得火则灭之一验也，惟八味丸桂附与火同气，直入肾中，据其窟宅而招之，同气相求，相火安得不引之归源耶，且人身岂可一刻无火，譬之元宵之鳌山走马灯，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而拜舞飞走之躯，未尝不存也，是以老人以火为用，而少年惟恐多火，高年惟恐无火，无火则端化艰而易衰，有火则精神健而难老，是火者老人性命之根，未可以水轻折也，昔贤治喉乾，谓八味丸为圣药，譬之釜底加薪，则釜中津气上腾，理则然矣，可见下虚者，不但真阴虚，究竟真籀亦虚耳，命门之火，乃水

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离也，火之有馀，缘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补水以配火，壮水之主以制燔光，火之不足，因见水之有馀也，亦不必泻水，就於水中补火，益火之源以消阴翳。

(诊〔石顽曰：按脉法云：浮而洪大为虚火，砵而实大为实火，其说似是而实纒繆，火性燔烈，抑之则空，虽有虚实之分，绝无砵实之脉，详内经二火五火之说，无不本诸三焦，三焦配合心主，代心司化育之令，即谓之君，而命门独操其权，故谓之相，若相火妄临五位，则为五志之火，其实一气之亢，初无彼此，但以洪盛指者为实火，或炎膈上，即为心肺之火，或迫中宫，即为脾胃之火，或结下焦，即为小肠膀胱之火，分其部位以推之，随其微甚而调之，若弦细而数，按之益坚，为少火气衰，而见肝肾真脉，非火使然，夫下焦之火，龙火也，水盛则蛰藏不见，其脉自平，今弦细且数，乃冰雪阴凌之象，虚劳见此，最为剧候，或反虚大数疾，为食气之火，耗竭真阴，虚籛飞越之兆，久病得此，百不一生，惟暴脱元气者，犹可峻补以固之，大抵火证之脉，但有虚大，按之必空，断无实大之理，其火郁中焦，恶寒战栗，则有六脉小匿者，此火气郁伏灰烬，不得发光舒焰，反兼寒水胜己之化矣，热结胃口，咳吐结痰，亦有寸口滑实者，热遗下焦，淋浊溺痛，多有尺内洪滑者，皆胃中湿浊上逆下渗之候，终与火无预也，当知火盛之脉，浮取虽洪盛滑疾，中按则软阔不坚，重按则豁然中空，寻之脉见指傍，举指涩涩然如轻刀刮竹之状，方是无形之火象，若中宫有物阻碍，则关上屈曲而出，膈上有痰凝滞，则寸口屈曲而上，总谓之傑謹如无障碍，则无屈曲之象矣，若洪盛而中按重按益实，指下累累如循贯珠薏苡子状者，皆有形之湿热，蕴积於经脉之中，不当於火门求治也。

东垣治一人，伤寒目赤而烦渴，脉息七八至，按之不鼓击，经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籛皆然，此阴盛格籛於外，非热也，与姜、附之剂，汗出而愈，按此与海藏治狂言发斑，身热脉砵细阴证例同。丹溪治一妇，患心中如火烧，一烧便入小肠，急去小便，大便随时亦出，脉滑数，此相火送入小肠，以四物加苓、连、香、木通四剂，三年之患顿愈。

石顽治太史张弘贍精气下脱，虚火上逆，堤忡失血证，诊其右关气口独显弦象，左尺稍嫌微数，馀皆微细搏指，明系阴火内伏之象，诊後，乃尊唯一详述病情，云自去冬劳心太过，精气滑脱，加以瑋惕恐惧，堤忡蚤悸不盛，都门之医，峻用人参、桂、附，至岁底稍可，交春复剧如前，遂乞假归綵，綵门诸医，咸效用参、附导火归源，固精气之药，略无一验，转觉委顿瑋常，稍稍用心，则心系牵

引掣痛，痛连脊骨对心处，或时痛引膺脰，或时巅顶如揪，或时臂股手足指甲皆隐隐作痛，琨忡之状，如碓杵，如牵绳，如簸物，如绷绢，如以竹击空，控引头中，如失脑髓之状，梦中尝自作文，觉时成篇可记，誓旦倦怠睡去，便欲失精，精去则神魂如飞越之状，观其气色鲜泽，言谈，总属真元下脱，虚籛上扰之候，细推脉证，始先虽属籛气虚脱，而过饵辛温峻补之剂，致籛暴亢而反耗真阴，当此急宜转关以救垂绝之阴，庶可挽回前过，为疏二方，煎用保元合四君，丸用六味合生脉，服及黎月後，诸证稍平，但倦怠力微，因自检方书得补中益气汤为夏月当用之剂，於中加入桂、附二味，一啜即喉痛声，复邀诊候，见其面颜精采，而声音忽，莫解其故，询之乃尊，知为升、柴、桂、附升动虚籛所致，即以前方倍生脉服之，半月後，声音渐复，日渐向安，但起居调摄，殊费周折，衣被过暖，便咽乾痰结，稍凉则背微畏寒，或啜热饮，则周身大汗，琨忡走精，此皆宿昔用过桂、附，馀热内伏而寻出路也，适有石门董载臣，谓其伏火未清，非苓、连不能解散，时值嘉平，不敢轻用苦寒，仲春载臣复至，坐俟进药，可保万全，服数剂，形神爽朗，是後坚心服之，至初夏，反觉精神散乱，气不收摄，乃尽出从前所服之方，就正於予，予谓桂、附籛药，火毒之性，力能上升，得叁以濡之，故可久伏下焦，与龙潜水底不瑾，若究其源，惟滋肾丸一方，为之正治，但既经苓、连折之於上，岂堪复受知、柏侵伐於下乎，从头打算，自春徂夏，不离苦寒，苦先入心，必从火化，何敢兼用肉桂引动虚籛，发其潜伏之性哉，端本澄源，仍不出六味合生脉，经岁常服，不特壮水制籛，兼得金水相生之妙用，何惮桂、附之馀毒不化耶。

#### 伤饮食

内经云：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实，六府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满也。气口何以独为五藏主，胃者水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养五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气味，皆出於胃，变见於气口。

经言，水之寒热，感则害人六府，又曰：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此乃混言之也，分之有二，饮也，食也，饮者水也，因而大饮则气逆，形寒饮冷则伤肺，肺病则为喘咳，为肿满，为水泻，轻则发汗利小便，上下分消其湿，如重而蓄积为满者利下之，食食物也，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为痔，又饱食劳力，伤太阴厥阴，则气口滑大於人迎黎倍三倍，或呕吐痞满，或下利肠，当分寒热轻重治之，轻则内消，重则除下，亦有宜吐者，所谓在上者因而越之也，然不可过剂，过则反伤脾胃，盖先饮食自

伤，加之药过，脾胃复伤而气不能化，食愈难消也。

赵养葵云：今方家治伤饮食者，以平胃散为主，出入增絀，以为脾胃之准绳，平胃者，胃中有高阜，则使平之，一平即止，不可过剂，过剂则平地反成坎矣，而枳术丸尤胜，今人以此丸为补脾药，朝服暮饵，更有益之橘、半、香、砂者，则又甚矣，至若山查、神曲、麦芽三味，举世所常用者，盖山查能化肉积，产妇儿枕痛者，用炒黑山查，砂糖水煎服，儿枕立化，其性消积破血，岂可轻用，曲蘖者，以米与水在瓷缸中，必藉曲以酿成酒，必藉蘖以酿成糖，脾胃在人身，非瓷缸比，原有化食之能，今食不化者，其所能者病也，只补助其能而食自化，何必用此消克之药哉，大凡元气完固之人，多食不伤，过时不饥，若人先因本气不足，致令饮食有伤，前药一用，饮食虽消，但脾胃既已受伤，而复经此一番消化，愈虚其虚矣，明後日食复不化，犹谓前药已效，药力欠多，汤丸并进，展转相害，羸瘦日增，良可悲哉。

东垣谕饮食劳倦，为内伤不足之证，而王安道又分饮食伤为有馀，法当消导，东垣自有枳术丸等方，劳倦伤为不足，专立补中益气汤主治，其伤食之证，胸膈痞闷，吐逆咽酸，噫败卵臭，畏食头疼，发热恶寒，病似伤寒，但气口脉大於人迎，身不痛耳，宜豁痰喘脾，二陈加枳、术、曲、蘖、山查、香附之类，挟气脉砢加木香、青皮。停食感冒，芎苏散加消导一二味，食滞中宫，胸膈痞闷暖气，发热头痛，有类外感，申香正气散，若七八日不大便，口乾烦躁，脐上硬痛，枳实导滞丸。因忧气食湿黏结於中，发热，腹皮底微痛，心下痞满，不思饮食，食之不化，常常痞气，木香化滞汤。食积痞满，消发热，保和丸，虚，加白术二朮，名大安丸，调理之。食滞心下，初起不可骤用苦寒，必兼辛散，二陈、平胃消导之，及枳实、白术、青皮、山查、曲、蘖之类，以食得寒则凝，得热则腐也，日久成积发热者，加姜汁炒黄连、连翘之属清利之，若已成精粕，日久生热，燥结不行，方可用承气辈攻下之，如冷物停滞作吐，二陈加炮姜、白豆蔻、苍术、厚朴、神曲、申香之类，甚则广茂，巴豆之属，若冷食停蓄，心腹暴痛作胀，当用红丸子、备急丸温下之，痰饮结聚，不得入，冷痰宿食在上者，用白散涌吐之，痰食已消，中焦未和，不思饮食，或吐或泻，倦怠面黄，按之心下软，脾胃受伤也，六君子加木香、砂仁，燥渴，用七味白术散。老人虚人，易於伤食，或膨胀痞闷，或腹满作泻，当消补兼施，宜九味资生丸常常服之，若口淡思食，而见食不甘，食过则厌，兼恶心胸膈不快，胃虚挟痰饮也，六君子加枳实、香、砂，若不思饮食，食不克化，食後反饱，脾虚不能健

喘也，枳实理中丸。病後饮食不调，中 隐隐作痛，有时得食则已，有时得食转加，此胃中火燎作痛，得食以压其势，故痛少安，若饮食稍过，气不能喘转其食，故痛转加，连理汤加藜香，璣枢云：夫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实更虚，其气乃居，若醉饱过度，或感风寒，或着气恼，以致填塞胸中，胃气不行，忽然厥逆昏迷，口不能言，肢不能举，此名食厥，若误作中风中气治之，必死，宜煎姜盐汤探吐之，风寒者，申香正气散，气滞者，八味顺气散，吐後别无他证，只以苍术、白术、陈皮、厚朴、甘草之类调之，如遇此卒暴之病，必须审问明白，或方食醉饱，或饮食过伤，但觉胸膈痞闷，痰涎壅塞，气口脉紧盛者，宜作食滞治之。

伤诸肉食，用草果、山楂，挟外感风寒，山楂须用姜汁炒黑，则不酸寒收，兼能破血和伤，消导食积更速。伤面食，炒莱菔子，伤麸筋等物，诸药不能消化，俱用本物拌绿矾烧灰，砂糖酒下，二三服效。伤糯米粉食，炒酒药，或酒曲，砂糖调，淡姜汤服。伤索粉，用杏仁炒黑，研如脂，砂糖拌，姜汤服。伤生冷果菜，宜木香、砂仁、炮姜、肉桂。伤蟹腹痛者，丁香、紫苏、生姜。伤蛋满闷，姜汁、蒜泥。伤肉生鱼，必用生姜、草果、炮黑山楂，积久生热，口乾噫气，二陈加姜汁炒川连及消导药。

(伤酒〔经曰：因而大饮则气逆。酒入於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若饱以入房，气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气与气相薄，热盛於中，故热遍於身，内热而溺赤也。)

东垣云：酒者，大热有毒，气味俱籛。乃无形之物也，若伤之，止当发散，汗出则愈，其次莫如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湿，今之病酒者，或以雄黄、巴豆、蝎梢大热之药下之，或用牵牛、大黄、甘遂大寒之药下之，是无形元气受病，反下有形阴血，则真水愈弱，籛毒太旺，反增阴火，是以元气消烁，折人长命，患此者，不得已用葛花解醒汤，或五苓散加人参、草豆蔻，伤酒食积发热者，曲蘖丸，腹满虚胀，合皓气丸，不应，神保丸、酒症丸，并加酒炒黄连，胃气虚者，上法俱不可用，惟独参汤助其胃气立苏，神验。

喻嘉言曰：夫酒者，清冽之物，不随浊秽下行，惟喜渗入者也，渗入之区，先从胃入胆，胆为清净之府，同气相求，然胆之摄受无几，其次从胃入肠，膀胱渗之，化溺为多，逮至化溺，则所存者，酒之馀质，其烈性惟胆独当之，每见善饮者。

必浅斟缓酌，以俟腹中之渗，若连飞数觥，则倾囊而出耳，璣枢云：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其气 悍，入於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於胸中，肝浮胆横，当是之时，同比於勇士，气衰则悔，名曰酒悖，

盖胆之府，原无蔻泻，善饮者，胆之热恒移於脑，则为鼻渊，或头间多汗，脑热大泄，或注於肠，则大便时溏，湿热下泄，俱不为大患也，如胆之热汁满而溢出於外，以渐渗於经络，则身目皆黄，为酒瘰之病，以渗而出也，转驱而纳诸膀胱，从溺道而消也。

(诊(气口脉浮大，按之反涩者，有宿食也，脉数而滑者，有宿食也，脉迟而滑者，宿食作胀也，气口脉紧，寒食停滞胃中，温消而下之，气口脉碇紧而细，冷食伤脾，温补兼消之，紫手脉皆模糊不清，此宿食结滞，胃气不行，急下夺之，伤食脉有滑涩之理，脾虚不能鼓端，胃虚不能熟腐，故其脉不滑而涩，涩甚则模糊不清矣，若人迎紧盛而气口滑者，停食感冒也。

许叔微治一酒客，感冒风寒，倦怠不思饮食，已半月矣，睡後发热，遍身疼如被杖，微恶寒，六脉浮大，按之豁然，作璠虚受寒治之，用六君子加黄、当归、葛根，大剂与之，五服後遍身汗出如雨，得睡，诸证悉平。

江南仲治一人，冬月覆舟，尽力救货，忍饥行五十里，遇族人纵饮青楼，遂发热四肢如火，左佞一点疼痛，小便赤涩，五日不更衣，医作伤食治，不效，脉弦数无力，气口倍於人迎，此醉饱竭力伤肝所致，内经所谓数醉饱以入房，气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气与气相薄，热盛於中，故热遍於身，内热故溺赤，酒气悍，肾气日衰，籛气胜故手足为之热也，与四君子加神曲、枳壳、白芥子，二服热退，调理而愈。

石顽治幼科汪五符，夏月伤食，呕吐发热烦胀，自利黄水，遍体肌肉扞之如刺，六脉模糊，指下寻之似有若无，足胫不温，自认阴寒而服五积散，一服其热愈炽，昏卧不省，第三日自利不止，而时常y，至夜尤甚，乃舅叶籛生以为伤暑，而与香薷饮，遂头面汗出如蒸，喘促不盛，足冷下逆，歛医程郊倩以其证大热而脉息模糊，按之殊不可得，以为籛欲脱亡之候，欲猛进人参、附子，云间沈明生以为阴证断无汗出如蒸之理，脉虽虚而证大热，当用人参白虎，争持未决，取证於石顽，诊其六脉虽皆涩弱模糊，而心下按之大痛，舌上灰刺如芒，乃食填中宫，不能鼓端其脉，往往多此，当与凉膈散下之，诸医正欲藉此脱手，听余用药，一下而神思大清，脉息顿起，当知伤食之脉，虽当气口滑盛，若屡伤不已，每致涩数模糊，乃脾不消端之兆也，此证设非下夺而与参、辅助其壮热，顷刻立毙，可不详慎，而妄为施治乎。

又诊叶新宇停食感冒，而紫寸关皆涩数模糊，紫尺皆碇弦，而按之益坚，虽其人尚能行走，而脉少冲和，此必向有陈气在少腹，询之

果患寒疝数年，因缓辞不使用药，是夜即腹暴满而逝，门人问曰：叶子偶抱小恙，何以知其必死而辞之，曰：凡人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实更虚，其气乃居，今胸有痼而腹有积，上下俱困，能保其不交攻为患乎，当知厥疝入腹，脚气冲心等疾，皆是阴邪搏结，郁积既久，则挟阴火之势而上升，若胸中籛气有权，则阴邪仍归阴位而止，今胸中先为宿食填塞，腹中陈气不逆则已，逆则上下俱满，正气无容身之地，往往有暴绝之虞，所以不使用药，实未知其即死也，故凡诊六部中病脉有不相应处，即当审其有无宿病，不可轻忽，以招诽谤也。

癸 元夕，周徐二子，过石顽斋头纵饮，次日皆病酒不能起，欲得葛花汤解醒，余曰：东垣葛花解醒汤，虽为伤酒专剂，然人禀气各有不同，周子纵饮，则面热多渴，此酒气皆行籛明肌肉之分，多渴知热伤胃气，岂可重令开泄以耗津液，与四君子汤去甘草加申香、木香、藟葛根、泽泻，下咽即苏，徐子久患精滑，饮则面色愈青，此素常肝胆用事，肾气并伤，酒气皆行筋骨，所以不上潮於面，葛花胃药，用之何益，与五苓散加人参倍肉桂，服後食顷，溲便如皂角汁而安。

#### 劳倦

经曰：饮食不节，起居不时，阴受之，阴受之则入六府，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阴虚生内热者，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 不通，而胃气热，热气薰胸中，故内热，籛盛则外热者，因上焦不通，则皮肤致密，理理闭塞，玄府不通，卫气不得发泄，故外热。劳则喘且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矣。

东垣云：夫喜怒不节，起居不时，有所劳倦，皆损其气，气衰则火旺，火旺则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热，无气以动，懒於语言，动作喘乏，表热自汗，心烦不安，经言劳者温之，夫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热，春夏剧，秋冬差，以黄 建中汤治之，人受水 之气以生，所谓清气营气喘气卫气春升之气，皆胃气之别名也，夫胃为水之海，脾胃气虚，则下溜肝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病，始得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若阴火上冲，则气高而喘，烦热，为头痛，为渴，而脉洪，脾胃之气下溜，使 气不得升浮，是春升之气不行，而无籛以护其营卫，使不任风寒，乃生寒热，此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然与外感风寒之证，颇同而实异，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其外则有馀，有馀者泻之，伤其内则不足，不足者补之，汗之下之吐之克之之类，皆泻也，温之和之调之养之之类，皆补也，



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有馀之证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惟当以辛甘温剂，补其中而升其籛，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以籛气下陷，故用味薄气清之品，若升麻、柴胡之类举而扬之，使地道左旋，升於九天之上，珥阴气不降者，用黄柏、泽泻之类抑而降之，使天道右旋，而入於九地之下，此东垣补中益气，为万世无穷之利，不必降也，清升浊自降矣，血中伏火，日渐煎熬，如气浮心乱，朱砂安神丸镇固之，以手扪之，而肌表热者表证也，只服补中益气汤一二服，得微汗则已，非正发汗，乃阴籛气和，自然汗出也，如腹中痛，恶寒而脉弦者，是木来克土也，小建中汤，如脉碇结，腹中痛，理中汤，如脉缓体重节痛，腹胀自利，米不化，是湿胜也，平胃散燥克之，豆下缩急，加柴胡，脐下急，加肉桂，身体疼重者湿也，合五苓散，如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加羌、防、说B升麻、苍术，勿用五苓，所以然者，为风药已能胜湿，别作一服与之。内伤有虚实之分，如饮食失节，劳役所伤，发热自汗，倦怠乏力，乃虚中之证，应补益中和之剂调治，无施解表，若饮食过饱，乃虚中之实，为其所伤饮食，积滞不消，以致心胸痞闷，仍发寒热，恶心恶食，须用消导之剂，俟其消克，心胸舒泰，仍用益脾之药，使无重虚元气，有宿食不消，日晡热气实者下之，亦要详审，无过妄利，故虚人饮食所伤，及外感暴病新愈之後，皆当用六君子理胃为主，内伤劳倦，及久病之後，用补中益气理脾为主，理脾则百病不生，不理脾则诸病续起，久之仍入於胃也。

(内外伤辨)人迎脉大於气口为外感，气口脉大於人迎为内伤，外则寒热俱作而无间，内则寒热间作而不齐，外感恶寒，虽近火不除，内伤恶寒，得暖则解，外感恶风，乃不禁一切风寒，内伤恶风，却恶门隙中贼风，外感证显在鼻，故鼻息不利，而气拥有力，虽不能食，而不恶食，内伤证显在口，故口不知味，而腹中不和，怯弱妨食，恶闻食气，外感则邪气有馀，发言壮厉，先轻而後重，内伤则元气不足，出言懒怯，先重而後轻，外感头痛，常常而痛，多见於脑後额上，以及遍身肢体腰脊筋骨挛痛，内伤头痛，时作时止，不离紮太籛额颅，多兼肩背胸豆腰腿骨节酸疼，外感则手背热而手心不热，内伤则手心热而手背不热，外感小便赤涩而痛，终日难得，内伤小便黄赤，必短而频，外感燥结，则发热腹中硬痛，内伤秘涩，则虚坐常见些少白脓，外感胸腹结痛，则痛不可按，内伤有时胃当心而痛，上支紮豆，外感则手足动摇，烦扰不盛，内伤则四肢不收，倦怠嗜卧，东垣辨法如此，然或二者兼病，则其脉必并见而难辨，尤宜细心求之，若内证多者，则内伤重而外感轻，宜补养而兼散邪，补

中益气加羌活，若外感多者，则外感重而内伤轻，宜和营而邪自解，黄建中加当归。

(内伤始为热中病似外感箴证(头痛大作，气高而喘，身热而烦，上气鼻息不调，四肢困倦不收，无气以动，无气以言，或烦躁闷乱，心烦不安，或渴或不渴，心火上炎克肺经则渴，血脉中有湿则不渴，或表虚不任风寒，目不欲开，口不知味，气口脉大於人迎紫三倍，但急大而时见一代，此内显脾气不续之脉也，补中益气汤，若有宿食，则右关独砢而滑，枳术丸。

(内伤未传寒中病似外感阴证(腹胀胃当脐痛，四肢与紫豆拘急，膈不通，或涎睡，或清涕，或多溺，足下痛，不能任身履地，骨乏无力，喜睡，紫丸多冷，阴阴作痛，或妄见鬼状，腰背肩胛脊臂皆病，不渴不泻，脉盛大以涩，名曰寒中，宜枳实理中加附子、肉桂、益智、草豆蔻，兼肾藏火衰，面黑足寒，小便不利者，八味丸加鹿茸、五味子。

(内伤似外感箴明中热证(有天气大热时，劳役得病，与箴明伤热白虎汤证相似，此脾胃大虚，元气不足之证，因饥困劳役之後，肌热躁闷，烦渴引饮，口鼻气促，目赤面红恶热，昼夜不息，脉大而虚，重按全无，经曰：脉虚则血虚，血虚则发热，误服白虎必危，当归补血汤。

(内伤似外感恶风寒证(有因劳役辛苦，肾中阴火沸腾，後因脱衣或沐浴歇息於阴凉处，其阴火不行，还归皮肤，理璫虚无箴，被风与阴凉所遏，以此表虚不任风寒，与外感恶风相似，其证少气短促，懒於言语，困弱无力，不可同外感治，补中益气加紫苏、羌活，甚者加桂枝最当。

(劳倦所伤虚中有寒(脾胃虚弱，不能运化，致寒物冷痰襟固於中焦，时时痞闷，不觉饥饱，其脉虽弦而按之不鼓，当温暖以助脾健运，清理中宫，理中丸，若脐下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吐多者，气上壅也，去术加生姜，下多者，气泄而不收也，还用术，悸者饮聚也，加桂、苓，渴欲饮水者，津液不足也，倍用术，腹中痛者，倍人参，寒多，倍乾姜，腹满者，去术加附子。

(劳倦所伤虚中有热(饥饱劳役，损伤脾胃，元气不足之人，其脉多弦，或洪缓，按之无力中时一涩，其证身体砢重，四肢困倦，百节烦疼，胸满短气，膈咽不通，心烦不安，耳聩耳鸣，目热如火，视物昏花，口中沃，饮食失味，忽肥忽瘦，怠惰嗜卧，溺色变赤，或清利而数，或上饮下便，或时痲泄，腹中虚痛，不思饮食，调中益气汤，如时显热躁，是下元真火蒸蒸然发也，加生地、黄柏，如大便虚坐

不得，或大便了而不了，腹中常逼迫，气血虚涩也，倍归身，如无已上证，只服黄、人参、甘草、橘皮、柴胡、升麻、苍术、酒黄柏。饮食不节，劳倦所伤，腹亶满闷短气，遇春则口淡无味，遇夏虽热犹有恶寒，饥则常如饱，不喜食冷物，升籛顺气汤。劳倦所伤，寒温不适，身热头疼，自汗恶寒，脉微而弱，黄建中汤。饥饱劳役，胃气不足，脾气下溜，气短无力，不时寒热，早饭后转增昏闷，须要眠睡，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懒倦动作，五心烦热，先服升籛补气汤二三剂，后服补中益气汤，脾胃虚弱，喘促少气，衄血吐血，门冬清肺饮。

(脾胃之气俱病似痿弱证(脾胃虚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时值秋燥令行，湿热少退，体重节痛，口乾舌燥，饮食无味，不欲食，食不消，大便不调，小便频数，兼肺病，洒洒恶寒，惨惨不乐，而色槁不和，乃籛气不伸故也，升籛益胃汤，王安道曰：经云：阴虚生内热奈何，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气不盛，上焦不行，下不通，胃气热，热气蒸胸中，故内热，嗟夫，此内伤之说之原乎，夫人身之阴籛，有以表里言者，有以上下之分言者，有以气血言者，有以身前身後言者，有以藏府言者，有以升降呼吸之气言者，馀如动静语默起居之类甚多，不必悉举，此所谓阴虚之阴，其所指与数者皆不同，盖劳动太过，则籛气皆亢璫而化为火矣，况水之气又少入，故籛愈甚而阴愈衰，此阴虚之阴，盖指身中之阴气，与水之味耳，或以下焦阴籛为言，或以肾水真阴为言，皆非也，夫有所劳役者，过动属火也，形气衰少者，壮火食气也，谷气不盛者，劳伤元气，则少食而气衰也，上焦不行者，清籛不升也，下不通者，浊阴不降也，夫胃受水，故清籛升而浊阴降，以传化出入，滋荣一身也，今胃不能纳而气衰少，则清无升而浊无降矣，故曰：上焦不行，下不通，然非谓绝不行不通也，但比之平常无病时，则谓之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则郁矣，郁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胃居上焦下焦之间，故胃气热则上炎薰胸中而为内热也，东垣所言，正与经旨相合，固宜引此段经文，於内外伤辨以为之主，乃反不引此，却谓火乘土位，此不能无疑者也，又经曰：劳者温之，温者养也，东垣以为温凉之温，谓用温药以补元气而泻火邪，又改损者益之，为损者温之，又以温能除大热为内经所云：而僣轻鹈，并无此语，亦不能无疑者也，然温药之补元气泻火邪者，亦惟气温而味甘者斯可矣，盖温能益气，甘能助脾而缓火，故元气复而火邪息也，夫宜用温药以为内伤不足之治则可，以为劳者温之之注则不可，苟以补之除之抑之举之散之等说，比类而观，则其义自着矣。

陆丽京曰：内伤之原有三，曰：劳役伤脾，曰饥饱伤胃，曰负重伤血，三者虚实悬殊，所谓劳役伤脾者，证必发热头痛，恶风畏食，自汗喘乏，脉必气口虚大，平昔未惯劳役人多此，东垣补中益气证也，饥饱伤胃者，证必黄肿痞满，喘嗽恶食，发热身疼，脉必气口粗大，藜申劳苦人多此，平胃散加枣矾，负重伤血者，在胃口则咳呕血腥，痞满少食，膈间隐隐刺痛，脉必气口见弦，饱食奔驰人多此，犀角地黄汤加酒大黄，稍夺其势，即当因病制宜，馥积不攻而去矣。

周慎斋云：内伤左脉常细而涩，右脉多浮而大，籛气下陷不能生阴，故血枯而左脉细涩，脾胃亏损，不能生金，故气虚而右脉浮大。内伤寸口大於尺内，此籛盛脉也，保元加归、芍引下，则大脉去而籛气亦内收也，此从籛引阴之法。肝脉细，馥脉和缓，补中加枸杞，以枸杞补肝血故也。脉气不足，用四君子，脉气有馥，用平胃散，有馥则泻，不足则补，五藏皆然。病重药宜轻缓，剂宜絀小，只以固中剂三四味，以俟胃气之复。脾气虚而脉弦者，服补中益气汤，後必发疟，脾气虚而湿胜，服补中益气汤，後必患痢，此邪寻出路，仍服前汤自愈。清籛下陷，阴火上升，若用寒药，则籛愈陷，火愈炽，火寻出窍，虚者受之，或目痛，或耳聋，或齿痛，从其虚而散也。脾脉豁大，须防作泻，虚籛作泻，遇此脉必难愈。凡胸前作胀痛者，皆籛气不替於胸，阴气填塞故也，盖籛则气化通替，阴则痰凝气滞。清籛下陷，阴火上升，则为气逆，浊气凝滞，则为痰厥，所谓脾气下溜，乘於肾肝，而成痰厥气逆之渐也。脾气上升则为清籛，下行则为邪气。内伤中虚表热，或潮热自汗，补中正方，表热，加羌、防。腹中满，加附子，中气不和，加青皮、神曲，间用八珍调理，气血俱虚，十全大补，阴虚火动，脉洪大而不作泻，六味丸，恶寒，八味丸，腹痛少食，理中丸，作泻，六味去熟地加远志、礞香、砂仁，不应，加补骨脂、肉豆蔻，瑛病颠倒难明，必从脾胃调理。凡用补中，病热已退，升、柴不可用也，若大便燥结，小便不利，或平常见此证，此清气下陷，补中虽数贴无妨，如热甚不去者，甘草少故也。如用补中，汗少肺气不开，加用黄、汗多里气不守，加用人参，热不退，加用甘草，脐以下无汗，加酒黄柏三分，浑身拘急作胀，系风寒，宜加羌、防，但作胀不拘急，为内寒，宜加附子。内伤大便闭者，补中加苏子、枳壳、杏仁，小便不利，加牛膝，汗多，加白芍絀升麻，口乾，加瓠葛根、五味子，无汗，加用升麻，久病而热不退，气短促，用保元、桂、附，烦躁，加当归、白朮、麦冬、五味。大便欲去而不去，或着而不出为气虚，了而不了为血虚，俱宜补中，气虚，

加用人参，血虚，加用当归，急後重，初起皆属於热，日久作籛气虚陷治之，前汤加用升、柴。内伤久而不愈，潮热微汗咳嗽，不思饮食，补中加乾姜、五味自愈，不必理痰治嗽，正气足，则痰嗽自除矣。凡用补中，下体痿软，或虚弱者，不可用，当与八味丸。凡内伤作泻，藏附子内於白术中，令其守中为止泻也，表热，藏附子於黄中，欲其走表以助籛也。凡内伤调理脾胃，必用羌活散其肝邪，此为正治。内伤用补中，十馀剂而无汗，及汗不至足者，难治，然亦有服至二三十剂而汗出者，若服後遍身疼痛者，亦难治。气虚作胀而脉虚，用补中等和中药，脉反有力者，不治。内伤寒热间作，气血紜虚，一不宜头痛，二不宜便秘，三不宜绝 泻利，三者皆难治。凡内伤误用竹叶石膏，须防失血，过二十日必有反覆，误服黄柏、知母等药，须防泄泻呕吐，二三日便见。内伤身无大热，头不甚疼，胸膈饱闷，大便不通，庸医下之而闭，闭而复下，下而不愈，籛已将去，或遍身疼痛，不能转动，腹胀内有积血，虽神气清爽，饮食可进，亦不能治。或问素有病人，遇劳役动作，反觉精神强健何也，曰：此阴火沸腾，扶助於内，不觉元气之不足也，若静养调适，反觉神倦气弱，此阴火已退，籛无以复，本相透露故也。

(诊(气口脉大而虚者，为内伤於气，气口脉大而时显一涩者，为内伤於血，气口脉大而涩，人迎及尺弦者，为醉饱入房，肝脾气血俱伤，人迎脉弦而数者，为瘀血，气口脉滑而实者，为宿食也。

汪石山治一人，形长而瘦，色白而脆，年三十馀得奇疾，遍身淫淫如虫行，从左脚腿起，渐次而上至头，复下至右脚，自觉虫行有声之状，医多不识为何病，汪诊其脉浮小而涩，按之不足，兼察形视色，知其为虚，仲景曰：身如虫行，汗多亡籛也，遂用补中益气倍参、术。加酒炒黄柏五分，服至二十馀剂而愈。

虚损(传尸(

素问云：邪之所繇，其气必虚，阴虚者籛必繇之。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脉气上虚尺虚，是谓重虚，气虚者，言无常也，尺虚者，行步 然，脉虚者，不象阴也，此滑则生，涩则死也。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金匱云：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祛，阴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

其脉大者，劳伤籛气也，手足烦者，脾主四肢也，春夏籛气升腾而阴火僭逆，故剧，秋冬阴气收藏而虚籛敛遏，故祛，皆劳伤元气之证，下言阴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此则劳伤精气，肾肝失职之候也。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璠虚颯迟，为清谷亡血失精，脉得诸颯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龙骨牡蛎汤主之。

脉虚颯迟者，亡血失精，本虚之脉也，颯动微紧者，本虚中伏有微邪，肝气内动，所以魂梦不盛也，夫亡血失精，皆虚劳内因之证，举世皆用滋补血气之药，而仲景独举桂枝汤，其义何居，盖人身之气血，全赖後天水谷以资生，水谷入胃，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气不营，则上热而血溢，卫气不卫，则下寒而精亡，是以调和营卫为主，营卫和，则三焦各司其职，而火自归根，热者不热，寒者不寒，水之精微输化，而精血之源有赖矣，以其亡脱既惯，恐下焦虚滑不禁，乃加龙骨、牡蛎以固之，盖龙骨入肝魂，牡蛎入胃固精，皆收精魂之品，後世鲜有用之者，每每疑其止涩而非之，殊不知二味入於石脂、钟乳、巴戟、苁蓉、金樱、益智之类，则为劫剂，入於桂枝汤中，则为固蛰封藏之本药也，至於虚劳失精，悸衄腹痛，烦热口燥，则於本方加襟饴为小建中，虚劳急，为营卫枯槁，更加黄为黄建中，此皆後天不足所致，故以调和营卫为主治也，後人专用滋阴降火误治，遗害未至於剧者，用此悉能挽回，若夫先天肾虚致病者，又当八味肾气丸，其虚烦不得眠，主以酸枣汤，内有乾血，主以大黄 Y，已上诸治，除酸枣汤外，後世皆所切禁，非特不敢效用，亦无齿及之者，良可慨夫。

虚劳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乾口燥，小建中汤主之。虚劳急诸不足，黄建中汤主之。

上条言虚劳失精，而急腹痛，烦热悸衄，明系籛气内夺之候，故用小建中以和之，下条言虚劳急诸不足，较上条虚证更剧，故於前方更加黄以大补卫中籛气也。按虚劳而至於亡血失精，消耗津液，枯槁四出，难为力矣，内经於药莫制者，调以甘药，金匱遵之，而用小建中汤、黄建中汤以急建其中气，俾饮食增而津液旺也，後人乐令建中，并用前胡、细辛以退表热，十四味建中，兼用熟附、苁蓉以补下虚，均失建中之义。

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

治虚劳腰痛，少腹拘急，纯属肾肝虚寒无疑，而小便不利一证，又似虚中有热，岂桂、附所宜用乎，殊不知肝既失其疏泄之权，肾亦伤其生发之气，水道自难流利，故以八味肾气之桂、附以导火归源，设非辛温蒸其至璠之籛，则磅礴有加无已，乃於补阴药中稍加籛药，使阴籛适均，无偏胜之虞，斯其所以为至治也。

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薯蓣丸主之。

按薯蓣丸专主表邪不解，误用凉药，伤犯肺胃自上而下之虚劳，若房劳伤精，郁火伤神，自下而上由中所发之证，咸非所宜，其立方全以桂枝汤和营散邪，合理中丸兼理药误，君以薯蓣大理脾肺，毫不及乎补益肾肝，医门法律以为虚劳不足，最易生风生气，殊失金匱立方本旨。

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汤主之。

虚烦者，肝虚而火气乘之也，故特取枣仁以安肝胆为主，略加芎调血养肝，茯苓、甘草培土以荣木，知母降火以除烦，此平调土木之剂也。

五劳虚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营卫气伤，内有乾血，肌肤甲错，紫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 Y 主之。

举世皆以参、归、地等为补虚，仲景独以大黄、芍药非神圣，不能行是法也，夫五劳七伤，多缘劳动不节，气血凝滞，郁积生热，致伤其阴，世俗所称乾血劳是也，所以仲景乘其元气未漓，先用大黄、水蛭、虻虫等蠕动血之物，佐以乾漆、生地、桃、杏仁行去其血，略兼甘草、芍药以缓中补虚，黄芩以开通热郁，酒服以行药势，待乾血行尽，然後纯行缓中补虚收功，其授陈大夫百劳丸一方，亦以大黄、水蛭、虻虫升 D，於中除去乾漆、水蛭、桃、杏仁，而加当归、乳香，没药以散血结，即用人参以缓中补虚，兼助药力以攻乾血，栀子以开通热郁，服用劳水者，取其行而不滞也，仲景按证用药，不虑其峻，授人方术，已略为降等，犹恐误施，故方下注云：治一切劳瘵积滞疾，不经药坏者宜服，可见慎重之至也。

李士材病机沙篆云：古称五劳七伤六瘵二十三蒸，证状繁多，令人眩惑，但能明先天後天二种根本之证，无不痊愈，夫人之虚，非气即血，五藏六府，莫能外焉，而血之源头在乎肾，气之源头在乎脾，脾为肺母，肺为生气之官，故肺气受伤者，必求助於脾土，肾为肝母，肝为藏血之地，故肝血受伤者，必借资於肾水，补肾补脾，法当并行，然以甘寒补肾，恐妨肾气，以辛温扶脾，恐妨肾水，须辨缓急而为之施治，或补肾而助以砵香、砂仁，或扶脾而杂以山药、五味，机用不可不活也。

虚劳之证，扶脾保肺，多不可缺，然脾性喜温喜燥，而温燥之剂，不利於保肺，肺性喜凉喜润，而凉润之剂，不利於扶脾，紫者并列而论，脾有生肺之机，肺无扶脾之力，故曰土旺而生金，勿拘拘於保肺。泻火之亢，以全阴气，壮水之主，以制燔光，法当并行，然泻火之剂，多寒而损脾气，壮水之剂，多平而养阴血，紫者并列而论，苦

寒过投，将有败胃之忧，甘平恒用，却无伤中之害，故曰：水盛而火自熄，勿汲汲乎寒凉。

治虚邪者，当先顾正气，正气存，则不致於害，且补中自有攻意，盖补阴即所以攻热，补箴即所以攻寒，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气竭而命不倾者，如必不得已，亦当酌量缓急，暂从权宜，从少从多，寓战於守，斯可矣，此治虚之道也，治实证者，当去其邪，邪去则身安，但法贵精专，便速效，此治实之道也，惟是假虚之证不多见，而假实之证最多也，假寒之证不难治，而假热之治多误也，然实者多热，虚者多寒，如丹溪曰：气有馀便是火，故实能受寒，而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寒，故虚能受热，世有不辨真假本末，而曰知医者，则未敢许也。

凡阴虚多热者，最嫌辛燥，恐助箴邪也，尤忌苦寒，恐伐生气也，惟喜纯甘壮水之剂，补阴以配箴，虚火自降，而箴归於阴矣，箴虚多寒者，最嫌凉润，恐助阴邪也，尤忌辛散，恐伤阴气也，只宜甘温益火之品补箴以消阴，砮寒自，而阴从乎箴矣，不知者，惟知以热治寒，以寒治热，所以阴虚不宜降者，则服寒反热，箴虚不宜耗者，则服热反寒，此无他，皆以专治旺气，故其病反如此。

春夏之令主生长，秋冬之令主肃杀，人知之矣，殊不知药之温者，行天地发育之德，药之寒者，象天地肃杀之刑，如四物汤加黄柏、知母，名坎离丸，举世奉之以为滋阴上剂，降火神丹，不知秋冬之气，非所以生万物者，凉血之药常腻膈，非痰多食少者所宜，凉血之药多滋润，多用必致泄泻，尝见虚劳之死，多死於泄泻，泄泻之因，多因於清润，况黄柏苦寒，苦先入心，久而增气，反能助火，至其败胃，所不待言，川芎上窜，非火炎上气者所宜，知母滑肠，岂元气下陷者可服，丹溪云：实火可泻，虚火可补，试问虚劳之火，属之虚乎，属之实乎，泻之可乎，昔人云：畏知、柏如鸩毒，恐其代我命根耳，虽然，病初起而相火正隆，苦燥渴，而右尺滑大，暂投亦是无妨，久用断乎不可，故用温补，病不增，即是絀，内已受补故也，用寒凉，病不絀，即是增，内已受伐故也，盖温暖之药，像箴明君子，苟有过，人皆见之，寒凉之药，类阴柔小人，国祚已危，人犹莫觉其非，虚损之证，皆下寒上热，所谓水火不交者也，其重感於寒者则下焦作痛，不感寒者则不痛，至於上焦燥热则一也，上焦方苦烦热，得寒凉之药则暂快，遂以为药有功，故喜服之，不知寒凉之药，不久下注，则下元愈寒，火为寒逼上行，则上焦之热愈甚，展转反覆，遂至砮锢而不救，是以寒凉补阴，非徒无益，而且有损也。气有馀便是火，补虚而用益气之药，能无助火为害乎，夫火与元



气，势不紮立，一胜则一负，正气旺则邪无所容矣，即血虚而用血药，亦必兼气药为主，经曰：无籀则阴无以生，血脱者益气，为血不自生，须得籀和之药乃生，籀生则阴长也，若单用血药，血无由而生，反有伤犯中州之患矣，东垣云：人参甘温，补肺气，肺气旺，则四藏之气皆旺，精自生而形自盛也，白飞霞云：人参多服，回元气於无何有之乡，凡病後气虚及肺虚喘嗽者，并宜用之，人参补气，功载本草，人所共知，王好古谓肺热还伤肺，王节斋谓虚劳服参必死，以故天下皆称有毒如蝎，殊不知肺家本有火，右寸大而有力，东垣所谓郁热在肺者，诚当勿用，若肺虚而虚火乘之，肺方被难，非人参何以救之，古方治肺寒以温肺汤，肺热以清肺汤，中满以分消汤，血虚以养营汤，皆用人参，自内经以至诸贤，谆谆言之，以气药有生血之功，血药无益气之理，可谓深切着明，人亦奈不悟耶。

内经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变，皆能失血，各当求责，若不察其所因，概与凉药折之，变乃生矣，服寒凉後，证虽大絀，脉反加数者，籀郁也，宜升宜补，大忌寒凉，而执迷不省复用寒凉不彻者，必死而後已。七情妄动，形体疲劳，籀火相迫，致血错行，脉洪多热，口乾便涩，宜行凉药，若使气虚挟寒，阴籀不相为守，血亦妄动，必有虚冷之状，盖籀虚阴必走是也，更验其血之色，必瘀晦不稠，非若火盛迫血妄行之血色，浓厚紫赤也，宜理中加肉桂收摄之，因气而发者，加木香、乌药，或饮食伤胃，逆上吐衄，加香、砂、查、曲。咳嗽有红，用固本丸、集璣膏，脾胃虚而大便不实者，琼玉膏。劳嗽吐血，上热下寒，四味鹿茸丸、济生鹿茸丸选用。肾虚风袭，下体痿弱，骨节疼痛，喘嗽失精，腰腹腿膝胫踝作痛不能起立者，安肾丸。久病虚劳失血，血枯发热及女人经闭血枯者，宜素问四乌贼骨一茹丸，或四物换生地加桃仁，倘作丸服。吐血成升斗者，花麝石散，然必籀虚不能制阴，阴气暴逆者为宜，若气盛血随火涌者，误用必殆，宜十灰散，若胃蓄血上溢，犀角地黄汤加大黄下逐之。吐血初起，多宜大黄下之，失血以下行为顺，上行为逆，又言亡血虚家禁下，何也，大抵宜行者，行之於蓄妄之初，禁下者，禁之於亡脱之後，不可不明察也。

积劳吐血者，血病之馀吐血者，吐血多而久不止者，并宜独参汤主之，气虚有热，保元汤加童便、藕汁，即有血亦无碍。一切失血，或血虚烦渴，躁热不盛，五心烦热，圣愈汤。血证既久，古人多以胃药收功，理功散加丹皮、山药、泽泻，咳嗽更加萎甬，此虚家神剂也。凡失血，无论衄血出於经，咳血出於心，嗽血出於肺，吐血出於胃，

咯血出於肾，呕血出於肝，唾血出於脾，但以色紫黑者，为瘀积久血，色鲜红者为暴伤新血，色淡清者为气虚挟痰，总属炎火沸腾，故治血以降火下行为首务，不可骤用酸寒收，使瘀积发热，转增上炎之势，先用瑞金丹，次用童真丸，引血与火下行最速，若血色正赤，吐出即凝，剔起成片如柿皮者，此守藏之血，因真阴受损而脱，虽能食倍常，必骤脱而死，若吐淡红如肉如肺者，谓之咳白血，此肺胃并伤虽淹岁月，亦终不救。

虚劳精滑无度，或交寅刻梦泄，气少力微，日渐瘦削，目视不明者，因房劳太过，督任不交，不能约制阴火也，痿虚者鹿茸丸、龟鹿二仙膏，阴虚者六味丸加罂襟、五味，或六味丸杂聚精丸一分合服，饮食絀少，难於茂端者，纳气丸，阴痿俱虚者，十补丸，脾胃阴痿俱虚者，香茸八味丸，皆兼补先後天药也，男子精未充满，色欲过度，泄出多有半精半血者，此竭力伤肝，肝伤不能藏血也，盖少阴常少血多气，厥阴常多血少气，少阴之精气既竭，则厥阴之血气亦伤，是以并血泄出，肾主闭藏，肝司疏泄，气竭肝伤，中空无主，所以二藏俱辟，其治总不出上法也，若夫思欲不遂，郁火无制，精为火扰而亡脱者，又当清利泻火为主，设与固敛，其滑愈甚矣。

沈朗仲曰：阴虚多火人，偶感客邪，其蒸热咳嗽，虽瑋平时，然察其脉，不能便显浮紧之象，但较平时必然稍旺，慎勿轻用疏风散表，以风药性皆上升，嗽喘咸非所宜，亦不可妄与清肺止嗽，转伤胃气，为害不浅，当此宜暂停补药，静以养阴，邪自退听，内本多火，理必疏，或啜热汤稀饮，汗气随通，邪即解散，先哲有云：阴虚火旺人，元气伤损，虽有客邪，切忘羌、防、柴、葛等升发散表之剂，设不知此，误用风药，则风乘火势，火助风威，以煽动其阴邪，轻则虚痿扰乱不盛，重则气随汗脱而毙，盖邪气方张，如日之初升，虽有合剂，遏之愈逆，不获已而用药，宜小剂 B 香畔以解散之，若阴火原不太盛，小建中、黄建中，亦无妨碍，误用保肺药，必咳嗽益甚，即於建中汤稍加菱甬、细辛以搜散之，俟其势衰脉虚，璩遵赵以德甘寒杜风清热之例，庶无差误，如六味合生脉，去萸肉，倍地黄、人参，加菱甬，大剂作汤，晨夕兼进，合标本而为施治，服後咳嗽稍絀，蒸热未除，此虚痿不能敛制也，加牛膝、鳖甲以滋下源，分先後而为处裁，然鳖甲非九肋者，必不能应手也。若因饮食过度者，亦宜暂停补药以观其势，慎勿轻与消导，戕伐其胃，以招虚虚之谤，惟枳实理中、甘草乾姜二汤，分别本元及所停多少而裁用可也。因劳役饥饱者，补中益气去升麻加瓌葛，提挈脾胃之清痿，则邪火自降，若阴虚火炎，断无升举之理，後人不审，每以升、柴治阴

虚火旺，无不蒙其害者。虚劳不足，汗出而闷，脉结心悸，行动如常，不出百日危，炙甘草汤主之，千金翼法也。若少年禀气不足，因饮食饥饱所伤，致成虚损，日晡潮热，形体羸弱，腹胀气急，脉来弦数者，白凤膏最当，此葛可久法也。

大约咳嗽发热，始先以泄气为主，若久嗽不止，必然气虚火旺，一耗气之药，俱不可用，如桔梗、杏仁、橘红、苏子，皆主疏泄，非久嗽所宜，若气耗甚者，又当以保元、生脉收敛之，此新久虚实，不同治也。

有郁证发热喘咳，误用寒折，致心火淫肺，肺被火淫，势不得不奔迫大肠而成泄泻，慎不可用温补脾胃药，惟逍遥散随证加絃，多服乃效。思虑不遂，心神耗散，日渐发热，肌肉瘦削而成风消，内经所谓二箴之病发心脾，以风热胜气，日益消瘦也，宜多服逍遥散，後用归脾汤调理，妇人血既满而失合，男子精未充而思室，多成是证，妇人则经闭血溢，男子则亡血失精，并宜巽顺丸，专调冲任，兼散瘀血，瘀血散，後更与乌骨鸡丸调补之，若误用苦寒凉血药，致脾胃滑脱者不治。

嫠妇师尼，所欲未遂，阴箴离绝，郁火亢璫，不得发泄而成失合证者，较之房劳更甚，始则肝木郁热，继则龙火上煽，致心肺受病而喘嗽烦热，甚则迫血骤亡者有之，经闭不行而吐衄者有之，此证宜开郁降火，增损柴胡汤、加味逍遥散选用，阴火亢璫者，可用滋肾丸、玉烛散先泻郁火，後服滋养之药，如乌骨鸡丸之类，若郁火不泄，血气不荣而发痲疽者，去生远矣。

藤默生云：虚劳多起於郁，郁则其热内蒸，内蒸则生虫，虫侵蚀藏则咳，初起早为杜绝，不致蔓延，若管延日久，咳嗽不止，痰如白，声哑喉痛，不可治矣，脾胃泄泻，六脉细数而坚急，久卧床褥，烦躁血多者不治，如六脉平缓，重按有神，饮食不絃，大肉未消，二便调适者，可用贝母、麦冬消痰盛嗽，功多开郁，蛤蚧透骨追虫，佐以百部，杀虫独步，兼地骨皮、薄荷以清内热，橘红、甘草调中和营为主，如寒热不止，加青蒿、鳖甲，骨蒸无汗，加牡丹皮，每夜发热不已，加酒浸白芍，血虚有伤，加茜根，气虚少食，加人参，脾虚大便不实，加茯苓，燥结，加杏仁，小便不利，加茯苓、泽泻，但觉脊中热痛不已，或时淫淫作痒者，皆是瘵虫为患，宜用向东南桃头四五十个、生艾一握、雄黄豆大一块、麝香二分，捣烂烘热，擦脊骨膏百劳肺俞等穴，及四肢关节间，七日一次，亦有用桃叶斤许，同艾叶一二紮，分二囊盛，以陈酒三斤煮，乘热熨背脊膏百劳等处，不过二三次，虫从魄门而下，下後以六味丸合生脉散调

理，传尸劳瘵亦宜用之，凡骨蒸以多汗为易治，气虚血尚未竭也，若乾热无汗为难治，气血内涸，不能外通也。骨蒸劳嗽，而见脉弦细数疾，面赤如妆，面黧色枯，目睛无神，眼眶陷下，汗出如珠，天柱不正，指瘦如筵，声哑咽痛，嗽而加汗，嗽而上喘下泄，嗽而左不得眠，肝胀，嗽而右不得眠，肺胀，肉脱骨瘦而热甚，泄泻无度而畏寒，失血发热而脉数实，咳吐白血，及呕血声散，骨肉相失，籛事不禁，暮热如焚，身热面色天然白，及下血，寒热脱形，脉坚搏者，皆不可治，如病久否闭，忽得气血冲和，心肾交媾，籛事必举，尤宜切戒房室，犯之必复，愈难调治也，大抵虚劳起於丧者，肝肾过劳，多致亡血失精，强中阴竭而死，起於郁结者，内火烁津，多致血结乾咳，嗜食发痲而死，起於药误者，脾肺受病居多，多致饮食絀少，喘嗽泄泻而死，此证多患於膏粱，不但所禀柔脆，且性喜服药，小病必然变重，展转戕贼，不至伤残不已，试观贫居村野，有病何尝服药，所以得尽天年，明哲保身，胡不自省，而甘委之庸术哉。而色不衰，肌肤日，外如无病，内实虚伤，俗名桃花症，其证必蒸热咳嗽，或多汗，或无汗，或无痰，或经闭，或泄精，或吐血，或衄血，或善食，或泄泻，须察其所现何证，何藏受伤而治之，然此皆为阴火煎熬之证，治多不效，室女过时不嫁，男子过时不娶，及少寡者，多犯此证，以阴火虽乘籛位，非但不能消烁籛分之津液，阴分之津液，反竭力上供籛火之消烁，故肢体日削，而面色愈加鲜泽也，轻者嫁娶後渐愈，重者虽暂愈一紮月，向後必死，以其躯体柔脆，精气先枯，不能胜其发泄也，惟少寡再醮者，每多自愈，以其躯体堪任也，郁火既散，津液既通，可不药而愈矣。

(传尸(热毒积久，则生恶虫，虫蚀人藏府，故砵砵嘿嘿，不知所苦，无处不苦，经年累月，渐就羸瘦，其证蒸热咳嗽不止，胸背痛，紫目不明，四肢无力，腰膝酸，卧而不寐，或面色脱白，或紫颊时红，常怀忿怒，梦与鬼交，同气连枝，多遭传染，至於死亡，又传傍人，至於灭门，又传他姓，惨毒之祸，闻者骇心，辨之之法，烧真安息香，病人吸烟嗽不止者，乃传尸也，若嗽不甚者，非也，瘵虫最易传人，能谨戒七情，严避六气，常远房室，慎节饮食，虫不得传也，惟纵欲恣情，精血内耗邪祟外乘，凡觉元气稍虚，或腹饥馁，勿入劳瘵之家，或女病思男，男病思女，一蔑其面，随即染伤，不可不知，治疗之法，固本为先，祛虫次之，安息、阿魏、苏合、砵香、冰片、麝香、犀角、龙齿、獾肝、獾爪、朱砂、雄黄，皆有祛邪伐恶之璣，更以又璣盖助之，然各有所宜，若能食便秘面赤者，合用獾肝、獾爪，食少便滑面青者，合用天璣盖，其夫死传妻，妻死传夫，毒邪深入肾肝

二藏者，用骨殖中水，以生甘草未收晒九次丸服，服後必大泻数行，则热邪自大便而下也，其苏合香丸、芎归血馱散、鳖甲生犀散、传尸丸，皆治瘵之专方，若病入膏肓，不能起枯骨也。

慎柔师训云：尝治虚损，脉和缓而五六至，但咳嗽发热，无恶寒咽痛喉哽等证，以为可治，服保元、四君之类十馱剂，咳嗽略可，热亦微退，至二十剂外，咳嗽反盛，热复如前，而身反不能转侧，足渐无力，至不能行而，此何也，缘下焦肾气衰惫，无津液滋养百骸，筋气不能四端，脾肺之气不能下输，故足无力而，药虽有效，病虽暂絀，终不可治，若初服四君，保元十馱剂，而脉细如丝，其数不改，决不可治，如细而不数者，此犹有胃气，无腹痛作泻而饮食如常，可用保元、叁、术调理，须二三年方愈，若服药後，数脉渐絀，和缓有神，虽曰可治，亦得三月见功，年半方可全愈，又须看年力之衰壮，精神脾胃之强弱之，若服药後，脉虽和缓，而腿渐无力，如前所述，且痰嗽不止，脉虽缓，治之无益，又或如前证，足虽无力，而热退嗽咳，饮食如平人，此脾胃尚强，犹可管延岁月，又有如前证，六脉俱和缓，服前剂热退，而脉渐弦，反作泻下血，此平时火热煎熬，血留经络，得补药气血流通，邪不能留而下，下後半月十日自愈，下血时能食者不死，不能饮食，精神倦怠者，死可立待，吐血後反骤能食者，亦不可治，若见腹痛，理中汤，恶心饮食少，六君子汤，无此二证，用四君、保元服之，盖下血者邪从下窍而出也，又有变作伤风状者，邪从上窍而散也，当服补肺助脾之药，亦须半月而愈。凡病求汗不得汗者不治，虚损六脉俱数，服滋阴降火之剂，不及四五十剂者，犹可治之，如服至百剂，真元耗尽，脉洪数而无神，虽用补剂，而洪数变为细数，必渐痿困不起而毙矣，又或服寒凉未多，用保元、四君加生姜一二十剂，求汗不出，而洪数之脉不退，亦难救治，或虽无汗而洪脉渐絀，病亦渐去，且能饮食，此为可治，如此之脉，大抵秋冬易治，春夏难疗。凡虚损脉六七至，若逢春夏火令，津液枯槁，肾水正行死绝之乡，肺绝大脾燥，无有不死者，若秋冬火令已退，金水正旺，脉虽数可治也，设病者骨立声哑，喉痛寒热，腹疼作泻，而脉细数，亦属不治。凡病延至三四月，服药已多，其不效者，必过用寒凉，五藏愈虚，邪火愈炽，初用补药数贴，邪火一退，反觉头眩恶心，骨疼脚酸，神气昏懒，不思饮食，珥脉不细数而带和缓，急用保元、四君，大剂连服，便安寝半日，睡觉精神顿爽，再服再寝，饮食渐增，则为可治，珥脉细如丝，腹痛昏愤者难治。凡久病人脉，大小浮砵弦滑而三部不匀，或寸浮尺砵，或尺浮寸砵，但见病脉，反属可治，如久病浮中砵但和缓，细察无神，而体

倦甚者必死，再看其面色光润。此精神昏发於外，死期速矣。凡虚损见数脉，为胃气不足，若转缓弱，为胃气生发之兆，乃少籛春升之气也。凡虚损病久，脉虽和缓，未可决其必疗，盖久病之人，元气虚弱，脉反和缓，假气也，遇七八月间，服补剂，病得渐痊，此生机也，或延至十一月，一籛初动，籛气渐升，内气空虚，无以助生发之气，则变憎寒壮热，服补剂十馀贴，寒热渐退，犹可延缝调理，至二三月不变则生，否则不治，缘春夏木旺，脾肺久虚，气衰不能敌时令耳。凡医新病初时有邪，脉浮数，服按病药数剂，数脉即退，病已向安，再数剂则倦，脉反浮数，此时不可为尚有邪也，盖邪退而神气初转，故浮，只宜保元汤调养元气，浮数之脉得微汗而退，罔不识此，仍以祛邪之药治之，则变虚劳矣。久病服药後，六脉俱和，偶一日诊，或细或数或虚弱，或变怪理常，即当细问起居之故，或因一夜不睡而变者，或因劳役恼怒，或因感冒风寒，各随其感而治之。久病咳嗽气喘，若脉数者，不可用补药，如服之虚火一退，多令人痿倦不起，须先用独参汤，稍加陈皮以接其气，数日後，脉数渐退，方与调理。

(诊〔石顽曰：金匱云：男子平人脉大为劳，璫虚亦为劳，脉浮者，虚也，脉虚浮弦为短气，目瞑衄血，脉大者，春夏剧，秋冬祛，男子脉浮弱而涩者，为无子，精气清冷，虚弱微细者，善盗汗出，脉碎小迟者，溏泄，食不化，脉虚颯迟，及诸颯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紧数之脉，表俱虚，紧为寒伤营，数为血不足，脉见短数，则无胃气，细数紧数，俱非吉祥，脉洪大按之虚者，须防作泻，凡见数脉难治，病久脉数，尤非所宜，脉忽浮涩而数，忽碎弱而缓，变易不常，虚火之故也，虚损转潮热泄泻，脉短数者不治，虚损脉浮大者，属籛虚，细数者，属阴虚，颯为失血，若紮手俱颯，而中有一部独弦者，为有瘀蓄未尽，当散瘀为先，不可骤补，若见数大者，为火旺，必难治，若见涩脉来至者，亦不可治也，弦数为骨蒸，自上而下者，必寸口浮数，自下而上者，必尺中弦急，若关尺俱弦细而急，如循弦缕者不治，又尺中弦强者，必因房室发热，加之误服寒凉，故脉如是，然虚损之人，虽远房室，其尺脉之弦强，必不能便软，若更犯房室，明日反和，此阴籛得交，故尔暂软，後日诊之，其弦强必愈甚，诊察之际，不可不辨也。

石顽治牙行陶震涵子，伤劳咳嗽失血，势如泉涌，服生地汁、墨汁不止，余及门周子，用热童便二升而止，邀石顽诊之，脉得弦大而虚，自汗喘乏，至夜则烦扰不盛，与当归补血汤四贴而热除，时觉左亘刺痛，按之漉漉有声，此少年喜酒负气，尝与人俩狠所致，与

泽术麋衔汤，加生藕汁调服，大便即下累累紫黑血块，数日乃尽，後与四乌促忒藁 茹为末，分四服，入黄牝鸡腹中煮，留药蜜丸，尽剂而血不复来矣。

又治颜汝玉女，病虚羸寒热，腹痛 急，自汗喘嗽者三月馀，屡更医药不愈，忽然吐血数口，前医转邀石顽同往诊，候其气口虚涩不调，左皆弦微，而尺微尤甚，令与黄 建中加当归、细辛、前医曰，虚劳失血，曷不用滋阴降火，反行辛燥乎，余曰不然，虚劳之成，未必皆本虚也，大抵多由误药所致，今病欲成劳，乘其根蒂未固，急以辛温之药提出籛分，庶几挽回前失，若仍用阴药，则阴愈亢而血愈逆上矣，从古治劳，莫若金匱诸法，如虚劳 急诸不足，用黄 建中，原有所祖，即腹痛悸衄，亦不出此，更兼内补建中之制，加当归以和营血，细辛以利肺气，毋虚辛燥伤血也，遂与数贴，血止，次以桂枝人参汤数服，腹痛寒热顿除，後用六味丸，以枣仁易萸肉，或时间进保元、理功、当归补血之类，随证调理而安，余治虚劳，尝屏绝一切虚劳之药，使病气不致陷入阴分，深得金匱之力也。

门人进问虚损之治，今人恒守肝只是有馀，肾只不足二语，咸以清热平肝为务，吾师每以扶脾益肝建功，其旨云何，石顽答曰：夫嗽虽言肺病，而实本之於胃，内经咳论有云：其本在胃，颇关在肺，其义可见，至於平肝之说，关系匪轻，肝为生发之藏，主藏精血，精血内充，证脉俱无由见也，凡虚劳 急，亡血失精，烦热脉弦诸证，良由生气内乏，失其柔和而见乖戾，似乎邪热有馀之象，是须甘温调补，以扶生发之气，审系阴亏，则壮水以制籛，籛虚则培土以厚载，使之荣茂而保其贞固，詎可复加削伐而损既病之胃气乎。

复问虚损之宜於扶脾益肝，敬闻命矣，先哲治按中，多有三黄、四物等方者，何也，答言风土不同故也，西北之人，恒食煤火，煤为水土之精英，得水益炽，作食食之，能助真火，真火过璠，则为壮火，壮火散气，是以西之人，患中风者多，虚羸者少，即或有之，惟以苦寒清火为务，虽有虚证，无藉辛温也，东南之人，惟食薪火，薪禀水土之 悍，得水即灭，作食食之，专助龙火飞腾，则为邪火，是以东南之人，患中风者少，虚羸者多，纵有肝邪，最忌苦寒伤中之剂，虽有木郁，难於升发也，然西北之人，岂无真籛虚剧，宜用姜、附者，东南之人，岂无邪热亢璠，宜用苓、连者，当知北人禀赋虽强，以水为事，真籛耗竭，非峻投辛烈，乌能扶元气於无何有之乡，南人禀赋虽薄，恣情自恃，邪火暴逆，非暂用苦寒，何以救真阴於将竭之顷哉，庸师但知辛热有助籛之功，曷知有损阴之患，苦寒有伤中之虑，曷知有救阴之力欤。

### 卷三

#### 寒热门

##### 发热

东垣云：仲景论内外不足，发热自汗之证，大禁发汗，若饮食劳倦，杂病发热，自汗表虚之证，认作有馀，误用表药发之，汗大出而表益虚也。身尽热，先太籀也，从外而之内者为外伤。手足不和，紫位俱热如火，先少籀也，从内而之外者为内伤。伤食令人头痛，脉数发热，但左手脉平和，身不疼痛是也。人迎气口俱紧盛，或举按皆实大，发热而恶寒，腹不和而口液，此内外俱伤也。

夏月火乘土位，湿热相合，病多烦躁闷乱，四肢发热，或身体砵重，走注疼痛，皆湿热相搏，郁而不伸，故致热也。发热身痛，而身如薰黄者，湿热也。一身尽痛发热，日晡所剧者，风湿也。

汗出而身热者，风热也。身热脉弦数，战栗而不恶寒者，瘧症也。中有痰，令人憎寒发热，恶风自汗，寸口脉浮，胸膈痞满，有类伤寒，但头不疼，项不强为理。虚烦与伤寒相似，身热脉不浮紧，不恶寒，但热而烦，头不痛。脚气为病，大便坚，脚膝紫胫肿痛，或枯细者，当其发时，亦发热憎寒呕恶，有似伤寒也。春夏之交，发热而渴，或微恶寒，右手脉来数盛者，温病也。身热头疼，自汗多眠，籀脉浮滑，阴脉濡弱者，风温也。夏月大热而渴，脉盛躁者，热病也。夏月脉虚，身热而喘乏者，伤暑也。四肢发热，口舌咽乾，烦躁闷乱者，心与小肠之火，乘脾土之位，脾主四肢，为诸籀之本，脾热故四肢发热。每日晡时憎寒壮热，脉数盛而有痛处者，痲毒之将发也。

李士材治夏彝仲太夫人，年届八十，因彝仲远仕闽中，忧思成疾，忽发热头疼，医以伤寒发散禁食，一剂而汗如浴，喘促神昏，其脉大无力，即令进食，而投参、白术、橘红、甘草、燥姜，一剂而喘汗差殊，倍用参、术至一紮，证愈七八，惟食未强，此火衰不能生土，加熟附、乾姜，服二月而痊。

##### 热

经云：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痲疽疮疡，璣郁注下，倮疔肿胀，呕衄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闭之病生矣，

病机云：诸风掉眩，皆属於肝，诸寒收引，皆属於肾，诸气 郁，皆属於肺，诸湿肿满，皆属於脾，诸痛痒疮，皆属於心。（五分属五条藏证。〔诸厥固泄，皆属於下。（谓下焦肝肾之病。〔诸痿喘呕，皆属於上。（谓上焦心肺之病。〔诸热璣疔，皆属於火。（手少籀三焦经。〔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於火。

（手少阴心经。〔诸瘕项强，皆属於湿。（足太籀膀胱经。〔诸逆冲上，



皆屬於火。

(手厥阴心胞络经,〔诸胀腹大,皆屬於热。(足太阴脾经,〔诸躁狂越,皆屬於火。(足阳明胃经,〔诸暴强直,皆屬於风。(足厥阴肝经,〔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屬於热。(手太阴肺经,〔诸病 肿,疼酸蚤骇,皆屬於火。(手阳明大肠经,〔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屬於热。

(手太阴小肠经,〔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足少阴肾经,〔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热。(足少阳胆经,〔

按病机十九条,邵元伟分属经藏,前五条各属五藏之病,次二条兼该上下之病,後十二条分隶十二经证,而河间原病式从未论及,皆偏言盛气实邪,立言若此,虚者何堪,故楼氏指其治法之偏,诚非过也,观十九条中,除五藏上下外,其间属火者五,属热者四,其外惟风寒湿三气而已,况五藏中之心藏,岂非亦属火乎,今以全节类诸热门,使学者比例而观,庶寒热盛之机,可了然无惑矣。

盛萧东云:治热须辨真假,夫真热则发热恶寒,脉数有力,按之更实,烦躁口渴,大便燥,小便赤涩,或利臭积,发言壮厉,不欲近衣者是也,亲乎表者宜发散,亲乎里者宜通泄,假热亦发热恶寒,而足必不热,脉大而虚,按之微弱,身虽炽热而不躁不渴,或见虚狂躁渴而不能引饮,发过顷之即止,终不及声高置骂者也,经曰:寒热有真假,治法有逆从,此之谓也。

杂病发热,阴虚於下也,经云:阴虚则发热,夫籛在外,为阴之卫,阴在内,为籛之守,精神外驰,嗜欲无节,阴气耗散,籛无所附,遂致浮散於肌表间而发热也,实非有热,当作阴虚治,而用补养之法可也。

丹溪论昼夜发热,昼重夜轻,口中无味为籛虚,午後发热,夜半则止,口中知味为阴虚,籛全阴半,籛得以兼阴,阴不得以兼籛也,至於或昼或夜,或作或止,不时而发者,此脾胃气血俱虚,火气不盛之证,不可拘於昼夜之候也,籛虚责在胃,阴虚责在肾,盖饥饱伤胃,劳役则兼伤脾,籛气虚矣,房劳伤肾,竭力则伤肝,阴血亏矣。肾虚火不归根,游行於外而发热者,烦渴引饮,而目俱赤,遍舌生刺,紫唇黑裂,喉间如烟火上冲,紫足心似烙,痰涎壅盛,喘急气促,脉洪大而数疾无偷,按之微弱者是也,法当导火归根,误用寒凉必殆,即或知其本虚而用补益,不辨阴虚籛虚,漫投参、朮,则籛愈盛,而阴愈虚,壮热转增,八味、桂、附之属愈不敢施,不得已用知、柏、苓、连折之,必至燥渴咽痛腹痛泄泻而死。凡暴热不止,脉滑数,或洪盛,皆为实热,宜随表 孰轻孰重而清理之,或脉虽碎而

按之实坚者，为实，必用苦寒下夺之，若热久不止，脉来虚数无力，服调补药不应，饮食无味，或至夜烦渴，或反加乾咳者，此必阴血受伤，当以血药调补其阴，则箴热自化，阴箴虚盛之机，不可不审而急为转关也。

(诊)脉数为热，浮数表热，砵数热，无力虚热，有力实热，滑数心下结热，缓而滑为热中，牢为脾胃盛热，若发热而脉反砵细，或数疾无力者，病脉相反也死，病热有火者生，心脉洪是也，浮而涩，涩而身有热者死，热而脉静者难治，脉盛汗出不解者死，脉虚热不止者死，脉弱四肢厥，不欲见人，食不入，利下不止者死。

### 潮热

潮热有作有止，若潮水之来，不失其时，一日一发，若日三五发者，即是发热，非潮热也，有虚有实，惟伤寒日晡发热，乃胃实，别无虚证，其余有潮热者，当审其虚实，若大便坚涩，喜冷畏热，心下然，睡卧不着，此皆气盛，所谓实而潮热也，凉膈散、大柴胡辈下之，若胃气消乏，精神憔悴，饮食殊少，日渐翩病虽暂去，而五心常有余热，此属虚证，宜逍遥散、小柴胡等加絃，有每遇夜身发微热，病人不觉，早起动作无事，饮食如常，既无别证可疑，只是血虚阴不济箴，朝用加味逍遥散，暮用六味丸，不应，用当归补血汤，加絃久味丸。有潮热似疟，胸膈痞塞，背心疼痛，气弱脉弦，服补药不效者，此属饮证，随气而潮，故热亦随饮而潮，於痰饮门求之。气口脉滑，内有宿食，常暮发热，明日复止者。於伤饮食门求之。

### 恶寒(背恶寒)

经云：箴虚则外寒，奈何，曰：箴受气於上焦，以温皮肤分肉之间，今寒气在外，则上焦不通，而寒气独留於外，故寒栗，恶寒者，虽当夏月，若遇风霜，欲得重绵，时觉凛凛战栗如丧神守，此热伏於，而反觉自冷，实非寒也，或曰：往往见有服热药而愈者，何也，曰：病热之人，其气炎上，郁为痰饮，抑遏清道，阴气不升，病热尤甚，积痰得热，亦为暂退，热势助邪，其病益深，或曰：寒势如此，谁敢以寒凉药与之，非杀而何，曰：古人遇战栗之证，有以大承气汤下燥屎而愈者，恶寒战栗，明是热证，但有虚实之分耳。

有卫气虚衰，不能实表分肉而恶寒者，有上焦之邪隔绝营卫，不能升发出表而恶寒者，有酒热内郁，不得泄而恶寒者，背恶寒是痰饮，仲景云：心下有留饮，其人背恶寒，冷如冰，指迷茯苓丸，身前寒属胃，经云：胃足箴明之脉，气虚则身以前皆寒栗，掌中寒者腹中寒，鱼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理中丸，表虚恶贼风，上焦不通，箴气抑遏，而皮肤分肉无以温之，故寒栗，升箴益胃汤，开发

上焦，以升籛明，出外温之也。外感，内伤，伤食，湿痰，火郁，皆有恶寒，非独籛虚也，若脉浮紧，头痛拘急，身疼微恶寒热起，是外感，审时令轻重发散之，脉缓弱，或气口虚大，按之无力，兼见倦怠，手心热，是内伤元气证，补中益气汤加桂、附二三分，以行参、之力，且益籛气也，脉弦滑，恶心头痛，饱闷溢酸，是内伤宿食，从伤食治，或脉来涩伏，腹满烦热喘促者，是冷食结滞於内也，当与温消，枳实埋中汤，审系肉食，加炮黑山查一二钱，脉滑或砵，周身疼痛而恶寒者，属湿痰，乃痰在上焦，遏绝籛气而然，肥人多此，宜二陈加二术、羌、防，少佐桂枝，甚者先吐之，恶寒非寒，不战而栗从火郁治，火郁汤，若郁遏籛气於脾土，令人恶寒者，东垣升籛散火汤，内虚急，恶寒少气，手足厥冷，少腹挛急，足胫疼酸，此籛不足也，大建中汤。背恶寒，脉浮大而无力者，为气虚。

脉弦紧，寒热兼作，乃疮肿之候，须问身中是否有肿处。大抵恶寒证，除籛虚外，属表证者多，乃表中籛气不得发越而然，须辛散之。恶寒家不可过覆近火，寒热相搏，脉道砵伏，愈令病人寒不可遏，但去被撤火，兼以和营之药，自然不恶寒矣，妇人恶寒，尤不可近火，寒气入腹，血室结聚，药所不能治矣。

祝仲盛治一贵妇病恶寒，日夜以重裘覆其首，起跃入沸汤中不觉，医以为寒，祝持之曰：此痰火上腾，所谓籛璫似阴也，非大下之则火不杀，下经宿而撤裘，呼水饮之，旬日气平乃愈。

李士材治絳文遂眩暈三载，虽战栗恶寒而不喜饮热汤，五月向火，数妾拥居帷幔，屢服姜、桂不效，脉浮之细子，砵之搏坚，是郁火内伏，不得宣越也，用金花汤加柴胡、甘草、生姜，乘热饮之，移时而恶寒絀，再剂而撤火炉，月而起，更以人参汤进六味丸，黎月全安。

石顽曰：凡病但恶寒而不发热者，多属火郁之证，举世一以籛虚为治，误人多矣，如墅关谢君宜之病，七月间寒热如疟，因服苓、知、石膏辈，稍间数日，後因小便，精大泄，遂脑痛如破，恶寒振振欲墮地，医用八味、六君，三倍参、附而寒不除，继用大建中，每服人参五钱，熟附二钱，其寒益甚，春王人日，始延治於余，诊之脉仅三至，弦小而絀寸俱伏，但举指忽觉流利，审其证，虽五裘重裘，大畏隙风如箭而不喜近火，恶寒虽剧而忽重忽轻，口鼻气息全冷而胸中时觉上冲，小腹坚满而块垒如石，大便坚硬而欲了不了，小便短数而时白时黄，籛道虽痿而缓纵不收。

气色虽憔悴而不晦暗，此证起先本属籛虚，因加用参、附籛药过多，壮火不能化阴，遂郁伏土中，反致真阴耗竭，是以二便艰涩，所

谓阴虚自致泉竭也，法当升发其籛，先与火郁汤六服，继进升籛散火、补中益气，而恶寒微除，重裘渐解，肢体微汗，口鼻气温，脉复五至，二便调适，小便微和，籛亦渐举，嗣後令服六味丸、生脉散，璋功散，调理而康。

(背恶寒(背为籛位，背上恶寒，籛受病而阴邪亢逆也，其病有七，一者暴中阴寒，四肢厥冷而背恶寒，脉必碇细，附子汤温散之，一者素稟籛衰而背上常微畏寒，脉来微弱，八味丸温补之，一者热邪内伏，烦渴引饮而背恶寒，脉多碇滑，或伏匿，此火郁於内也，热病初发多此，白虎汤解散之，一者中暑 热，亦多有背恶寒，人参白虎、清暑益气，按证清解之，一者湿痰内郁，肢体疼重而痞闷头汗，其人必肥盛，其脉或缓滑，或涩滞，滑则指迷茯苓加胆星，涩则苓桂术甘加半夏，广皮分解之，一者瘀血内滞而头汗目黄，小便清利，大便溏黑，小腹偏左或左脘中 有疼处，脉必关尺弦紧，或带瓢状，桃核承气、犀角地黄，随上下虚实清理之，一者无故脉数，而背恶寒疼重寒热者，为发痈疽之兆，膏粱多此，不可疑似而迟延难疗也。

#### 振寒

经言虚邪之中人也，洒洒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见於色，不知其身，又曰：籛明所谓洒洒振寒，籛明者，午也，五月盛籛之阴也，籛盛而阴气加之，故洒洒振寒，当泻籛者也，又云：籛气客於皮肤，阴气盛，籛气虚，故振振寒栗，当补籛者也，如六脉弦细而涩，按之空虚，此大寒证，亦伤精气，当温补者也，泻籛，白虎加人参汤、竹叶石膏汤，补籛，黄 建中汤，若夫真籛虚证，但寒栗耳，不作表振也，或兼风寒则表，桂枝加附子汤。

#### 战栗

经云：肾之变动为栗，原病式曰：战栗动摇，火之象也，籛动阴静，而水火相反，故厥逆禁固，屈伸不便，为病寒也，栗者寒冷也，或言寒战为脾寒者，未明变化之道也，此由心火热甚，亢璫而战，反兼水化制之，故寒栗也，寒栗山火盛似水，实非兼有寒气也，以大承气下之，多有燥屎，下後热退，则寒栗愈矣，若籛虚则但畏寒，籛郁则振寒战栗，有火无火之分也，亦有暴感寒邪，恶寒脉伏而战栗者，麻黄汤发散之。

#### 寒热

经云：因於露风，乃生寒热。籛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风气客於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者善行而数变，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休则衰饮食，其热也则消肌

肉，故使人 栗而不能食，名曰：寒热。

寒热如疟，表 不和者，小柴胡为主药，至夜转甚者，加丹皮、山  
梔，日久虚劳，寒热不除者，柴胡四物汤、加味道遥散，脾病则血气  
俱不盛，寒热往来，无有休息，故脾病如疟状也，元气虚人，遇劳即  
发寒热，此元气下陷之故，或劳力而发寒热，腿缝中结核作痛，谓  
之劳发，俱宜补中益气汤。病寒热间作，腕後有斑三五点，鼻中微  
血，紫脉碇涩，胸膈四肢按之殊无大热，此脾胃气虚而挟微邪，理  
中汤去人参，加茯苓、燥葛根。郁怒而发寒热，逍遥散。内伤疟疾寒  
热，各具本门。伤寒寒热，不在此例。

外热内寒外寒内热皮寒而燥者，籛不足，皮热而燥者，阴不足，皮  
寒而寒者，阴盛也，皮热而热者，籛盛也，仲景云：病人身大热反欲  
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黄 建中汤汗之，病人身大寒反  
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越婢汤发之，若杂证外热内寒  
者，理中汤 之，外寒内热者，火郁汤散之。

上热下寒上寒下热热发於上，籛中之籛邪也，热发於下，阴中之籛  
邪也，寒起於上，籛中之阴邪也，寒起於下，阴中之阴邪也，脉经  
云：籛乘阴者，腰已下至足热，腰已上寒，梔子畔汤吐以升之，阴气  
上争，心腹满者死，阴乘籛者，腰已上至头热，腰已下寒，桂苓丸以  
导之，籛气上争，得汗者生，若杂证上热下寒，既济汤，兼大便秘，  
既济解毒汤，火不归源，八味丸，上寒下热，五苓散送滋肾丸，  
虚籛下陷者，加絳八味丸。

疟

经云：疟先寒而後热者，夏伤於大暑，其汗大出，理开发，因遇夏  
气凄沧之水寒，藏於理皮肤之中，秋伤於风，则病成矣，夫寒者  
阴气也，风者籛气也，先伤於寒而後伤於风，故先寒而後热也，病  
以时作，名曰寒疟，先热而後寒者，此先伤於风而後伤於寒，故先  
热而後寒也，亦以时作，名曰温疟，其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籛  
气独发，则少气 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瘧疟，温疟者，得之冬中於  
风，寒气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则籛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  
暑，脑髓烁，肌肉消，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  
藏於肾，其气先从内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阴虚而籛盛，籛盛则热  
矣，衰则气复反入，入则籛虚，籛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後寒，名曰温  
疟，瘧疟者，肺素有热，气盛於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  
有所用力，理开，风寒舍於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籛气  
盛，籛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及於阴，故但热而不寒，气内藏  
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故命曰瘧疟。足太籛之

疟，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後热，然，热止汗出。足少阴之疟，令人身体解倦，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人心惕然，热多，汗出甚。足阳明之疟，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热，热去汗出，喜见日月光火气，乃快然。

足太阳之疟，令人不乐，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热汗出，病至则善呕，呕已乃衰。足少阴之疟，令人呕吐甚，多寒热，热多寒少，欲闭户牖而处，其病难已。足厥阴之疟，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癃状，非癃也，数便，意恐惧，气不足，腹中悒悒。凡治疟先发时食顷，乃可以治，过之则失时也。

金匱云：师曰：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瘧疟，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

疟之寒热更作，因阴阳之气互为争并，若阴衰离绝其阳，而阳亦不并之阴，故阳独发，但热而已，其少气，肺主气，肺受火抑故也，手足热者，阳主四肢，阳盛则四肢热也，欲呕者，火邪上冲，胃气逆也，内藏於心者，阳盛则火气内藏，而外舍分肉之间也，消烁肌肉者，火盛则肌肉烁也，此条合後条温疟观之，亦可以白虎汤治瘧疟也，白虎专於退热，其分肉四肢，内属脾胃，非切於所舍者乎，又泻肺火，非救其少气，盖设其别有兼证，岂不可推加桂之例而加别药乎。

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烦疼，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内经言温疟先热後寒，仲景言温疟则但热不寒，有似瘧疟而实不同也，瘧疟邪合邪，上薰心肺，所以少气，消烁肌肉，温疟脉如平人，则邪未合而津未伤，阳受病而阴不病，以其人素有气，营卫不通，故疟发於阳不入於阴，所以骨节烦疼，时呕，邪气搏格之状有如此者，惟用白虎汤以治阳邪，而加桂枝以通营卫，斯阴阳和，血脉通，得汗而愈矣，至於伤寒前热未除而复感风寒，脉阴阳俱盛之温疟，与其脉如平者，回乎不同也。

疟多寒者，名曰牝疟，蜀漆散主之。

邪气内藏於心，则但热而不寒，是为瘧疟，邪气伏藏於肾，故多寒而少热，则为牝疟，以邪气伏结，则阳气不行於外，故外寒，积聚津液以成痰，是以多寒，与素问少阴经证之多热少寒不同，方用蜀漆和浆水吐之以发越阳气，龙骨以固阴津，云母从至下而举其阳，取山川云雾开霁之意，盖云母即阳起石之根，性温而升，最能温湿，稍加蜀漆，则可以治太阳之湿疟，方後有云：湿疟，加蜀漆半

分，而坊本误作温疟，大谬，此条本以邪伏髓海，谓之牝疟，赵以德不辨亥豕，注为邪在心而为牡，喻嘉言亦仍其误而述之，非智者之一失欤。

疟病发渴者，柴胡去半夏加塘蓼汤，亦治劳疟。

渴者箴明津竭，而所以致箴明津竭者，本少箴木火之势，劫夺胃津而然，故疟邪进退於少箴，则以小柴胡进退而施治也，至於劳疟之由，亦木火盛而津衰致渴，故亦不外是方也。

疟寒多微有热，或但寒不热，柴胡桂姜汤，服一剂如神。

是证虽与牝疟相类以方药论之则殊，牝疟邪伏少阴气分，而此邪伏少箴营血之分，夫邪气入营，既无外出之势，而营中之邪，亦不出与箴争，所以多寒少热，或但寒无热也，小柴胡汤本阴箴紮停之方，可随疟之进退，加桂枝、乾姜则进而从箴，若加塘蓼、石膏则退而从阴，可类推矣。

丹溪治六经疟，悉以二陈为主，各加引经药，可见无痰不成疟也，大法，先热後寒者，柴胡桂枝汤，先寒後热者，小柴胡汤，多热但热者，白虎加桂枝汤，多寒但寒者，柴胡桂姜汤，虽多寒但寒，脉洪实者，当作实治，不得便用桂、姜，虽多热但热，脉虚软者，当作虚治，不得便用白虎，寒多热少，或少食易饥，恶心吐痰，人参养胃汤，热多寒少，口苦咽乾，小便赤涩，或伤食成疟，清脾饮，劳役所伤，饮食失节成疟，则虚弱自汗，补中益气加半夏，疟疾自汗日甚，不能止，此表虚不能卫护也，人参实卫加桂枝。风疟，自感风而得，恶风自汗，烦躁头痛，风，箴邪也，故先热後寒，宜半夏、柴、胡、羌活、紫苏、细辛、生姜。寒疟，暑月乘凉沐浴，自感寒而得，无汗恶寒，挛痛面惨，寒，阴邪也，故先寒後热，宜羌活、紫苏、桂枝、柴胡、草果、厚朴。暑疟亦名瘧疟，但热不寒，实不泄，烦渴而呕，肌肉消瘦，小柴胡加香薷、黄连、竹叶，盛暑发者，白虎汤，虚者，加人参，秋凉後发者，小柴胡汤，此肺素有热，阴气先绝，箴气独发，故但热不寒也。温疟，由冬受非时之邪，伏藏骨髓之中，至春夏湿热气蒸而发，发则先热後寒，或但热不寒，春用小柴胡，夏用白虎加桂枝，以邪热势盛，故不恶寒而便发热，热发於表之後，正气内虚，反微似畏寒之状，非恶寒也。牝疟，邪伏於肾，湿疟，则久受阴湿而邪伏太阴，皆但寒不热，并宜蜀漆散，邪伏血分而多寒少热，惨惨振振，柴胡桂姜汤。劳疟大渴，柴胡去半夏加塘蓼汤。汗出澡浴，身体重痛，肢节烦疼，寒热而呕逆者，亦属湿疟，胃苓汤加羌活、紫苏。食疟，因饮食不节，中生痰，加以风气乘之，故善饥而不能食，食而支满，腹大善呕，实者二陈加枳椇、草果，因饥饱劳役

而发，日久不止，脉虚者理中汤加枳实、青皮，素有阴虚劳嗽，或因疟成劳，但於调理本药中，稍加桂枝、姜、枣可也，不可纯用祛风豁痰药，若表邪势盛，可用小建中、黄建中为主，後与生料六味丸加桂枝、鳖甲。凡疟发於午前，是籛分受病，易愈，发於午後，阴分受病，难愈，疟发日宴，为邪气下陷於阴分，必用升、柴升发其邪，仍从籛分而发，补中益气加桂枝，疟发日早，为邪气上越於籛分，宜因势利导之，小柴胡加枳、桔。夜疟俗名鬼疟，此邪入血分，宜升散血脉之邪，千金内补建中加升、柴、生首乌，脾胃素虚人，补中益气加首乌、桂枝、芍药。瘴疟，山岚溪涧之毒，须用祛瘴涤痰之药为主。

疫疟，夏秋之间，沿门阖境皆是也，其证壮热多汗而渴，宜藜原饮。烦热大渴，有表证，桂枝白虎汤。k 狂闷，凉膈散加草果，寒热便秘，大柴胡汤。虚人发散後热不止，人参败毒散。有郁证似疟者，寒热与疟无殫，但口苦呕吐清水，或苦水，面青佷痛，耳鸣脉涩，逍遥散倍柴胡加綠茶萸、川连。痢後发疟，邪从少籛循经外泄也，小柴胡加黄芩加桂枝，或补中益气倍升、柴，升散则愈。

大抵疟初起，宜散邪消导，日久宜养正调中，所谓气虚则恶寒，血虚则发热也，日数虽多，饮食未节者，未可便断为虚，须禁食消导，凭脉下手可也，形盛气虚人多湿痰，发则多恶寒，日久不已，脉软而磳带滑，用补中益气加苓、半，兼用熟附子二三分，疟後不喜食，四肢倦怠，面色痿黄，六君子加山查、黄连、枳实，久疟不止，元气虚盛者，用人参、常山各五钱，碎，微火同炒，去常山，只以人参煎汤，未发前服，屡验，疟发四五遍後，曾经发散者，何首乌散，壮实者，可用七宝饮，至夜热不止而脉实邪盛者，此邪干血分也，常山饮截之，疟发已久，遍治无功，度无外邪，亦无内滞，惟人参一藜，生姜一藜，加桂枝少许，冬月无汗，稍加麻黄，发前五更时服，温覆取微汗必止，甚者连进三日，无不愈者，愈後亦易康复，如在贫家，人参絳半，合白朮五钱代之，此方不特虚人久疟，治三日疟更宜，夜发则加当归、首乌，无不应手取效，然发於严冬之时，有屡用此方，及补中益气不效者，必待仲春，仍用前药加桂枝汗之即愈。

丹溪云：疟者，三阴疟也，三日一发，发於子午卯酉日者，少阴疟也，发於寅申巳亥日者，厥阴疟也，发於辰戌丑未日者，太阴疟也，更须以脉证参之，然後决其经而与法治，按内经云：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而发者，邪气与卫气客於六府，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李士材释云：客，犹会也，邪在六府，则气远会稀，



故间二日或休数日也，观此，则丹溪辰戌丑未日为太阴疟，非矣，子午虽曰少阴，而卯酉则藩明矣，巳亥虽曰厥阴，而寅申则少藪矣，丑未虽曰太阴，而辰戌则太藪矣，三日发者，犹可以此为言，数日发者，又将何以辨之，大抵三日疟，初起发於夏秋者，宜用二陈去橘皮，加生术、槟榔、常山，逐去痰癖为先，稍加穿山甲以透经络，至於暑结营分，又当以香薷、鳖甲、茯苓、半夏、甘草、当归、生姜、大枣 暑为要，而前药为无益也，若元气大虚，用补正，宜六君加草果、乌梅，名四兽饮，兼本经引使药，若元气下陷，日发渐晏者，补中益气汤大剂参、术、姜、枣为治，如常山、槟榔、山甲、草果，皆为戈戟矣。

疟母者，顽痰挟血食而结为症瘕，鳖甲煎丸，或小柴胡加鳖甲、蓬术、桃仁俱用醋制，其鳖甲用栗灰汤煮糜烂入药尤效，此金匱法也，病气俱实者，疟母丸，虚人久疟，时止时发，芎归鳖甲饮，不应，脾虚也，急用补中益气加鳖甲，少食痞闷，胃虚也，四兽饮加鳖甲、当归、蓬术、肉桂，虚人疟母，必用补益，盖缘治之失宜，邪伏肝经，而亘下有块，仍寒热时作，不可以癖积治之，每见急於攻块者，多致不救。久疟不愈，必有留滞，须加鳖甲消之，如无留滞，只宜补益，凡寒热有常期者，疟也，无常期者，杂证也，疟证诸经有邪，总不离乎肝胆也。

石顽曰：经言夏暑汗不出者，秋成 疟，此论固是，然其轻重之殊，今昔回环，良由天端使然，以北方风气端行於南故也，夫疟疾一证，向来淮泗以北最剧，大江以南甚轻，康熙壬子，吾絳患此者，比户皆然，自夏徂秋，日盛一日，其势不殊淮北，证皆痞满呕逆，甚则昏热偷顛，脉多浑浑，不显弦象，亦有关尺微弦者，但其热至晨必殊，不似热病之昼夜不分也，时医不察，混以伤寒目之，因而误药致毙者，日以继踵，原其寒热之机，又与往岁不同，有一日连发二三次者，有晨昏寒热再见者，有连发数日，中间二三日复发如前者，有先热後寒者，有独寒无热者，有独热无寒者，有今日但寒明日但热者，证虽变易无常，总不越和营散邪等法，但须分虚实寒热轻重治之，历观用哈捻内崧 琢 k 者十无一验，间有寒热止而昏热不休者，又须随所禀形气之偏胜，病气之盛衰而为调适，全在机用璣活，不可专守成则，而举世治疟，必先禁止饮食，概用疏风发散，兼消克痰食宽膈破气之剂，消克不已，继进硝黄，胃气愈伤，浊邪愈逆，正气何由得行，而振祛邪之力乎，余治久疟坏证，每令续进稠饮，继与稀糜，使胃气输端，可行药力，然後施治如此挽回者，未遑枚举，更有愈而复发，发而复愈，愈而又发者，又须推原所发之

由而为清理，若常山、草果、槟榔、厚朴、枳谷、青皮、石膏、知母等伤犯中州之药，咸非所宜，逮至仲秋已後，不特白虎当禁，纵不犯石膏、知母，邪气内陷而变肠者甚多，有先疟後痢者，有疟痢齐发者，尝遍考昔人治例，惟补中益气一方，虽未能尽合肯綮，然一隅之举，馀可类推，庸师不审，但守通因通用之法，致成夭扎者多矣。

(诊)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下之祛，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丹溪治一少年，冬月患疟，自卯足寒，至酉方热，寅初乃休，因思必为接内感寒所致，用人参大补加附子行经散寒以取汗，数日不得汗，以足响道远，药力难及再以苍术、川芎、桃枝煎汤，盛以高桶，扶坐浸足至膝，食顷，以前药服之，汗出通身而愈。

汪石山治一少年，六月因劳病疟，取凉梦遗，遂觉恶寒，连日惨惨不爽，三日後头痛躁闷，家人诊之，蚤曰：脉绝矣，议作阴证，欲进附子汤未决，汪曰：阴证无头痛，今病如是，恐风暑乘虚入於阴分，故脉伏耳，非绝也，若进附子汤，是以火济火，安能复生，姑待以观其变，次晚果寒热头痛，躁渴痞闷，呕食自汗，脉皆濡小而数，脾部兼弦，遂用清暑益气汤絳苍术、升麻，二十馀剂而愈。

李士材治陈眉公三日疟，岁未祛，素畏药饵，尤不喜人参，其脉浮之则濡，砭之则弱，营卫俱衰，故延不已，因固请曰：素不服参者，天璣之丰也，今不可缺者，病魔之久也，先服人参钱许，口有津生，腹无烦满，遂以人参一紮，何首乌一紮煎成，入姜汁锤许，一剂势絳七八，再剂而疟遂截。

石顽治广文张安期夫人，先是其女及婿与婢，数日连毙三人，其仆尚传染垂危，安期夫人因送女殓，归亦病疟，杂治罔效，遂成坏病，勉与生姜泻心汤救之。故友李怀兹乃郎幼韩，触邓氏疫疟之气，染患月馀不止，且左右乏人，失於调理，以致愈而复发，加以五液注下，疟痢兼并，水谷不入者半月有馀，当此虽有合剂，亦难克应，乃携归斋中，日与补中益气，兼理中、六君、英、桂之属，将养半月而康。

貳守金令友之室，春榜蒋旷生之妹也，旷生乔梓，见其亢热昏乱，意谓伤寒，同舟邀往，及诊视之，是疟非寒，与柴胡桂枝汤四剂而安。

貳尹絳丹生，湿盛体肥，呕逆痞，寒热昏眩，与凉膈散加黄连下之，五日而止，越半月复发，亦五日而止。

貳守汤子端，恶寒发热，面赤足冷，六脉弦细而数，自言不谨後受寒，以为伤寒阴证，余曰：阴证无寒热例，与柴胡桂姜汤二服而痊。文举顾若雨之女与甥女，先後并疟，皆先热後寒，并与桂枝白虎汤而祛。

太学郑墨林夫人，怀孕七月，先疟後痢，而多鲜血，与补中益气加絳茱萸制川连而愈，每见孕妇病疟，胎陨而致不救者，多矣。

乡饮张怡泉，恒服参、附、鹿角襟等籛药而真阴向耗，年七十五，七月下病疟，时医误进常山止截药一剂，遂致人事不省，六脉止歇，按之则二至一止，举指则三五至一止，惟在寒热之际诊之则不止歇，热退则止歇如前，此真气衰微，不能贯通於脉，所以止歇不前，在寒热之时，邪气冲激经脉，所以反得开通，此虚中伏邪之象，为制一方，用常山一钱酒拌，同人参五钱焙乾，去常山，但用人参，以助胸中大气而祛逐之，当知因常山伤犯中气而变剧，故仍用常山为向导耳，昼夜连进二服，遂得安寝，但寒热不止，脉止如前，乃令日进人参一紮，分二次进，并与稀糜助其胃气，数日寒热渐止，脉微续而安。

玉峰春榜顾玉书，疟发即昏热偷顛，痞胀呕逆，切其气口，独见短滑，乃有宿滞之象，与凉膈散易人中黄、加草果仁，一剂霍然。

督学汪緘之女，患前证，以桂枝白虎汤易人中黄，加劳鞞畔，四服而安。

中翰金淳还乃郎，八月间患疟，发於辰戌丑未，至春，子午卯酉每增小寒热，直至初夏，始延治於石顽，诊其六脉如丝，面青唇白，乃与六君子加桂、附，四服不应，每服加用人参至一紮，桂、附各三钱，又四服，而辰戌丑未之寒热顿止，子午卯酉之寒热更甚，此中土有权而邪并至阴也，仍与前药四服，而色荣食进，寒热悉除，後与独参汤送八味丸调理而安。

文学顾大来，年逾八旬，初秋患瘧疟，昏热 y，喘乏遗尿，或者以为伤寒 y，或者以为中风遗尿，危疑莫定，予曰无虑，此三籛合病，y 遗尿，口不仁而面垢，仲景暑证中原有是例，遂以白虎加人参，三啜而安，同时文学顾次占夫人，朔客祁连山，皆患是证，一者兼风，用白虎加桂枝，一者兼湿，用白虎加苍术，俱随手而痊，若以中风遗尿例治，则失之矣，是日坐间有同道问及今岁疟脉不弦之故，予谓之曰：疟属少籛经证，其脉当弦，而反不弦如平人者，以邪气与正气混合不分，故绝不显弦象，金匱有云，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烦疼，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曷知脉既不弦，便非风木之邪，即不当用柴胡等少籛经药，岂可以常法施治乎。

飞畴治沈子嘉，平昔每至夏间，脐一着扇风则腹痛，且不时作泻，六脉但微数，无他理，此肾藏本寒，闭藏不密，易於招风也，下寒则虚火上僭，故脉数耳，会与六味去泽泻，加肉桂、肉果、五味、白用作丸服，因是脐不畏风，脾胃亦实，明秋患疟，医用白虎、竹叶石膏等，疟寒甚而不甚热，面青足冷，六脉弦细而数，用八味地黄三倍桂、附作汤，更以四君合保元早暮间进，二日疟止，调理而愈。

厥

经云：厥之为病也，足暴清，胸将若裂，肠若以刀切之，烦而不能食，脉大小皆涩。寒热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阴气竭，籛气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气复反则生矣。

按厥论云：厥之寒热者，何也，籛气衰於下，则为寒厥，阴气衰於下，则为热厥，曰籛厥者，因善怒而得也，曰风厥者，手足搐搦，汗出而烦满不解也，曰痿厥者，痿病与厥杂合，而足弱痿无力也，曰厥者，病与厥病杂合，而脚气烦麻肿痛，世谓脚气冲心者是也，曰厥者，卧出而风吹之，血凝於肤者为，凝於脉者为泣，凝於足者为厥是也，今人又以忽然昏晕，不省人事，手足冷者为厥，仲景论伤寒，则以籛证传阴，手足寒者为热厥，主以四逆散，阴证恶寒，手足寒者为寒厥，主以四逆汤，内经厥论之义则不然，盖足之三籛，起於足五指之表，三阴起於足五指之，故籛气胜则足下热，阴气胜则从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也，论得寒厥之由，以其人籛气衰，不能渗荣其经络，籛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附子理中汤，论得热厥之由，则谓其人必数醉若饱以入房，气聚於脾中，肾气日衰，籛气独胜，故手为之热也，加絳八味丸。

经云：籛气者，烦劳则张精绝。（张主也，烦劳则主精绝。）辟积於夏，使人煎厥。

（夏暑伤气而煎厥，气逆也。）（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清暑益气汤。籛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血积胸中不散，气道阻碍不行，故为暴逆。）（犀角地黄汤。二籛一阴发病，名曰风厥。）（肝木克胃，风胜其湿，不制肾水，故令上逆。）（地黄饮子。又骨痛爪枯为骨厥，紮手指挛急，屈伸不得，爪甲枯厥为臂厥，身立如椽为厥，此皆内虚气逆也，并宜八味丸，喘而狂走登高，为籛明厥，此为邪实，承气汤下之，厥而腹满不知人，卒然闷乱者，皆因邪气乱，籛气逆，是少阴肾脉不至也，名曰尸厥，卒中天地戾气使然，急以二气丹二钱，用陈酒煎，如觉焰硝起，倾放盆内盖着温服，如人行五里许，又进一服，不过三服即醒，若膏梁本虚之人，

用附子一枚，人叁三紮，酒煎分三次服，并灸百会穴四十九壮，气海丹田三百壮，身温灸止，艾炷止许 豆大，粗则伤人，暴厥脉伏，不省人事，莫辨阴籛，急用鸡子三枚，煮熟乘热开豆大一孔，衬粗纸一层，亦开孔对当脐，令热气透誓於内即苏，然後按脉证疗之，如连换三枚不应，不可救矣。

张介宾曰：厥证之起於足者，厥发之始也，甚至卒倒暴厥，忽不知人，轻则渐苏，重则即死，最为急候，後世不能详察，但以手足寒热为厥，又有以脚气为厥者，谬之甚也，虽仲景有寒厥热厥之分，亦以手足为言，盖彼自辨伤寒之寒热耳，实非内经之所谓厥也，观大奇论曰：暴厥者，不知与人言，调经论曰：血之与气，并走於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缪刺论曰：手足少阴太阴足籛明五络俱竭，令人身体皆重，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若此者，岂止於手足寒热及脚气之谓耶，令人多不知厥证，而皆指为中风也，夫中风者，病多经络之受伤，厥逆者，直因精气之内夺，表 虚实，病情当辨，名义不正，无怪其以风治厥也，医中之害，莫此为甚。

(诊)脉砫微不数为寒厥，砫伏而数为热厥，砫细为气厥，鼈大为血虚，浮滑为痰，弦数为热，浮者外感，脉至如喘，名曰暴厥，寸脉砫而滑，砫为气，滑为实，实气相搏，血气入藏，唇口身冷，死，如身和汗自出，为入府，此为卒厥。

孙兆治一人，自汗，紮足逆冷至膝下，腹痛不省人事，六脉小弱而急，问其所服之药，皆籛药也，此非受病重，药能重病耳，遂以五苓散、白虎汤十馀剂而安，凡阴厥胫冷则臂亦冷，今胫冷不冷，则非下厥上行，所以知是籛厥也。

汪石山治一人卒厥，暴死不知人，先前因微寒数发热，面色痿黄，六脉砫弦而细，知为中气久郁所致，与人叁七气汤一服，药未熟而暴绝，汪令一人紧抱，以口接其气，徐以热姜汤灌之，禁止喧闹移动，移动则气绝不返矣，有顷果苏，温养半月而安，不特此证为然，凡中风，中气，中暑，中寒，暴厥，俱不得妄动以断其气，内经明言气复返则生，若不谙而扰乱其气，不得复返，致夭枉者多矣。

诸气门上

气

沙篆曰：经云：诸痛皆因於气，百病皆生於气，子和曰：天地之气，常则安，变则动，人并天地之气，五端佚侵於外，七情交战於中，是以圣人嗇气如持至宝，庸人役物而反伤太和，此轩岐所谓诸痛皆因於气，百病皆生於气，遂有九气不同之说，气本一也，因所触而为

九，怒喜悲恐寒热蚤思劳也，盖怒则气上，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餐泄，故气上矣，喜则气缓，喜则气和志瞽，营卫通利，故气缓矣，悲则气消，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营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气下，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寒则气收，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则气泄，则腠理开，营卫通，汗大泄，故气泄矣，蚤则气乱，蚤则心无所依，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气耗，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思则气结，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尝考其为之，详变化多端，如怒气所至为呕血，为餐泄，为煎厥，为薄厥，为箴厥，为胸满亘痛，怒则气逆而不下，为喘渴烦心，为消瘴，为肥气，为目暴盲，耳暴闭，筋缓，发於外为痈疽，喜气所至，为笑不休，为毛革焦，为内病，为箴气不收，甚则为狂，悲气所至，为阴缩，气并於肺而肝木受邪，金太过则肺亦自病，恐伤肾，肾属水，恐则气并於肾而心火受邪，水太过则肾亦自病，思伤脾，脾属土，思则气并於脾而肾水受邪，土太过则脾亦自病，寒伤形，形属阴，寒胜热则箴受病，寒太过则阴亦自病，热伤气，气属箴，热胜寒则阴受病，热太过则箴亦自病，凡此数者，更相为治，故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褻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迫遽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譎怪，然後可以动人耳目，易人视听，若胸中无才识之人，亦不能用此法耳。

丹溪云：冷气滞气逆气，皆是肺受火邪，气得炎上之化，有升无降，薰蒸清道，甚则转成剧病，局方类用辛香燥热之剂以火济火，咎将谁执，气无补法，世俗之言也，以其为病，痞满闷塞，似难於补，不思正气虚者不能端行，邪滞着而不出，所以为病，经云：壮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成病，苟或气怯，不用补法，气何由行，气属箴，无寒之理，上升之气，觉恶寒者，亢则害，承乃制也，气有馀，便是火，自觉冷气从下而上者，非真冷也，盖上升之气，自肝而出，中挟相火，自下而上，肾热为甚，火璫似水，箴亢阴微也。

喻嘉言曰：人之体中肌肉丰盛，乃血之荣旺，璫为美事，但血旺易致气衰，久而弭觉其偏也，夫气与血，藜相维附，何以偏旺耶，盖气为主则血流，血为主则气反不流，非真气之衰也，气不流有似乎衰耳，所以一切补气之药，皆不可用，而耗气之药反有可施，缘气得补而愈锢，不若耗之以助其流动之势，久之血仍归其统握之中耳。七气所致，三因方论最详，喜怒忧思悲恐蚤，谓之七气所伤，有少

痰在咽喉间，如绵絮相似，咯不出，咽不下，并宜四七汤为末，炼蜜和姜汁为丸噙化，及局方乌砒汤、诸七气汤，分虚实选用。盛怒成疾，面色青黄，或紫豆胀满，砒香降气散、木香调气散，或四七汤加枳椇、木香，虚，加人参、石菖蒲。肥人气滞，必有痰，以二陈、苍术、香附、燥以开之。

瘦人气滞，必有火且燥，宜苏子、火栀、当归、甯药、丹皮，降以润之。

老人胸膈气滞，痞满不舒，或作痛，或不能食，脉虽数实滑大，当作虚治，慎不可用耗气药，宜理中丸，或六君子加香、砂之类，气不归源，补骨脂为主，白术、砒香佐之。

一切冷气，及妇人血气攻击，心腹撮痛，局方乌砒汤最捷，妇女性执多偏属阴，气易於动，如痞闷胀痛，上絀心胸，或攻筑亘肋，腹中结块，月水不调，或眩晕呕吐，往来寒热，一切气候，先用加味道遥散，或苏子降气、砒香降气、四磨、六磨选用。气从左边起者，肝火也，气刺痛，皆属火，当降火药中加枳椇，气郁不舒而痛者，木香调气散，忧而痰郁，导痰汤加香附、乌药、因死血而痛者，桃仁、红花、归头，食积寒痰流入亘下背脊刺痛，诸药不效者，神保丸，久患气结，诸药不开者，先服砒香化气丸三五服以开其结，後用六君子送降气散调之，暴怒气厥，不省人事者，苏合香丸灌之。

诸气为患，须分暴病久病，暴怒伤阴，籛气独亢，气厥不省者，可用辛香破气以通阴闭，若久抱抑郁，气不宣通，营卫不和者，又当辛温散结以调营卫，始为合宜也。

枳椇利肺气，多服损胸中至高之气，青皮泻肝气，多服能损真气，木香调诸经气兼泻肺，能使上焦之气下誓，阴火上冲禁用，砂仁醒脾气而能上升，然後滞气得以下通，白豆蔻能温肺气而使下行，然後籛气得以上誓，香附快滞气，陈皮泄逆气，乌药、紫苏、川芎俱能散气，使浊气从汗散也，厚朴泻胃气，前胡下气推陈，槟榔泻至高之气能使浊气下坠，後重有积者宜之，申香之馨香，上行胃气，砒香升降诸气，脑麝散真气，苏子、杏仁下气润燥，气滞有火者宜之，豆蔻、丁、砒、檀、麝俱辛热，能散郁气，暴郁者宜用，稍久成火者忌之，稟壮气实，气不顺而刺痛，当用枳椇、乌药，不已，加木香，若肥人气刺痛，用二陈加厚朴、枳椇，气虚脉微弱者，即当用理功加枳椇、木香。

石顽曰：举世皆言气无补法，局方三因七气、四磨、六磨等方，其中俱用人参，能无助气为患乎，古人立方用参，非尽为补而设也，如局方七气，原以肉桂、半夏为主，而借人参引入气分以散气，岂用

补之谓耶，其三因七气，纯是辛散，即用一味人参，但可随诸药建行气之功，不致伤气足矣，何暇逞其补性乎，至於四磨、六磨，不过赖以资应敌之需，尚恐不及，安能望其补益哉。

(诊〔下手脉砵，便知是气，其或砵滑，气兼痰饮，砵璜则伏，涩弱难治，皆由大气郁滞不舒，以故脉显砵伏，大都砵实有力，则宜辛散，砵弱少力，则宜温养，气主煦之，总不离乎辛温散结也。

汪石山治一孀妇，年四十馀，患走气遍身疼痛，或背胀痛，或亘插痛，或一月二三发，发则呕尽所食方快，饮食不进，久伏床枕，或用流气饮、二陈汤，益甚，汪诊之，脉皆细微而数，右脉尤弱，曰：此忧思伤脾而气郁也，当补脾散郁，以人参三钱，黄 二钱，归身一钱半，川芎八分，香附、黄连、甘草、乾姜、砂仁各五分，数剂稍缓，再以参、川芎、香附、山栀、甘草、神曲糊丸服而愈。

飞畴治一妇，平昔虚火易於上升，因有怒气不得越，致中满食絀，作酸暖气，头面手足，时冷时热，少腹不时酸痛。经不行者半载馀，其脉模糊，而无力，服诸破气降气行血药不效，不知此蕴怒伤肝，肝火乘虚而克脾土，脾受克则胸中之大气不布，随肝火散漫肢体，当知气从湿腾，湿由火燥，惟太籐当空，则阴霾自气之散，真火令行，则郁蒸之气自伏，又釜底得火则能腐熟水谷，水谷湍则脾胃有权，大气得归而诸证可愈矣，因用生料八味倍桂、附，十日而头面手足之冷热除，间用理功而中宽食进，如是出入调理，紫月经行而愈。

郁

金匱云：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即四七汤。〔

上焦，籐也，卫气所治，贵通利而恶闭郁，郁则津液不行而积为痰涎，胆以咽为使，胆主决断，气属相火，遇七情至而不决，则火郁而不发，火郁则焰不誓，焰不誓则气如焰，与痰涎聚结胸中，故若炙脔，千金作胸满，心下坚，咽中帖帖如有炙脔，吐之不出，吞之不下，证虽稍理，然亦以郁而致也，用半夏等药，散郁化痰而已。

经云：木郁誓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夫所谓誓者，通畅之也，当以轻扬之剂举而誓之，发者，升发之也，当以升发之剂汗而发之，夺者，攻下之也，当以咸寒之剂攻而夺之，泄者，开发之也，当以疏散之剂涌而泄之，折者，制御之也，当以苦寒之剂伐而折之，此皆论六气之郁也，至於五志之郁，又非上法所宜，经云：尝贵後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後贫，名曰失精，及妇人情志不遂，悒郁不舒，而致经闭不调，发热咳嗽，师尼寡妇，种种诸患，各



推其源而治之。

赵养葵云：郁{\*，抑而不通之义，内经五法，为因五气所乘而致郁，不必作忧郁之郁，忧乃七情之病，但忧亦在其中。丹溪云：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又制为六郁之论，论立越鞠丸以治郁，而以香附、抚芎、苍术开郁利气为主，谓气郁而湿滞，湿滞而成热，热郁而成痰，痰滞而血不行，血滞而食不化，此六者相因而为病者也，此说出而内经之理始晦，内经之旨，又因释注之误而复晦，所以郁病之不明於世久矣，盖东方生木，木者生生之气，即火气附於木中，木郁则土郁，土郁则金亦郁，金郁则水亦郁，五行相因，自然之理，惟其相因也，予以一方治其木郁，诸郁皆因而愈，逍遥散是也，甚者，方中加佐金丸，以黄连治心火，綠茶英气甄，肝之气亦甄，同气相求，而佐金以制木，此佐金之所以得名也。

凡寒热往来，似疟非疟，恶寒恶热，呕吐吞酸嘈杂，胸痛，小腹胀闷，头晕盗汗等证，以逍遥散出入加絃，此对证之方，无不获效，珥一服即愈，少顷即发，或半日或一日又发，发之愈频愈甚，此必下寒上热之假证，此方不宜复投，当改用温补之剂，如籊虚，以四君子加温热药，阴虚，以六味地黄丸作汤加温热药，甚者又寒须因热用，少以冷药从之，用热药冷探之法，否则拒格不入，非徒无益，而反害之也。

石顽曰：郁证多缘於志虑不伸，而气先受病，故越鞠、四七始立也，郁之既久，火邪耗血，岂苍术、香附辈能久服乎，是逍遥、归脾继而设也，然郁证多患於妇人，内经所谓二籊之病发心脾，及思想无穷，所愿不得，皆能致病，为证不一，或发热头痛者有之，喘嗽气乏者有之，经闭不调者有之，狂癲失志者有之，火炎失血者有之，骨蒸劳瘵者有之，j生虫者有之，治法总不离乎逍遥、归脾、佐金、降气、乌礞七气等方，但当参究新久虚实选用，加絃出入可也。

(诊{郁脉多礞伏，或结或促，或礞或涩，郁在肝肾则见於左，郁在心脾则见於右，气血食积痰饮一有留滞於其间，脉必因之而止涩矣，但当求其有神，何害之有，所谓神者，胃气也。郁脉虽多礞伏结促，不为患也，所虑在牢革弦强不和耳，盖礞伏结促，有气可散，气通则和，若牢革弦强则正气先伤，无气可散，即从事调补，尚难克效，况复误行耗气之药乎，所以郁证得弦强脉者，往往多成虚损也。

易思兰治一妇，患浑身倦怠，呵欠口乾，经月不食，强之不过数粒而已，有以血虚治之者，有以气弱治之者，有知为火而不知火之源者，用药杂乱，愈治愈病，至冬微祛，次年夏间，诸病复作，肌消骨

露，三焦脉洪大侵上，脾肺二脉微碲，馀部皆平和，此肺火病也，以  
栀子仁姜汁浸一宿，炒黑研璫细末，用人参、麦冬、乌梅煎汤调下，  
进二服，即知饥喜食，旬日肢体充实如常，後因久病不孕，蓋皆以  
为血虚，而用参、之品，半月胸膈饱胀，饮食顿絀，至三月馀而经  
始通，下黑秽不堪，或行或止，不得通利，其苦万状，易复以四乌汤  
换生地，加陈皮、苏梗、黄芩、山栀、青皮、枳朥十数剂，一月内即  
有孕。

### 痞满

丹溪云：痞与否同，不通泰也，由阴伏籛蓄，气与血不諳而成，处心  
下，位中央，溲满痞塞者，皆土之病也，与胀满有轻重之分，痞则内  
觉痞闷而外无脉急之形也，有中气久虚，不能諳行精微为痞者，有  
过服消克，不能舒化饮食为痞者，有湿热太甚，痰气上逆籛位为痞  
者，古方治痞，用黄连、黄芩、枳实之苦以泄之、厚朴、生姜、半夏  
之辛以散之、人参、白朮之甘以补之，茯苓、泽泻之淡以渗之，既痞  
同湿治，惟宜上下分消其气，如果有内实之证，庶可略与消导，世  
人痞塞，喜行利药以求速效，虽暂时快通，痞若再作，危殆滋甚。  
天地不交而成痞，此脾之清气不升而下溜，胃之浊气不降而上逆，  
当用补中益气加猪苓、泽泻。盖升麻、柴胡从九地之下而升其清  
气，猪苓、泽泻从九天之上而降其浊气，即所以交痞而为泰矣。诸  
痞塞及噎膈，乃痰为气激而上，气为痰膩而滞，痰与气搏，不得流  
通，并宜连理汤、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黄连汤、诸泻心汤选用，气  
滞痞胀，用五膈宽中散，不应，丁碲透膈汤，应诸痞塞胀满，胸膈不  
利，或气上逆，或腹疼痛，并宜指迷七气汤，胃虚，加叁朮，气滞，  
加木香，大便秘，加槟榔，面目浮，加苏叶，四肢肿，加木瓜，虚痞，  
只用局方七气、局方乌碲二汤最妙。郁怒暴痞，面目浮肿，心腹亘  
满，二便秘涩，四肢胀大，增损流气饮。膈上诸般冷气，呕逆不食，  
不问痞塞疼痛，且与姜汁探吐，然後用药痰饮尤宜。邪气作痞，宜  
用疏剂，若气不顺，逆上为痞，此乃虚痞，愈疏而痞愈作，宜於收补  
中微兼疏通之意，不可过用香剂，古人治泻後膈痞，用理中丸，即  
此意也。痞塞诸药不效，大便不通，胀数实者，小陷胸汤、三黄汤选  
用，甚则宝鉴木香槟榔丸通利之，若肥人痰痞风闷，大便不通者，  
御药院木香槟榔丸疏解之。肥人心下痞闷，内有湿痰也，二陈汤加  
枳实、芩、连，然不若小陷胸汤尤捷。瘦人心下痞闷，乃郁热在中  
焦，三黄加枳实以导之，心下痞而寒热不除者，小柴胡加枳、桔。如  
饮食後感冒风寒，饮食不消，或食冷物而作痞闷，宜温中化滞，二  
陈加缩砂、紫苏、申香，或平胃加申香、草豆蔻之类。虚人停滞不

散，心下痞，或宽或急，常喜热物者，枳实理中汤。老人虚人，脾胃虚弱，转膈不及，饮食不化而作痞者，九味资生丸，饱闷常嚼一丸，或六君子加香、砂、山楂、曲、琪之类。胸中气塞短气，橘皮枳实生姜汤。有酒积杂病，过下伤脾，脾虚不膈作痞，养胃兼和血，参、术、归、甬兼升、柴，稍佐陈皮、枳朮之类。大怒之後成痞，或痰中见血，或口中作血腥气，是瘀血，用丹皮、红曲、香附、桔梗、降香、红花、苏木、山楂、麦芽、童便，甚则加大黄、桃仁泥。有痰挟瘀血成窠囊作痞，脉砅涩，日久不愈，多郁人悲哀过度有之，宜从血郁治，桃仁、红花、香附、丹皮韭汁之类。举世治中满痞胀，不问虚实，咸禁甘草，殊不知古人所谓中满勿食甘者，指实满而言也，若自觉满而外无腹胀之形者，当以甘治之。

(诊脉急而滑，骤然胸中痞闷，乃肝气与食滞而成，为实，脉弦，或砅弦，或涩，或虚大无力，气口为甚，此日久脾胃受伤，或过服克伐药所致，为虚，胸膈痞闷而寸口脉砅滑，或迟滑者，为有停滞。罗谦甫治真定赵客，六月间乘凉伤湿面，心下痞满，躁热时作，坐卧不安，宿於寺中，僧以丸药十数丸下之，下十馀行，痞稍絀，越日困睡，为盗劫其货，心动，遂躁热而渴，饮酒一瓯，是夜脐腹胀痛，僧再以前药复下十馀行，病加困笃，四肢无力，躁热身不盛，喜冷水，米谷不化，痢下如烂鱼肠脑，赤水相杂，全不思食，强食则呕，痞甚於前，噫气不绝，足冷，小腹不任其痛，诊之，脉浮数七八至，按之空虚，曰：予溯流寻源，盖暑热已伤正气，以热毒之剂下之，一下之後，其所伤之物已去无馀，遗巴豆之气，留毒於肠胃间，使呕逆而不能食，胃气转伤而然，及下脓血无度，大肉脱下，皮毛枯槁，脾气弱而衰矣，舌上赤涩，口燥咽乾，下多亡阴之所致也，阴既已亡，火独旺，故心胸躁热，烦乱不盛，经曰：独籛不生，独阴不长，夭之由也，遂辞去，易一医，不审脉究源，惟见痞满，以枳朮丸下之，病添喘满，利下不禁而死，金匱云：不当下而强下之，令人开肠洞泄，便溺不禁而死，止此谓也。

石顽治内兄顾九玉，颁诏假道归絀，大暑中患胸痞颇胀，脉得虚大而濡，气口独显滑象，此湿热泛滥於膈上也，与清暑益气二剂，颇胀止而胸痞不除，与半夏泻心汤絀炮姜，去大枣，加枳实，一服而愈。

家弟曾馀，虽列贤书，最留心於医理，弟妇郑氏，乃世传女科中山之女，昆弟俱为时医，戊申夏患呕逆，不食者月馀，服宽膈理气药二十馀剂，几至绝粒，而痞胀琿常，邀余诊之，脉得虚大而数，按仲景脉法云：大则为虚，数则为虚，此胃中籛气大虚，而浊阴填塞於

膈上也，因取连理汤方，用人参三钱服之，四剂而痞止食进，後与  
璋功散调理数日而康。

别驾絳蛟水公祖夫人，患痞眩呕逆，向因下体畏寒，肢肘麻赘，久  
服八味、叁、附不彻，六脉弦滑而按之则濡，此中焦素蕴痰湿，气  
不能周於四末之象，得桂、附辛热之力有时虽可暂开，究非真气之  
虚，且有地黄之滞，所以痞晕漫无止期，遂疏局方七气汤加砒香，  
一服豁然，再剂神爽食进而安。

内翰缪钧间尊大人子老先生，青年罢职，乐志林泉，偶因小愤，  
遂眩晕痞闷，三月来服豁痰利气药不应，反觉疲倦，饮食日絀，下  
元乏力，至七月下，邀石顽诊之，六脉似觉有馀，指下略无冲和之  
气，气口独滞不调，时大时小，紫尺俱濡大少力，此素多痰湿，渐渍  
於水土二经，复加剥削之剂屡犯中气，疲倦少食，愈所必至，法当  
先调中气，输喘水谷之精微，然後徐图温补下元，为疏六君子汤加  
当归兼调营血，庶无气无以化之虞，其如夫人久患崩淋，备餉诸血  
药罔效，以补中益气加制香附、乌梅，升举其气兼调其气，所谓病  
在下取之上，端不出古圣之成则耳。

#### 腹满

经云：太阴所至为中满诸湿肿满，皆属於脾，诸腹胀大，皆属於热。  
清气在下，则生痙泄，浊气在上，则生倥胀，金匱云：跌脉微弦，法  
当腹满，不满者必便难，紫 疼痛，此虚寒从下上也，当以温药服  
之。

跌脉以候内因，寸口以候外因，跌脉脾胃之脉而见微弦，为厥阴肝  
木所侵，侮其阴气，横聚於腹，法当胀满有加，设不满，阴邪必转攻  
而上，决无轻散之理，盖阴邪既聚，不温必不散，阴邪不散，阴窍必  
不通，故知其便必难，势必逆攻紫 而痛，较腹满更进一步也，虚寒  
之气从下而上，由腹而 ，才见一斑，亟以温药服之，使阴邪从阴窍  
走散而不上攻则善矣。

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可下之，舌黄未下者，下之黄  
自去。

腹满时絀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腹满不絀，絀不足言，当须下  
之，宜大承气汤。

腹满不絀，絀不足言，当须下之，宜大承气汤一条，已见伤寒辨明  
府实证，此腹满时絀复如故，为虚寒，当温之，盖腹满虽因中气虚  
寒，然下焦之真气未絀，有时而升，则有时而絀，然终属虚寒，故复  
如故，而当与温药也。

按之心下满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

邪从胸亘而入於籓位，合用大柴胡紮解之，与脐腹硬痛承气证不同。

病者痿黄，躁而不渴，胸中寒实而利不止者死。

寸口脉弦者，即亘下拘急而痛，其人嗇嗇恶寒也。此论外因之腹满，故脉辨於寸口也，寸口脉弦而亘下拘痛者，其人表气微虚，不能外御其邪，俾风邪即与水气相合，而为亘下拘痛，表中籓虚，故嗇嗇恶寒也。

夫瘦人绕脐痛，必因风冷，谷气不行，而反下之，其气必冲，不冲者，心下则痞。

瘦人本无痰湿着，而绕脐痛者，为肌肉疏薄，风冷得以直入，于於脾土之阴分，土气伤则不能转输，是以谷气不行，若反下之，徒虚其肠胃，邪气愈逆，因而上冲，经曰：气上冲胸，邪在大肠故也，不冲者，邪在於胃，客气上逆，则心下痞也。

病腹满，发热十日，脉浮而数，饮食如故，厚朴七物汤主之。

腹满者，邪气入於也，发热者，籓气誓於外也，虽病经十日而脉浮数，邪犹未全入，况能食以证胃气之有权，故用小承气合桂枝去芍药汤，紮解表之法，较之桂枝加大黄汤，多枳、朴而少芍药，以枳、朴专泄壅滞之气，故用之，芍药专收耗散之阴，此腹但满而不痛，与阴血无预，故去之。

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亘逆满呕吐，附子粳米汤主之。

腹中寒气奔迫，上攻胸亘，以及於胃，而增呕逆，顷之胃气空虚，邪无所砥，辄入籓位则殆矣，是以除患之机，所重全在胃气，乘其邪初犯胃，尚自能食，而用附子、粳米之法，温饱其胃，胃气温饱，则土厚而邪难上越，胸亘逆满之浊阴，得温无敢留恋，必还从下窍而出矣。

痛而闭者，厚朴三物汤主之。

痛而闭塞，无雷鸣呕逆之证者为实，当下之，即用小承气，倍厚朴，而易其名，以其无亢璠之火，故不用承气二字，与理中汤之易名人参汤一义。

东垣曰：经云：诸胀腹大，皆属於热，此八益之邪，有馀之证，自外而入，风寒之邪，传入於，寒变为热，而作胃实，日晡潮热，大渴引饮，y胀满者，承气汤下之，下之则胀已是也，五藏六府俱有胀满，更以胀家寒热多少较之，胃中寒则胀满，浊气在上，则生蕩胀，胃中寒湿菀遏故也，太阴之厥，则腹满蕩胀，後不利，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按所云寒胀多如此，亦有膏粱之人，醇酒厚味之湿热不得施化，郁於内而成胀满者，此热胀之谓也，调经笈云：因饮食

劳倦，损伤脾胃，始受热中，未传寒中，皆由脾胃之气，不能运化精微，致水谷聚而不散，遂成胀满，又有饮食过伤而成溲胀泄者，经云：清气在下，则生泄，浊气在上，则生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夫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藏，五藏则闭塞不通而成溲胀矣，此皆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所致，治胀务在调其虚实，适其寒温，兼寒热补泻之法於战守之间，从少从多，各从其类，可一言而尽也。

张三锡曰：胀满悉属脾虚，运化不及，浊气填塞所致，初起微佐以消化，舒郁为先，势甚而二便涩滞者，微利之，弱人或稍久，一切病後产後疮疽後，必用参、术、芍药大补脾气为主，而佐以消化，厚朴、木香、黄连之类，然王道无近功，必数十贴以渐取效，每见粗工专守下之则胀已一法，用商陆、牵牛等，一泻即消，三日後复起，然真气因泻而下脱，邪气必复聚而成胀，遂致不救，可胜道哉。

腹胀诸证，虽属寒者多，属热者少，然世治胀，喜用辛温散气之药。即使湿热作胀，亦必赖辛温之品以散气，气散则胀满亦宽，但须以去湿热之药为主，而兼辛温为引导则可，然又有火盛阴虚，热乘血分者，其腹虽胀而不甚大，按之益坚，小便黄赤，大便秘涩，至夜则微热，其脉数实而细小，不可误作食积湿热治，盖消导则阴愈伤，去湿则津愈涸矣，宜用璫苦璫寒之药，如当归龙荟丸，或四物汤加宣胡二连、芦荟，俱用醋制，可一服而效也。有气虚不能运血，血散作胀，必其人大便不坚，或时结时溏，溏则稍絀，结则渐加，小便清利，甚则浑白如泔，其脉缓大而滞，气口益甚，慎不可用辛温耗气之药，宜四君子去白术，加木香、泽泻、当归、芍药，以固其气中之血。有血虚不能运气，气散作胀，必其人烦热便燥，小便黄数，其脉浮数而弦，人迎尤甚，慎不可用苦寒伤胃之药，宜四物汤去地黄，加黄、肉桂、甘草、藜姜以和其血中之气。外因六气成胀，申香正气散。内因七情成胀，碎香降气散。忧思过度致伤脾胃，心腹膨胀，喘促烦闷肠鸣，气走漉漉有声，大小便不利，脉虚而涩，局方七气汤。浊气在上，则生溲胀，生姜泻心汤加木香、厚朴。脾胃不温不能腐熟水谷而胀，附子理中汤。肾藏虚寒不能生化脾土而胀，济生肾气丸，中满腹内坚硬如盘，不能坐卧，大小便涩滞，上气喘促，面色痿黄，通身虚肿者，此寒热错杂，襟固於中，营卫血气凝滞於内也，分消汤、分消丸，详寒热多少，或加絀用之，诸七气选用亦可。气口脉紧滑，恶心饱闷，口乾内热者，是食积，枳实导滞丸。饱食奔走，或跌扑凝血不散，或妇人血聚而成肿胀，腹上有青紫筋，腹中按之疼，脉来弦涩，当作蓄血治之。怒甚气逆，腹亶胀满，紫手脉弦，青

皮、陈皮、木香、山柰、紫胡、枳壳、归尾、桃仁、芍药、薄桂。嗜酒之人，病腹胀如斗，前後溲便俱有血，用利药转加，其脉数而涩，此得之湿热伤脾阴，不能统血，胃虽受谷，脾不输运，故成痞胀，当理脾气，湿热，兼养血之剂，如枳实、黄连、炮姜、半夏、茯苓、当归、芍药、阿襟、乌梅、砂仁之类，白芍、乌梅收脾阴，黄连、枳实泻胀满，归、襟补营血，苓、半去涎饮，砂仁醒脾气也。珥触动平昔所蓄之湿热，胀满逆上喘急者多死，下利不止者亦死。

(诊)脉来缓大者属气虚，弦数者为血热，气口紧盛或滑为停滞，濡滑为湿热，弦细为肝邪乘脾，人迎浮弦为风气内乘，弦细而数为阴邪上逆，若虚大无根，为脾胃气衰，砵细短涩，为肾藏气绝。

石顽治太史钱宫声媳，去秋症久大虚，饮食大絀，经水不调，季冬略行一度，今春时发寒热，腹满不食，服宽胀利水药不应，拟进破血通经之剂，邀石顽相商，其脉左寸厥厥动摇，右关与紫尺虽微弦，而重按久按，却滑实流利，惟右寸左关虚濡而数，寻之涩涩少力，此阴中伏膺之象，洵为胎脉无疑，良由中气虚乏，不能转输其胎，故尔作胀，前医曰：自结 迄今，距十二载，从来未曾受孕，病後元气大虚，安有怀妊之理，石顽曰：向之不孕，必有其故，今病後馀热留於血室，因而得妊，亦恒有之，细推病机，每粥食到口，辄欲作呕，惟向晚寒热之际，得热饮入胃，其寒热顿絀，岂非胃气虚寒，水精不能四布，留积而为涎液，汪洋心下乎，俗名恶阻是也，其腹满便难之虚实，尤须明辨，金匱有云：跌箠脉微弦，法当腹满，不满必便难，乃虚寒从下上也，当以温药服之，况大便之後，每加胀急，以气下通，浊阴乘机上扰，与得下暂时宽快回殊，其治虽当安胎为主，但浊阴之气，非藉辛温不能开导其结，遂疏四君子汤，益入归、芍以收营血之散，稍借肉桂为浊阴之向导，使母气得温中健运之力，胎息无浊阴侵犯之虞，桂不伤胎，庞安常先有明试，余尝屡验之矣，服後寒热渐止，腹胀渐宽，饮食渐进，胎息亦渐形着而端动於脐上，至仲夏，因起居不慎，而胎漏下血，前医犹认石痙而进破积之方，乃明谕脉证，左寸动滑，断属乾象，而与扶脾药得安，後产一子，举家称快，设不审而与通经破血，能保子母双全之庆乎。

飞畴治谢元海，因夏月常饮火酒，致善食易饥，半月後，腹渐胀满，大便艰涩，而食亦日絀，医用削克清火俱不效，左脉细数，右脉涩滞，此始为火助胃强而善食，继为火灼胃液而艰端，艰端则食滞而胀满，胀满则食絀，今宜断食辛烈，乘元气未漓，其滞而回其液，日久则费调理也，因用枳实导滞汤去黄连、白术，加葛根，一服大便通利而滞行，又用健脾理气，三日後以小剂生脉加菱甬、璟葛

根，不半月而愈。

水肿

经云：肺移寒於肾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坚，水气客於大肠，疾行则鸣濯濯，如囊浆，水之病也。

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水之状，此其候也。

邪气内逆，则气为之闭塞而不行，不行则为水胀。

三阴结，谓之水。

平治权衡，去菟陈，微动四絜，温衣，缪刺其处，开鬼门，洁净府，精已时复，五籛已布，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

此言土虚不能制水之病，平治权衡者，使阴籛各得其平也，菟者积也，陈者久也，者腐也，阴籛平治，水气自去，微动四絜者，端动四肢也，温则水气易行，故须温衣，不拘隧穴，名曰缪刺，理谓之鬼门，膀胱谓之净府，开者发汗也，洁者渗利也，籛气既和，阴精时复，由是五籛宣布，阴水尽涤，精血自生，形肉自盛，骨肉与衣相保，大气平矣。

金匱云：归曰：病有风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黄汗，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皮水其脉亦浮，外证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不渴，当发其汗，正水其脉磬迟，外证自喘，石水其脉自磬，外证腹满不喘，黄汗其脉磬迟，身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夕不愈，必致痈脓。

风水者，肾本属水，因风而水积也，经云：并浮为风水，传为肿，又曰：肾风者，面愴然壅，害於言，不能正偃，正偃则咳，名曰风水，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上下溢於皮肤，故为肿，今止言外证骨节疼痛恶风，不言肿，脱文也，肾外合於骨，水则病骨，肝外合於筋，风则筋束关节，故骨节痛，脉浮恶风者，知其风水之在外也，皮水者，皮肤肿是也，盖肺主气以行营卫，外合皮毛，皮毛病甚则肺气郁，当发其汗，散皮毛之邪，外气通而郁解矣。

正水者，肾经之水自病也，经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成病，上下溢於皮肤，肿腹大，上为喘呼，不得卧，标本俱病也，石水者，乃水积小腹胞内，坚满如石，经曰：阴籛结邪，阴多籛少名石水，又曰：肾肝并磬为石水，水积胞内，下从足少阴，故不发喘，黄汗者，病水身黄，汗出如柏汁，由籛明胃热，故见色於外，今之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者，正属足籛明经脉之证也，热久在肌肉，故化痈脓。



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 汤主之，腹痛者加芍药。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

水主肾病，肾脉本磬，以其肝木过盛，火热生风，水势乘风上涌，所以风水之脉反浮也，素问云：肾肝并浮为风水，盖肾肝同处，肾为阴主静，其脉常磬，肝为籀主动，其脉常浮，二藏俱有相火，动於肾者，犹龙火之出於海，动於肝者，犹雷火之出於泽，龙起而水随，风发而波涌，今水从风涌，是以肾肝并浮也，水既从风而脉浮，其病在表也，骨节疼痛，表之虚也，身重，水客分肉也，汗出恶风，卫气虚也，防己疗风肿水肿，通壅理，黄 温分肉，补卫虚，白术治风主汗，甘草和药益土，姜、枣辛甘发散，腹痛者，肝邪气塞，不得升降，再加芍药以收阴也，若见一身悉肿而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此风气鼓搏其水，向外，当与越婢汤发之，此因势利导之法，且中有石膏化热，而无上逆喘满之虞也。

皮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

风水脉浮，用防己黄 汤矣，而皮水即仿 均前脉论中，同一开鬼门，而标中之本则微有分，风水下郁其土气，则用白术崇土，姜、枣和中，皮水内合於肺，肺病则气病，故又名气水，金郁泄之，水积於皮，以淡渗之，故以茯苓易白术，加桂枝解肌以散水於外，不用姜、枣和之於中也，况四肢聂聂，风在营卫，触动经络，桂枝安得不用耶，若皮水而见厥逆，知水渍入肾，胃病不能行籀气於四末，故手足诸籀之本先病也，与伤寒厥而心下悸，当先治水，药虽璋而理则同也。

水之为病，其脉磬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水，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脉磬者宜麻黄附子汤，浮者宜杏子汤。

此论少阴正水之病，其脉自见磬小，殊无外出之意，若脉见浮者，风发於外也，虚胀者，手太阴气郁不行，而为虚胀也，风气之病，发其汗则已，即脉磬无他证者，当效伤寒少阴例，用麻黄附子甘草，荡动其水以救肾邪，若见外证喘满，知水气之在上而不在下，即於前方除去附子，而加杏仁以救肺邪，此治金水二藏之正法也。

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磬，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主之。

水即石水，水积膀胱内胞，而小腹硬满如石也，首条言脉其自磬，外证腹满不喘，肾肝并磬之象，其水潜伏於 ，然不动，非借风水越婢汤之法，不能激之四鬲也，此言一身面目黄肿，脉磬小便不利，虽显籀邪内动，究竟脉磬不鼓，不能破阴邪之坚垒，必需前汤

加术以发越脾气，俾阴邪从腠，邪从表，一发而阴霾迅扫，此内经开鬼门法也，夫小便不利而水积为患，理固宜然，设小便自利而水道顺趋，可无病水之虑矣，何至亡津作渴耶，不知金匱设以为例，意谓此证皆由小便不利所致，即使溲溺忽利，反加烦渴，此必腠邪内扰，迫其阴津下亡，当非塞去欲解之比，故证虽变而治不殊，总不出越婢加术之范围也。按正水与石水似同而实异，正水则外证自喘，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石水其脉自磔，外证腹满不喘，其水之藏伏於下，积结如石可知，求其如风水皮水之脉浮，殊不可得，非用麻黄、石膏重剂发之，永无解散之期也，甘草麻黄汤即越婢汤之变法，病气本轻，但需开发肺气於上，则膀胱气化行矣。

问曰：黄汗之为病，身体肿。（一作重。）〔发热汗出而渴，状如风水，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脉自磔，何从得之，师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宜芍药桂枝汤主之，温服一升，当心烦，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烦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黄汗之病，紫脛自冷，假令发热，此属历节，食已汗出，又身常暮卧盗汗出者，此营气也，若汗出已，反发热者，久久其身必甲错，发热不止者，必生恶疮，若身重汗出已辄辄者，久久必身嬴，嬴即胸中痛，又从腰以上必汗出，下无汗，腰髀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桂枝加黄芪汤主之，须臾，饮热粥一升馀以助药力，温覆取微汗，若汗不出，更服。

黄汗皆由营气不和，水气乘虚袭入，所以有发热汗出，身体重痛，皮肤甲错，肌肉嬴动等证，至於脛冷弛，腰下无汗，内经所谓身半以下，湿中之也，脉磔迟者，水湿之气渗於经脉，而显迟滞不行之状，证虽多堪，观其所治，咸以桂、芍和营散邪，即兼黄芪开阖之权，杜邪气复入之路也。按仲景於瘀热壅滞之候，每云甲错，即肌若鱼鳞之状，故发热不止则瘀热溃腐而为恶疮，每言身嬴，乃经脉动惕之兆，故发汗不已，则营气内乏，而胸中痛也。

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主之，当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水饮所作，枳术汤主之，腹中软，即当散也。

肺主一身之气而治节行焉，今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形容水饮久积胸中不散，伤其氤氲之气，乃至心下坚大如盘，遮蔽大气，不得透替，从傍边辗转，如旋杯之状，正举空洞之位，水饮占据为言，其用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辛，以通胸中腠气，腠主开，腠盛则有开无塞，而水饮之阴可见耳，若胸中之腠不亏，当损其有馀，则用枳、术二味，开其痰结，健其脾胃，而腠分之

邪，解之自易易耳，人但知枳实太过，而用白术和之，不知痰饮所积，皆由脾不健端之故，苟非白术豁痰利水，则徒用枳实无益耳。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脉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脉磳绝者，有水，可下之。诸有水者，腰已下肿，当利小便，腰已上肿，当发汗乃愈。

张介宾曰：水本畏土，因土虚不能制水，则寒水侮所不胜，反乘脾土，泛滥为邪，其始起也，必从阴分，渐次而升，按肉如泥，肿有分界，夫水虽制於脾，而实主於肾，肾本水藏，而元气寓焉，若肾中籛虚，则命门火衰，既不能自制阴寒，又不能温养脾土，阴籛不得其正，则化而为邪，夫气即火也，精即水也，气之与水，本为同类，但在化与不化耳，故籛旺则化，而精即是气，籛衰则不化，而水即为邪，凡火盛水亏则病燥，水盛火亏则病湿，故火不能化，则阴不从籛而精气皆化为水，所以水肿之证，多属籛虚。

喻嘉言曰：病机之切於人者，水火而已，水流湿，火就燥，水柔弱，火猛烈，水溢於表，火游行於三焦，拯弱救焚，可无具以应手乎，经谓二籛结谓之消，三阴结谓之水，手足籛明热结而病消渴，火之为害固已，而三阴者，手足太阴脾肺二藏也，胃为水谷之海，水病莫不本之於胃，乃以属之脾肺者何耶，使脾足以转输水精於上，肺足以通调水道而下，则胃无病水之虞矣，惟脾肺二藏之气结而不行，後乃胃中之水日蓄，渐渍表，无所不到也，是则脾肺之权，可不伸耶，然其权尤重於肾，肾者胃之关也，肾司开阖，肾气从籛则开，籛太盛则关门大开，水直下而为消，肾气从阴则阖，阴太盛则关门常阖，水不通而为肿，经又以肾本肺标，相输俱受为言，然则水病以脾肺肾为三纲矣，於中节目，尤难辨晰，金匱分五水之名，及五藏表主病，彻底言之，後世漫不加察，其治水辄宗霸术，不能行所无事，可谓智乎。治气之源有三，一曰肺气，肺气清，则周身之气下行也，一曰胃气，胃气和，则胸中之气亦易下行也，一曰膀胱之气，膀胱之气旺，则能吸引胸中之气下行也，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又云：上焦如雾，言其气之氤氲如雾也，又云：中者臣使之官，言其能分布胸中之气而下传也，夫中者，与上焦胸膈同位，膀胱位於腹内，膀胱之气，空洞善容，而中之气得以下端，若膀胱之气不化，则腹已先胀，中之气安能下替耶，然欲膀胱之气化，其权在於保肾，肾以膀胱为府也，肾气动，必先注於膀胱，屡动不已，膀胱胀满，势必逆奔於胸膈，其窒塞之状，不可名言，治法，补肾水而致充足，则精气深藏而膀胱之胀自消，膀胱而令气旺，则肾邪不蓄而输化之机自裕，所以然者，以肾

不补则不能藏，膀胱不补则不能泻。凡治水肿喘促，以顺肺为主，肺气顺则膀胱之气化，而水自行矣，试以格物之理论之，凡禽畜之类，有肺者有尿，无肺者无尿，故水道不利而成胀满，以清肺为急，此义前人阐发不到，後人以五苓、五皮等方治水者，总之未明此旨，至於车水放塘，种种劫夺膀胱之剂，则杀人之事矣。

水肿有阴籛之辨，籛水者，脉息浮数，遍身肿，烦渴，小便赤涩，大便多秘，急宜疏凿饮、禹功散、浚川散、神芎丸、神丸选用，小便不通，危急旦夕者，硃香琥珀丸，阴囊肿胀，二便不通者，三白散，然骤发便剧，元气未衰者，可用上法，若病後脾虚发肿，只宜轻剂投之，如六君、五苓、理苓之类，俱可应用。阴水者，脉砵迟，或细紧，遍身肿，不烦渴，大便自调，或溏泄，小便虽少而不赤涩，实脾散加絳，小便频数者，济生肾气丸，小便有时黄赤，有时不赤，晚则微赤，此阴本籛标，未可据用温补，先与五苓散清理其标，次与复元丹。阴籛结邪，多阴少籛为石水，越婢加术汤发之。肾肝并砵为石水，真武汤温之。小便涓滴不通，诸药不应，急用金液丹，葭心赤土煎汤送半钱。误用峻利，小便不通者，理苓汤和之。经云：结籛者肿四肢，四肢为诸籛之本，籛结则不行其阴，故留结为之肢肿，五苓散分利之。水肿暴发，脉浮喘满，咳逆烦热者，小青龙汤，上热下虚足冷，小青龙去麻黄换肉桂，加熟附子四五分。面目四肢浮肿属湿热，五皮散，初起脉实气盛，五子五皮汤。面独肿而气急，苏子降气汤，煎成磨硃香调服。有一身惟面与足肿，早则面甚，晚则足甚，苏子降气合除湿汤各半贴和服。右半边肿甚者，肺胃中有积滞也，导气为先，大忌琥珀、郁金、苏木、五璣之类。左半边肿甚者，肝肾间有瘀血也，散血为要，大忌胃苓，非特苍术性燥能阻滞恶血，即白术亦须生用，生则有逐湿散血之功而无壅滞之患。皮水四肢肿而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感湿而肿者，其身虽肿，而腰已下至脚尤重，防己黄汤加黑黄牛尿，轻者除湿汤加木瓜、大腹皮。因於气为肿者，脉必砵伏而肿满喘急，增损流气饮。大腹水肿喘胀，大小便秘者，葶苈木香散。不服水土而肿，胃苓汤。病後腰脚浮肿，为有水气，胃苓汤加黄连。因患疮，用乾疮药太早而致身肿，上半身甚者，羌活胜湿汤加升麻、白芷、苏叶，下半身甚者，五苓散换茅术，加木瓜、大腹皮。妇人经水先断，後至四肢浮肿，小便不通，通身皆肿，此血化为水，名曰血分，此病乃七情乖违，脾胃亏损，不能统摄而成，最为难治，日用归脾汤下椒仁丸一丸，药虽峻厉，数日当效，畏而不用，有养病害身之患，若先小便不利，後至身面浮肿，经水不通者，血为水败也，名曰水分，用归脾汤送葶苈丸七丸，

其经脉不通而化为水，流走四肢，悉皆肿满者，亦曰血分，其证与水肿相类，而实非水也，归脾汤送人参丸十五丸，皆形气不足，邪淫隧道，必用此药以宣导其邪，佐以调补元气，庶药力有所仗而行，则邪自不能容，而真气亦不致於独伤矣。

水肿死证，见一即危，伤肝唇黑及肿，伤心缺盆平，掌无纹，伤脾脐突，伤肾足底平，伤肺背平肩耸，如卵缩向上，阴囊无缝，及茎肿腐者死，大便滑泄，水肿不消者死，加以喘满，虽暴病，亦必不治，泄後腹胀而有青筋者死，鼻煽目青，耳焦面黑，破膜脱肉者，死期迫矣，先起於腹，後散於四肢者可治，先起於四肢，後归於腹者死，如肺气不能下行，紮足肿溃而水全无，腹中之痛不可名状，以手揉左则痛攻於右，揉右则痛攻於左，当脐揉熨则满腹俱痛，叫喊不绝，利水敷脐之药俱不效，无可治矣。

开鬼门之剂，麻黄、羌活、防风、柴胡、及柳枝煎洗。洁净府之剂，泽泻、木通、通草、防己、葶苈、茯苓、猪苓、秋石代盐。

去菟陈之剂，商陆、大戟、甘遂、芫花、牵牛。宣布五籛之剂，附子、肉桂、乾姜、絳茱萸。血肿之剂，琥珀、郁金、藜寄奴、苏木。丹方，治水肿用蔑心赤上升许，烧红，乘热以陈三白酒或火酒淋，澄清，空腹食之愈，血肿，红酒淋服，虚人，用伏龙肝煎汤澄清，每日煮粥食之。血肿脉证俱实，大便闭者，生菜窠捣汁半盏，和白蜜少许，隔汤燂热食之，生牛膝捣纹汁服亦通，但精滑人禁用。丹方，治水肿用虾蟆七只，去头皮足，白酒漂净，同独蒜四五十枚入猪肚中，白酒煮烂，去虾蟆，食猪肚，食後溲便频，肿即消。又方，活鱧鱼一枚，去肠垢，入独蒜满腹，白酒煮食，食後大小便与矢气齐通，即消，虚人，壅下次砂糖调服，亦消，消後腹胀者，过三四日再服一次，三次必尽，後以健脾理气及温肾药调之。水肿小便不通，诸药不应，用车前草叶捣烂，绞自然汁一盞，入烧酒半杯燂热，空心通口服，不过七日效。病久虚璫，不胜开泄者，用薏苡四紮，汤泡煮数沸，频与热服即通，勿过熟，过熟即不效。赤豆煮汤代茶良。

鲤鱼重斤许者，和冬瓜、杯 N 汁食，鲫鱼亦佳。鱧鱼作羹，用醋勿用盐，而千金水肿，蒜醋皆忌，以其性味之浊也，而血肿尤忌。绿头鸭，或白鸭，同赤豆煮汁，空腹食之，切忌盐酱，入口病必转甚，以盐能助肾水之邪，豆、麦助湿发热也，不能戒者，用赤豆、大麦面成黄，以伏龙肝水澄清，化青盐下之，青盐产砂土，与煮海水成盐不同，能清心滋肾而无助水之患也，忌猪羊鸡鹅虾蟹麸面及一切生冷炙 尤戒房室忧劳醉饱。

(诊〔脉碇主水，碇而滑，浮而迟，弦而紧，皆水肿，水病腹大，脉实

大者生，浮虚者死，水病腹闭，其脉砵实弦者生，砵细虚小者死，水病一身悉肿，泻利厥逆，脉砵实者急温之，虚大者必死，加以喘迫，此为命绝。

李士材治钱赏之遍体肿急，脐突背平，法在不治，举家坚请用药，以金匱肾气丸料大剂煎服，兼进理中汤，五日不效，乃以人参一紮，生附三钱，牛膝、茯苓各五钱，小便忽通进食，计服人参四斤，附子、姜、桂各斤馀而安。

藤默生治汪去尘脾虚水逆伤肺，喘嗽不食，小水不通，脉虚不胜补泻，用茯苓五钱，泽泻、橘红各一钱五分，防风、内桂、熟附各五分，二服水去，後加人参调理而安。

石顽治王庸若呕逆水肿，溲便涓滴不通，或用五苓、八正不应，六脉砵细如丝，因与金液丹十五丸，溺如泉涌而势顿平，後以济生肾气培养而安。

#### 鼓胀

璣枢胀论云：其脉大坚以涩者，胀也。水胀云：肤胀者，寒气客於皮肤之间，藪 M 不坚，腹大，身尽肿，皮厚，按其腹，而不起，腹色不变，此其候也。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夫胀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俛，胀皮肤，故命曰胀，五藏六府，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状，营气循脉，卫气逆为脉胀，卫气并脉循分为肤胀，三里而泻，近者一下，远者三下，无问虚实，工在疾泻，夫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肺胀者，虚满而喘咳，肝胀者，俛下满而痛引小腹，脾胀者，善嘔，四肢烦，体重不能胜衣，卧不安，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腰髀痛，胃胀者，腹满胃痛，鼻闻焦臭，妨於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冬日重感於寒则瘧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漫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小腹满而气癢，三焦胀者，气满於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俛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凡此诸胀，其道在一，明知逆顺，数不失，补虚泻实，神归其室，久塞其空，谓之良工。

按诸胀统言无问虚实，工在疾泻，次云补虚泻实，神归其室，二说相左，其义何居，原夫诸胀之因，良由卫气僭逆，故宜疾泻以下其气，气下则胀消矣，卫为水谷之悍气，常行脉外，不能入於脉，今以僭逆过甚，乃并居营分而入於脉，则为脉胀，卫气并脉，循分肉间，则为肤胀，故昭揭於藏府诸胀之前，且言凡此诸胀，其道在一，故其治，总不越三里以疾泻之也，明知逆顺者，知胃逆之甚与不甚也，数不失者，随近远之一下三下也。

素问云：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名为鼓胀，治之以鸡矢醴，

一剂知，二剂已，其有时复发者，何也，此饮食不节，故时有病气聚於腹也。胃脉实则胀。脾气实则腹胀，泾溲不利。浊气在上，则生溲胀。中满者，泻之於内。下之则胀已。（论实证。）（饮食起居失节，入五藏则腹满闭塞。（论虚证。）（腹满溲胀，支鬲 豆，下厥上冒，过在足太阴箴明。

太阴之厥，则腹满溲胀，後不利，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胃中寒则胀满。藏寒生满病。胃风鬲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溲胀。（论寒证。）（热胜则肿。诸胀腹大，皆属於热，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於热。（论热证。）

丹溪曰：单腹胀，乃脾虚之甚，必用大剂参、术，佐陈皮、茯苓、苍术、厚朴之类，或曰：腹已胀矣，反用参、术何耶，曰：乃内经塞因塞用之法，正气虚而不能端行，浊气滞塞於中，今扶助正气，使之自然健端，邪无所留，而胀消矣。

盛萧东云：凡下气虚乏，中焦气壅，欲散满则恐虚其下，欲补下则满甚於中，况少服则资壅，多服则宣通，当以萧峻汤峻补其下，疏萧其中，故气既得峻补，则上行而萧其中，中焦端行之令，使之疏通，则中满自消，下虚自实，乃塞因塞用也。补脾药必佐姜制厚朴，以其温能益气，辛能宽胀也。

张介宾曰：按五藏六府，虽皆有胀，然无不本於脾肺肾三藏，脾属土主端化，肺属金主五气，肾属水主五液，故五气所化之液，咸本於肾，五液所行之气，咸本於肺，转输於金水二家，以制水而生金者，咸本於脾，是以肿胀之病，无不由此三者，但阴箴虚实，治法各殊耳，大抵箴证必热，热者多实，阴证必寒，寒者多虚，先胀於内後胀於外者多实，先胀於外後胀於内者多虚，小便黄赤大便秘结者多实，小水清白大便稀溏者多虚，脉滑数有力者多实，脉细微无力者多虚，形色红黄气息粗大者多实，容颜枯槁音声喘促者多虚，胀起於经年累月，由食少多泻而致者，虚也，当补中为主，胀起於旬日之间，忽因七情六气而成者，实也，当疏利为主，朝宽暮急，血虚，暮宽朝急，气虚，朝暮皆急，气血俱虚，余於胀满，察其实者，直清箴明，反掌收功，若涉虚者，温补脾肾，渐次康复，其有不实亦不大虚者，先以清利见功，继以补中调摄，又有标实而本虚，泻之不可，补之无功，璫为危险，在病名有鼓胀与蛊胀之殊，鼓胀者，中空无物，腹皮绷急，多属於气也，蛊胀者，中实有物，腹形充大，非蛊即血也，在治法有理脾理肺之殊，先喘而後胀者治在肺，先胀而後喘者治在脾，然胀则必喘，喘则必胀，二者相因也，脾不端而浊火上炎，肺不得清则喘，肺气被郁，喘而不得下降则胀，治分新久虚

实，初起脉实大，二陈、苏子、葶苈泄之，二便通畅，喘胀俱除，其功易易也。

喻嘉言曰：从来肿胀，遍身头面俱肿，尚易治，若只单单腹胀，则难治，遍身俱肿胀者，五藏六府各有见证，故泻肝泻脾，泻膀胱大小肠，间有取效之时，单单腹胀久窒，而清者不升，浊者不降，互相结聚，牢不可破，实因脾胃之衰微所致，而泻脾之药，安敢漫用乎，且肿胀之可泻者，但可施之於壮盛，及田野之流，岂膏粱老弱所能受，设为肿病，为大满大实，必从乎泻，则久病後肿与产後肿，将亦泻之耶，後人不察，概从攻泻，其始非不遽消，其後攻之不消矣，其後再攻之如铁石矣，不知者见之，方谓何物邪气，若此之盛，自明者观之，不过为猛药所攻，即此身之元气，转与身为难，有如驱良民为盗贼之比，明乎此，则有培养一法，补益元气是休，则有招纳一法，宣布五籛是也，则有解散一法，开鬼门洁净府是也，三法是不言泻，而泻在其中矣。

夫胀皆脾胃之气虚弱，不能运化精微，致水谷聚而不散，故成胀满，饮食不节，不能调养，则清气下降，浊气填满，胸腹湿热相蒸，遂成此证，小便短涩，其病襟固，难以治疗，用半补半泻之法，健脾顺水宽中为主，不可过用猛烈，反伤脾胃，病再复胀，不可治也，宜分消汤、分消丸，随寒热虚实加味治之，胀满得之未久，或胀或消，腹皮稍软，不泄不喘，随治随愈，若脐心凸起，利後胀复急，久病羸乏，喘急不得安者，名曰脾肾俱败，无有愈期，至咳嗽失音，青筋横绊腹上，及爪甲青，卒肿，头面苍黑，呕吐头重，上喘下泄者，皆不治。蓄血成胀，腹上青紫筋见，或手足有红缕赤痕，小水利，大便黑，金匱下瘀血汤，不应，抵当丸去水蛭，加棗鸡作丸，空腹日进梧子大三丸，血下止後服，轻则散血消胀汤。

-肥白人腹胀，多是湿痰，二陈、六君、平胃、五苓参酌。瘦人腹满是热，用炒黄连、厚朴、白朮、香附。妇人血肿，烦躁漱水不欲咽，神昏善忘，小便多，大便黑，散血消胀汤，虚人血蛊，琥珀人参丸，或因产崩血虚，或瘀血不散，亦成肿胀，其人必脉涩面黑，不可作水湿治之。腹胀便血，其脉大，时绝者死。腹大胀，四末清，形脱泄甚，上气喘息者死。

腹胀误用攻药暂宽，复胀者皆不治。先胀於内後胀於外，小便赤涩大便秘结，气色红亮声音高爽者，实也，木香、砂仁、枳实、厚朴、苍术、大腹皮，以治脾也，桑皮、葶苈、葱白、苏子、桔梗、橘，以治肺也，木通、防己、茯苓、车前、泽泻、猪苓，以利小便也，麻黄、防风、羌活、葛根，以发汗也，如气壮能食，年少新病者，大



黄、芒硝皆可应用。先胀於外後甚於内，小便淡黄大便不实，气色枯白语言低怯者，虚也，参、苓、白术、陈皮、甘草，以补脾也，人参、黄、桔梗、苡仁，以补肺也，砵香、枳椇、木香，以理气也，桂、苓、泽泻、猪苓、白术以利小便，升麻、柴胡以开鬼门，如虚甚多寒，桂、附、姜、萸，俱宜取用。

金匱肾气丸，益火消阴，脉砵者，诚为切要之药，然必小腹胀满，而後旁及於上者为宜，试观冰盘冷气，必从下渗，冰坛胀满，则从上而裂矣。小建中汤，於土中泻木，必脉浮而弦强者，乃为不剂，亦须俛下胀急而後旁及於中者，方可投之，盖风木之邪起於东方，土败木贼，然後中央受困耳。胀而本虚证实，攻补紮难者，丹方，用陈香櫟去穢，入溺白，水肿用通草汤，气肿用砂仁汤，血肿浓煎土牛膝汤，虚璫用人参汤，每日空腹服二钱，此方能散积滞而不大伤元气也。胀而虚实莫辨，宜用火酒热饮，觉辣喉者，属实热，当进苦寒燥湿攻坚之剂，若饮热火酒如啜冷水者，属虚寒，参、术、姜、桂须大剂频投，方可救援。金蟾散，治一切实胀，用大虾蟆一只，以砂仁堆满腹中，盐泥固济，O红透，烟尽去泥研末、陈酒下三钱，并治小儿疝积腹胀，米汤下一钱。肿胀服药，最忌盐、酱、糟物，愈久欲食，须用开盐酱法，用大鱧鱼一个破开，入五苓散，放瓦上对合，上下俱用火炙黄焦存性，为末，加麝香少许，空心姜、枣汤服之，水肿亦然，惟火胀不忌盐、酱，如面色枯槁，肢体消瘦，单腹胀急而块垒不平者，皆属火胀，此非水肿，无虑助肾水之邪也，若脉弦细涩，虽能饮食，终亦必亡，火肿误服金匱肾气等药，急投连、柏、金铃、白芍之类，仍用桂、附少许，为热因热用之向导，庶可挽回，若喘泻肢枯，脉无胃气者不救。

(诊脉为肝克脾胃，脉实则胀，此属实，关上脉虚即胀满，此属虚，洪数为热胀，迟弱为阴寒，浮为虚满，紧为中实，虚数者不可治，实大浮洪者易治，砵微细小者难痊，盛而紧大，坚以涩，迟而滑，皆胀满多热，脉浮大，腹胀为逆，发热不体，或寒热如疟，皆不可治，腹大胀，四肢冷，泄泻，不及一时而死，腹胀便血，脉大时绝为逆，胀而上则喘咳，下则泄泻，脉浮大砵细，皆不治。

项彦章治一女，腹胀如鼓，四体骨立，盖医或以为妊为蛊为瘵，诊其脉，告曰：此气薄血室，其父曰：服芎、归辈积岁月，非血药乎，曰：失於顺气也，夫气道也，血水也，气一息不喘，则血一息不行，经曰：气血同出而理名，故治血必先顺气，俾经隧得通，而後血可行，乃以苏合香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曰：血欲行矣，急以芒硝、大黄峻逐之，下污血累累如瓜者数十枚而愈，缘其六脉弦滑而数，

弦为气结，滑为血聚，实邪也，故行气而血大下，又一女病同而诊  
璿，项曰：此不治，法当数月死，向者脉滑为实邪，今脉虚，元气夺  
矣，又一女病亦同，而六脉俱弦，项曰：真藏脉见，法当 月死，後皆  
如之。

喻嘉言或一血蛊，服药百日後，大腹全消，左佗始露病根一条，如  
小枕状，以法激之，呕出黑污血斗许，餘从大便泄去始消，每思蛊  
胀不论气血水痰，总必自开一字，如克贼蟠据，必依山傍险，方可  
久聚，内经论五岁之积，皆有定所，何独於六腑之积久为患，如鼓  
胀等类者，遂谓漫无根柢区界乎。

石顽治文学顾若雨，鼓胀喘满，昼夜不得寝食者二十餘日，吾絳名  
医，用大黄三下不除，技穷辞去，更一医先与发散，次用消克破气  
二十餘剂，少腹至心下，遂坚满如石，腰佗与荫中，皆疼痛如折，亦  
无措指而退，彼戚王墨公邀余往诊，脉得 大而革，按之渐小，举指  
复大，询其二便，则大便八九日不通，小便虽少而清白如常，此因  
克削太过，中气受伤，浊阴乘虚，僭据清籥之位而然，以其浊气上  
逆，不便行益气之剂，先与生料六味丸加肉桂三钱，磬香三分，下  
黑锡丹二钱，导其浊阴，是夜即胀絀六七，胸中觉饥，侵晨便进糜  
粥，但腰胯疼软，如失繫肾之状，再剂胸腹全宽，少腹反觉微硬，不  
时攻动，此大便欲行，津液耗竭，不能即去故也，诊其脉，仅存一  
丝，改用独叁汤加当归、枳朮，大便略去结块，腰痛稍可，少腹遂  
和，又与六味地黄，仍加肉桂、磬香，调理而安。

#### 积聚

经云：寒气客於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涩不得注於大经，血  
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

有身体髀股 皆肿，环脐而痛，名曰伏梁，此风根也，其气溢於大肠  
而着於肓，肓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也，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  
涩之病。

病佗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名曰息积，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积  
为导引服药，药不能独治也。

按息积乃气息痞於佗下，不在藏府营卫之间，积久成形，气不干  
胃，故不妨於食。

妇人重身，大积大聚，毒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乃死。

肠覃，寒气客於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营，因有所系，癖而内  
着，恶气乃起，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  
如 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  
也。

石瘕，生於胞中，寒气客於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於女子，可导而下。

金匱云：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蚤恐得之。

蚤则伤心，恐则伤肾，心伤气虚，而肾邪乘之，从少腹起上冲咽喉，肾脉所循之处也，其水邪逆上凌心，故发作欲死，少顷邪退还止也。

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奔豚汤主之。

气上冲胸腹痛者，阴邪上逆也，往来寒热者，邪正交争也，奔豚虽曰肾积，而实冲脉为患，冲主血，故以芎、归、芍、草、苓、半、生姜散其坚积之瘀，葛根以通津液，李根以降逆气，并未尝用少阴药也，设泥奔豚为肾积而用伐肾之剂则谬矣，即使果有水气凌心，不过桂、苓之类，千金成法可师，不必如东垣奔豚丸之用巴豆、乌、附等耗水伤津药也。

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寒，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大建中汤主之。

大寒填塞於胸膈之间，不能出纳，是以痛呕不能饮食也，腹中有寒，则汁溢於肠胃之外，是以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痛不可触，乃有形之积，聚於空郭之间，故当大建其中，使邪不敢内干於藏也，乾姜、人参、襟饴大温补其中土，蜀椒补心气而散胸中之寒，又能消皮肤中之阴聚，总取其辛散耳。

佻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

佻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寒在厥阴少阴之分也，邪在下，当从下解，然寒邪之在阴分，故当以温药下之，附子驱少阴之寒，细辛替厥阴之气，用大黄通泄其积，此寒热并施之妙用也。

寒气厥逆，赤丸主之。

寒气逆於上下，则阴籛之气不相顺接，是以厥逆而不知也，乌头驱上逆之寒，茯苓导心气下降，细辛发肾气上升，半夏散寒饮结聚，真朱为色，有坎离相生之义，世俗以乌、半相反，殊失此方之奥。

难经云：气之所积名曰积，气之所聚名曰聚，故积者五藏所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其部，上下有所终始，左右有所穷处，聚者六府所成，其始发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常处，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佻下，心之积，名曰伏梁，在脐上，上至心下，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佻下，肾之积，名曰贲豚，发於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症者，按之应

手，亦如五积之不移，瘕者，假物成形，如血鳖石瘕之类，皮厚也，在肌肉之间而可见者也，癖者，僻也，内结於隐僻，外不得见者也。

李士材曰：按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後邪气踞之，然攻之太急，正气转伤，初中末之三法，不可不讲也，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根经久，邪气侵袭，正气消残，则任受补，盖积之为义，日积月累，匪朝伊夕，所以去之亦当有渐，太急则伤正气，正伤则不能消化，而邪反固矣，余尝用阴膻攻积丸通治阴膻二积，药品虽峻，用之有度，补中数日，然後攻伐，不问其积去多少，又与补中，待其神壮而复攻之，屡攻屡补，以平为期，经曰：大积大聚，毒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故去积及半，纯与甘温调养，使脾土健端，则破残之积，不攻自走，必欲攻之无余，其不遗人夭殃者鲜矣，经曰：壮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成病，洁古云：壮人无积，惟虚人则有之，皆由脾胃怯弱，气血衰，四气有感，皆能成积，若遽以磨坚破积之药治之，疾似去而人已衰，药过则依然，气愈消，痞愈大，竟何益哉，善治者，当先补虚，使血气壮，积自消也，不问何藏，先调其中，使能饮食，是其本也，虽然，此为轻浅者言耳，若夫大积大聚，不搜而逐之，日进补养，无益也，审知何经受病，何物成积，见之既端，发直入之兵以讨之，何患其不愈，兵法曰：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是亦医中之良将也夫。

五积六聚，随气上下，发作有时，心腹 h，上气窒塞，小腹满大，小便不利，大七气汤用铁洛饮煎服，形羸气弱者禁用。有饮癖结成块，在脘腹之间，病类积聚，用破块药多不效，此当行其饮，六君子合五苓散最妙，更加旋覆、前胡、枳实、白芍，即海藏五饮汤，若在膜外者，宜导痰汤主之，何以知其饮，其人先曾病差，口吐涎清水，或素多痰者是也。又多饮人，结成酒癖，肚腹积块，胀急疼痛，或全身肿满，肌黄食少，宜大七气汤红酒煎服。腹中似若瘕癖，随气上下，未有定处，二陈加当归、杏仁、桂心、槟榔、名散聚汤，若气作痛，游走心腹间，攻刺上下如雷鸣，或已成积，或未成积，宜木香通气散。肉积妨碍饮食，四味阿魏丸。石瘕，利血通经汤，不应，见丸，虚人，十全大补汤送下。肠覃，阿魏麝香散。伏梁环脐而痛，金匱三物大建中汤加桂、苓。息积气逆而不妨於食，内服三因化气散，外用良方阿魏膏，此膏熨贴一切痞积并效。食鱼鳖成痞，势礪丸。痞痞寒热，阿魏化痞散。乔氏阴膻攻积丸，可代东垣五积诸方。局方，治七种癖块，五种癖病，十种痞忤，七种飞尸，十二种

蛊毒，五种黄病，十二种疟疾，十种水病。八种大风，十二种疔，及五藏滞气壅闭，心腹胀满，诸蛊积聚，时定时发，十年二十年不祛者，千金 婆万病丸悉主之。好食茶叶成癖，面黄少力者，用椒红二紮，茶叶一紮为末，飞罗面炒香，打糊为丸，茶清送下三十丸，又方，苦草二紮，加茶叶一紮，如好食米谷土炭纸布之类，即以其物加入，并用其物煮汤送下。疔疮丹方，用明净雄黄，醋煮研细，神曲为丸，空心温酒送下四五分，勿令间断，消尽乃止。血积，桃仁、穿山甲、乾漆、大黄、茂虫、瘀血、蓬术、瓦垄子。痰积，半夏、南星、白术、枳实、褚石、硝石、风化硝、白芥子、老痰、海石、蛤粉。水积，大戟、甘遂、莨花、芫花。酒积，乾葛、神曲、砂仁、豆蔻、黄连、乾姜、甘遂、牵牛、茶积，姜黄、茱萸、椒、姜。癖积，三棱、蓬术、巴霜、大黄。肉积，山查、阿魏、硝石。

虫积，雄黄、锡灰、槟榔、雷丸、茺萸、使君子、鹤虱。疔积，桃仁、鳖甲、草果。

(诊脉来细而附骨者，积也，积脉强者生，虚弱者死，砱而有力为积，砱紧者为寒积，脉弦而牢积聚，弦而伏者，腹中有症，不可转也，不治，小砱而实者，胃中有积聚，不下食，食即吐，脉砱重而中散者，因寒食成症，脉左转而砱重者，气症结在胸中，右转出不至寸口者，内有肉症也。

喻嘉言治一人，少腹脐傍三块，坚硬如石，以手拊之痛不可忍，其脉止紮尺洪盛，余俱微细，此由见块医块，不究其源而误治也，初起时块必不坚，以峻猛之药攻之，致真元内乱，转助邪为害，故进紧不散，其实全是空气聚成，非如女子月经，凝而不行，即成血块之比，观紮尺脉洪盛，明是肾气传於膀胱，姑用补中药一剂，以通中下之气，後用大剂药，内收肾气，外散膀胱，先以理中汤加附子五分，块絀十之三，再用桂、附大剂，腹中奔气响甚，三块一时顿没，更用补肾药加桂、附调理而愈。

顾晋封夫人患痞在脘下，或令用膏药，加阿魏一分，麝香半分贴之，五六日间，遂下鲜血血块甚多，二三日方止，是後每岁当贴膏时，必发，近邻姬亦用阿魏膏贴痞，下血如前，世以阿魏、麝香为痞块必用之药，外用为患若此，况服食乎，因为拈出，以为虚人漫用攻击之戒。